二十九子品彙 九

口 13
1442
9

二十九子品彙

抱朴
劉
尹文
適一

九

口 13
2442
9

門 口 13
1442
9

口13 13
門 口 仁
1442
7

從吾 焦 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抱朴子

晉葛洪撰也字雅川卅青句容人元帝時累召不起止羅浮山鍊卅著書推明飛昇之道導養之理黃白之事以為神禮書有內外篇今所录者外篇也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為文辭雖不近古紆徐蔚茂旁引曲證必達已意乃已要之洪亦奇士也

嘉遁篇

抱朴子曰有懷立先生者薄周流之棲遑尼父周流四方悲杜屋之良洪興祖曰杜名泉石逍遥於物外懷立寄傲於表其體勢不淫苦姬公吐哺握髮下士讓高懷於陸海陸大也即大海爰躬耕乎斥鹵沿海之地可耕者曰

士也

所秘六奇以括囊各琳琅而不吐謐言音則莫之或聞其名完也掩
鹵秘六奇以括囊各琳琅而不吐謐言音則莫之或聞其名完也掩
輝藻則世不得覩其光秘也背朝華於朱門漢文選云謝朝華之離披
逢戶絕軌躅於金張之閒漢鮑昭云齊七京城內赫赫王侯居
館峯宿許史廬南隣擊鍾磬北里吹笙乎養浩然於幽人之仵即伍也謂榮顯爲不幸
以玉帛為草土杭靈規於雲表獨達令而遂古庶峻岫之巍巍
蕙蘭之芳茵即楚詞云佩蘭澧以自芳兮漱流霞之澄液茹八石之精英
思耻耻焉若居乎虹霓之端乘虹駕霓意飄飄焉若在乎倒景之隣
萬物不能攪其和四海不足泪其神於是有起勢公子聞之慨
然而嘆曰窒谷有頂領之駿者孫陽之恥也太平遺冠世之才
者賞真之責也安可令俊民含其獨善之分而使聖朝乏乎元

王守仁曰此言負才華者徒沉晦不彰殊無益于皇家為君子所不取是一段問意

凱之用哉尚陽氏有才子八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
乃造而說曰徒聞振翅竦身不能凌厲九霄騰翊玄極攸叙翼
倫者非奘儒也今先王操立斷之風杜秦川詩云我有一寶劍出自昆吾溪操鋒鈍立斷
括藻麗乎鳥獸之辭陳龍章於晦夜況林琅於重淵墊伏於盛
憂藏華於當春雖復下帷覃思殫毫駢藻幽贊大極單闡釋元
本言歡則木梗怡顏如巧笑語戚則偶象頻顣而旁涕抑輕則
鴻羽沈於弱水抗重則玉石漂於飛波離敗則肝膽為胡越誰
則同心反為胡越合異則萬殊而一和合異歸於一切論則秋霜春凍論秋之論則温辭則氷條吐葩温和之語令氷摧高則峻極頹高論可使
如肅嚴温辭則氷條吐葩温和之語令氷摧高則峻極頹高論可使

衆作物

幷州山曰此先荅言至人捜志於但優游自没不苦形於外物為一段

確作殆

下陳則淵池差哉下者能令巍巍哉庶清則倚暗外光暗可使明救濁則立澄
黄河湖可使清然不能沾大惠於庶衆著弘勳於皇家名與朝露
希詩湛兮露曖曖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忽崇高
日睎陽不晞骨與蜉蝣並化詩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言
於聖人之寶忘川逝於大荃之嗟竊為先生不取焉
於是懷丘先生荅曰嗚呼有是言乎蓋至人無為棲神沖漠不
役志於利禄故害辱不能加也不躊躇於險途故傾墜不能為
患也蔡霍不供而意佚於方丈齊編庸民而心歡於有土寢宜
僚之舍楚國先賢傳熊宜僚居市南不居閉干木之閭攜莊薬之交洛陋巷之
居確岳峙而不抶豈有懷於卷舒乎以慈廣則濁和故委世務
而不干時以位極者憂深故皆競利而無餘疑其貴不以爵也

王世貞曰此言為獸尚知避患況於人乎甚不可貶高爵厚禄而為迷心之嗤誚也是為一段

伏一作伏

富不以財也倨雲鵬以高逝故不縈翮於腐鼠莊子鵷鶵發南海而飛北海南海者天池也鵷鶵鳳凰屬非梧桐不棲非練實不食所謂鵷雛也腐鼠喻俗人所貪之物也
奪其腐以屬空陳蕃實武為厚誠故不改樂於簞瓢且夫玄黄遐邈
而人生倏忽以過隙之促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之隙白駒日景也託閑軛之間迅
乎猶奔星之斯見飄乎似飛矢之電經文選云撰雲間而飛矢耶是優游
以自得安能苦形於外物哉
夫為不絓網陶潛居云為善非騰江湖之駿一
間捕魚介之不絓鱗網騏驎不墮穽騏驎之駿一日馳千里
相彼鳥獸猶知為患風塵之徒曾是未吝也若夫要離燔家以
効功闔閭欲殺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紀信用兵擊楚
燔其妻子要窮走見慶忌以剣刺慶忌紀信起燔以詐楚
圖卒為梵燒殺陳賈刎頸以証弟仲由投命而頽纓冠門伏剣
以喪心聶政感惠而屠趙荆卿絶膑以報燕燕太子丹厚養荆
軻卒藉荆軻首以

奉冊事即楚公含悲而受首皆下愚之往惑豈上智之攸取哉此事也

蓋厚祿者責重爵尊者神勞故漆園即莊生也垂綸而顧鄉相之責

招成操耜而不屑諸侯之高羊說安乎屠肆楊朱吝其一毛侥

求之徒昧乎可欲集不擇木仕不料世貪進不慮負乘之禍受

任不計不堪之敗論榮貴則引伊周以救溺言亢悔則譬鵜鴂

而不記易點足折伺河龍之睡而撥明珠河上翁家貧持綿策

千金之珠謂其子取石来鍛之曰夫珠必在驪龍頷

下予適其睡也使其寤子當為齏粉尚奚珠之有居量表之

寵而輩無患恥漏刻之安蔽必至之危無朝菌之榮望大椿之

壽千歲之椿下有茯苓上有兔絲以八以蹈薄水以待夏日登

千歲為春秋朝菌朝菜夕暝之草朽枝而須勁風淵魚之引芳餌澤雉之啄毒粒咀漏脯以乞餓

表宗道曰言九人貴察微原始慧物端危机至於啓膂膊及則雖欲畏亢悔忌毀辱不可得也又是一段

酲鴆酒以止渴也

昔箕子覩象箸而流泣紂為象箸箕子嘆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

歎蓋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然而閻夫陷機不覺何前識之

至難而利欲之弥篤邪周成賢而信流言管叔流言於周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信其言公旦聖而走南楚託鴟鴞以告悲作鴟鴞之詩賴金縢以僅免

後感風雷之變遂啓金縢見冊成王始悟而迎周公況能寤之主不世而一有不悅之謗

無時而鑿之德不以激烈風而起鑿未晝不以載珪璧而稱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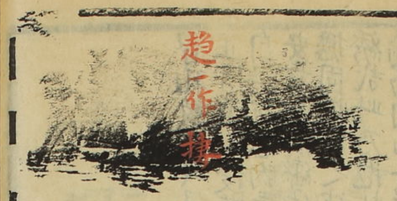
才嗟泣靡及宜其然也夫漸漬之久則膠漆鮮堅浸潤之至則

骨肉垂析墜羽之積則沈舟折軸三至之言人有每參同名者曰魯參殺人其母織自若頃又來告及三至其母投杼踰墻而走則市虎以成魏阮恭謂魏王曰人来言市

中有虎王信之乎曰否二人言信之乎曰寡人疑矣三人言而成虎矣
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市之无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矣
故江充蹂賤非親於元儲致戾太子自殺　後母假継非密於
伯奇伯奇為後母所譖其父　而摭梗之誣滅父子之恩神蜂之
逐之伯奇清朝履霜　詬破天性之愛又況其他安可自必嗟乎伍員所以懷忠而漂
尸差遂賜劍自殺賜之鴟夷使浮之江悲夫白起所以秉義而
刎頸也蓋徹見所為寒心匠人之所眩惑矣又欲推短才以希
雷同伏獨是以弹衆非然不覩全雖克木而錐鑽不可以伐鄧
林水雖勝火而升合不足以救焚山寸膠不能治黄河之濁尺
水不能却萧丘之熱是以身名並全者甚稀而先笑後號者多
有也畏元悔而貪榮之欲不滅忌毀辱而爭肆之情不遣亦猶

胥孔教曰此段正言至人優游自得抗志物表安肯與御轡伏櫪同犧牛之被繡哉此乃抱朴輸寫伯已一段高志抗迈足衆之於世者讀者得之言外

恐溫而泳深淵憎影而不就陰人有惡其影者愈行而影
而息漏猛爨而止沸者也敬可止不如絶薪而去火　穿井
夫七尺之骸稟之所以生不可受全而歸残也方寸之心制之
在我不可放之於流遁也躬耕以食之　即耕田而食　穿井而
飲　飲湯而無沸愈爨而愈不
短褐以敝之逢廬以覆之弹詠以娯之呼吸以延之逍遥行
素寄情玄毫守常待終斯亦足矣　此段言素位而行足以自樂意　且夫道存則
尊德勝則貴隋珠弹雀知者不為　以隋珠而弹千仞之雀言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也智者
必不如此何必須權而顯俟禄而飽哉　言不藉權勢不求禄食　且夫安貧者以
無財為富　胸中有至富者在　耳卑者以海而澄神胡子耳心於退耕逢比　龍逢比干
有令德之罪信布　韓信黥布　故幻安浮



隋功大之刑一枝足戢鸞羽何煩乎豐林豐林即茂林也黃涔足泛龍鱗豈事乎滄海鵷鸞嘉於八珍寒泉旨於醽醁酒有厚薄清濁之分清而甘者一名醽醁鴟鴞美於赤鳥詩云赤鳥几几緼袍麗於衮服撞把安於扶鉞嗚呼條樂乎絲竹茅茨艷於丹楹采椽珍於刻桷登嵩峯為臺射麋巖窗為華屋岩之有泉者曰嵩言岩居自樂積篇章為敖庾寶玄談為金玉棄細人之近戀損庸隸之所欽遊九皐以含歡遣智慧以絕俗同侶尺蠖藏光守樸閉藏其光以拙自表表拙示訥以訥自居知止常足然後咀嚼芝芳風飛雲浮睎景九陽附翼高遊仰趨梧桐俯集玄洲孰與御轡而伏櫪同被繡於犧牛哉楚威王以千金之幣迎莊周為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文以衣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為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抱朴子曰余昔遊乎雲臺之山而造逸民遇仕人在焉仕人之言曰明明在上統御八紘垂衣同歸要荒服事而先生遊百成之埏武穆群伍於鳥獸然時移俗異世務不拘故木食山棲外物遺累若古之清高今之通逃也君子思危於未形絕禍於方来無乃去張設之內熟就單豹之外害畏盈抗慮忘亂群之近憂避牛迹之淺嶮而墮百仞之不測遠濡足之泥涇投鑪冶而不覺乎逸民荅曰夫銳志於雕鶚者不失騶虞之用必勝務於庭粒者安知鴛鴻之遠指猶焦螟之笑雲鵬莊子云有鳥其名為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古九萬絕雲霓負青天然而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也不過數仞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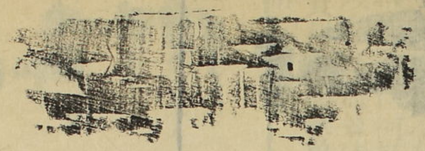
統作總
伍作黎

唐順之曰此設為仕逸問荅意氣激昂吞吐雲夢讀之是逍沉痾破胸中磊塊矣

下翱翔逢萬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莊子云朝菌不知晦朔○朝菌糞芝也朝荣而夕華○又云上古有天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　朝菌之惟大椿坎蛙之疑海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海者拘於虛也鼈蛇之嗤應龍也　班固答賓戲云應龍潛於潢汙魚鱉嫉之不睹其然也　子誠喜懼於勸沮焉識玄曠之高韻哉吾幸生於堯舜之世何憂不得此人之志焉

仕人曰昔狂狷華士意不爭上隱於海隅而太公誅之吾子沈遁不亦危乎逸民曰呂尚長於用兵短於為國不能儀玄黃以覆載擬海嶽以博納褒賢書德樂育人才而井於刑殺不脩仁義故其劫殺之禍萌於始封周公聞之知其無國也夫攻守異容道貴知變而呂尚無景鱗之術出致遠之御推戰陳之法愛高尚之士可不謂賴甲冑以完刃又恃之浮泳以射走之儀又望求之於准的者也夫傾鹿烏之巢則靈鳳不集漉魚鼈之池則神虬遁逝剡凡獸之胎則麒麟舜華之死臨河歎曰竭澤涸魚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諦傷其類也害一介之士則英傑不踐其境呂尚創業垂統以示後人而張奇酷之端開殘賊之軌適足以驅俊民以資他國逐賢能以遺讐敵也去彼市馬骨以致駿足　淌人求千里馬又死買其骨百金以還曰死馬且買況生者乎不暮年而良馬至者之　軼陋巷以退秦兵者不亦遠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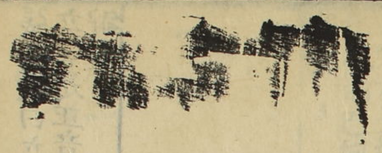
仕人曰昔呂尚之未遇文王也亦曾隱於穽賤凡人易之老婦逐之賣傭不售屠釣無獲　姚賈對秦王曰太公望齊之匹夫朝哥之屠○傳曰太公少貧賣漿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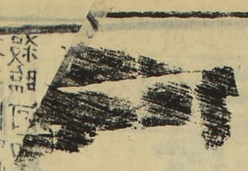


張鳳真曰此與孔子聞鳴犢之殺臨河而歎同

劉純仁曰此段又設問呂尚不應誅華士為士者亦何嘗於空

王應麟曰此段答太公誅華士之間見如此非招致英夫之道





敎作敬

以上作赤去

牛徒死而不為牛賣世覽勗肉

曾無一人慕之其避世乎何獨慮徇華之沮衆邪設令殷紂以上逃遁收而斂之尚臨死豈能自謂罪所應邪魏武帝亦刑罰法嚴峻山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汙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後至輔蜀于漢三分尚足亦不妄矣紛擾日久而求競成俗推貨賄以龍躍或階黨以鳳起風成化習大道漸無後生昧然儒訓遂煙將為立身非財莫可苟有卓然不群之士不出戶庭潛至志味道誠宜優訪以興謙退也夫使孫吳孫臏吳起荷戈一人之力耳用其計術則賢於萬夫今令大儒為使不必切事肆之山林則能飼治童蒙開弘禮教何必服巨冕使捕鼠講鴞也則鍾呂

何孟春曰此言士之處世不在祿位勗伐何可以言立德若徒貪利祿慙榮華亦何足羨

鏘其聲若乃零淪數澤空生徒死亦安足貴乎

逸民答曰凡所謂志人者不必在乎祿位不必須乎勗伐也太上無已其次無名能振翼以絕群駛迹以絕軌為常人所不能為割近才所不能割少多不為凡俗所量恬粹不為名位所染淳風足以濯百代之穢高標足以激將來之濁何必紆朱曳紫服冕乘軺被羲牛之文繡郊祭犧牛被以文繡入太廟求為狐豚不可得○出莊子全見上吞啗何之香餌啗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鉤荊篠為竿剖盤車之魚於百仞之淵○出列子朝為張天之炎熱夕成冰冷之委灰得勢則炙手可熱失勢則頓成灰冷夫斥鷃不以蓬榛易雲霄之表王鮪不以幽岫貿滄海之曠虎豹入廣廈而懷悲鴻鵠登高峦而含感物各有心安其所長莫泰於得意而

張之象曰立德立言是正意關鍵處

慘於失所也經世之士悠悠皆是一日無君惶惶如也譬猶籃
田之積玉鄧林之多材良工大匠肆意所用亦何必棲魚而泥
為哉善道高蹈先聖所許或出或處各從攸好蓋士之所貴立
德立言（太上立德其次立言）若夫孝友仁義操業清高可謂立德矣咨
墳索著述粲然可謂立言矣夫善卷無治民之功未可謂之減
於俗吏仲尼無攻伐之勛不可以為不及於韓白（韓信白起）矣身名
並全謂之為上隱居求志先民加焉夷齊一介不合變通古人
嗟嘆謂不降志辱言不降者明隱逸之為高也不辱者知鸞鷙
之為潔也聖人之清者孟軻所美亦云天爵貴於印綬志脩遺
榮孫卿所尚道義既重可輕王公而世人所畏唯勢所重唯利

余有丁曰嗟彼世人何徒畏勢重利分華割榮渾道德仁義之士亦足羞也

穆文熙曰稱利誠為無益以所貴不在士所貴在德而已何必喧乱

盛德身滞使謂庸人嚣小任大便為高士或有乘危冒嶮投死
忘生棄遺體於萬仞之下邀衆華乎一朝之間比夫輕四海愛
頸毛之士何其緬然邪（緬然去之遠也）
仕人曰潜遠之士得意山澤不荷世責瀟然縱肆不為時用嗅
禄利誠為天下無益之物何如逸民荅曰夫麟不吠守鳳不司
晨騰黄不引犂尸祝不治庖也（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言尸祝不肯逾去樽俎也出莊子）且夫揚大明乎無外宣嫗煦之和風者日也耀
華燈於閑夜治金石以致用者火也天下不可以經時無日不
可以一旦無火然其大小不可同也江海之外彌綸二儀升為
雲雨降成百川而朝夕之用不及累仞之井（江海雖大不若井汲之小亦有用）

灌田溉園未若溝之沃灌溉之功雖大似不若溝之沃猶為易用校其巨細孰為曠哉紂帝王也仲尼陪臣也今見比於桀紂則莫不怒焉見擬於仲尼則莫不悅焉爾則貴賤果不在位也見惟德是尚故孟子云禹稷顏淵易地皆然矣宰予亦謂孔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匹庶而鈞稱於王者儒生高極乎唐虞者德而已矣何必官哉

且夫曜靈升於造化運天地於懷抱恢恢然世故不棲於心術茫茫然寵辱不汨其純白流俗之所欲不能樂其神近人之所惑不能移其志榮華猶贅疣也莊子云彼以生為附贅懸疣猶寄迹意萬物猶蜎蠉即蜎也若無者甚肯詰屈其支躰俯仰其容儀挹酌於其所不喜脩索於其所棄遺怡顏以取進曲公以避退恐俗人之不悅感我身之凌遲屈龍淵劍名為錡鑿之用抑靈鼉靈鼉之皮可為鼓鼙擊之音推黃鉞以適鉦鐘鎌之持撓華旗以入林杞之下乎古公杖策而拑之越鬻入穴以逃之季札退耕以委之老萊灌園以遠之從其所好未與易也故醇而不雜斯則富矣身不受役斯則貴矣若夫剖符有土所謂祿利耳非富貴也

且夫官高者其責重功大者人忌之獨有貧賤莫與我爭可得長寶而無憂焉濯裘布被捘葵去織弛不掩豆菜肴糲食又獲逼下邀偽之機樞塞反玷三歸玉食襲侯之富安昌之泰則有滑上溷濁之累未若遊神典文吐故納新莊子云吹呴呼吸吐納新熊經鳥伸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求飽乎采耜之端察緼乎杼軸之間腹仰河而已滿

凌約曰見聖人在世有一段至富至貴非如祿利云尒也

胡特化曰輕世傲物即此是

邵寶曰此枝言高位榮助者誠不若貧富之淡泊肆志為尊樂之柄也

身集一枝而餘安（昔堯讓天下於許由曰鷦鷯巢於新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吾無所用天下為）萬物芸芸化為埃塵矣饘粥糊口布褐縕袍淡泊肆志不慶不喜斯為尊樂豁之無物也

且夫高賢貴重代大皆久忌之（貧賤莫與安焉）

祇慎遺失（孟子曰舍則失之）

公林棄而能之（林棄之子平子名）

在王道於是乎備進可以為國退可以保已（即孝不特修身繕性九明天人審治）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歙揚埃穢雕鍛礦瑾龍鍊也）

體措之家國天下是以聖賢罔莫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漏皆此物此志也）

盡日中而不釋（餓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當世哉言非孝以干當世誠樂之自然也）

夫斲削刻畫之薄伎射御之猥藉（即薄伎與射御猶藉於習則學安可費也）

況乎人理之曠道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緬邈玄奧誠難）

生知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甘匪和弗美四句即揚子所云甘受和曰受采之意）

故瑤華不琢則耀

勗學篇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歙揚埃穢雕鍛礦瑾龍鍊也）

盡日中而不釋（餓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當世哉言非孝以干當世誠樂之自然也）

夫斲削刻畫之薄伎射御之猥藉（即薄伎與射御猶藉於習則學安可費也）

況乎人理之曠道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緬邈玄奧誠難）

生知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甘匪和弗美四句即揚子所云甘受和曰受采之意）

故瑤華不琢則耀

真德秀曰夫學不清則不純不澄則不定曰此教言學者之所以貴乎學也

磨則不瑩楊子有云孝伏殖也不孝將落孝其可已乎此段托物引喻極

鉤作鈎

夜之景不發王不琢磨則丹雘不淬則純鈎之勁不就鑄純鈎者不治丹青則火麗於木无以發夜光不顯火不鑽之則火不生不扇不熾水則不炎不鑽不知天之高不鑿深谷不知地之厚不游大壑豈知智之源與此意互相發

面牆之至困也夫不孝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焉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心雖勤而無獲矣廣博以窮理猶順風而託焉躰不勞而致遠矣粉黛至則西施以加麗西施佼麗加以粉黛猶麗而宿瘤以藏醜醜婦加以宿瘤俞藏其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逆鹵鈍者惺悟文梓干雲而不以臺榭者未加班輸之結搆也干雲之梓木堪為臺榭棟梁之用尚賴公輸子為之結搆此以起下意天然爽明而不可謂之君子者不識大倫之臧否也

醯天俊曰夫道之妙存於孝必假於郎郎賢者適然況下此

欲超千里於終朝必假退影之足欲凌洪波而遐濟必因觥楫之器欲見無外而不下堂必由之乎載籍欲測淵微而不役神之乎明師故朱緣所以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玄雲而揚大明即披雲見日意則萬物無隱其狀矣萬物之狀皆必然古今則天地無藏其情矣況於鬼神乎而況於人事乎泥塗可令寮堅乎金玉泥和沙而窯之如金石之堅音機石可感之以精誠物類皆可使化見人皆可以教成意又況乎含五常而稟最靈者乎低仰之馳教之功也馬之低昂中度以聲控滑宜鷙擊之禽習之馴也鷙鳥之能擊搏與彼九馬野鷹本實一類此以馴貴彼以

許應元曰引仲由子房一人設譬誘來潮漬而成于人安可不安不得之師教

休希元曰此段正說賢人務本問以進德修業即上聖諸人狄

質賤運行滯而勿輟必混流乎滄海矣行滯之流不輟有崇一時而進於大海崇成太華岑四句即此意大川涌濤則虫螭群游大川之內青虫赤螭聚焉日就月將則德立道備乃可以止耳何徒解桎乎困豪哉昔仲由冠鷄帶豘霍耳鳴蜱杖劍而見抜白而舞盛稱山之勁竹南山之竹不椓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後居政事之科子房卻人而灼聚凶猾漸漬道以是賢人悲寓世之倏忽人生倏忽疾泯沒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訓成化名儒乃抗礼於王公子房為萬户侯豈直免於庸陋

朝聞道夕死可矣思通微之無類懼將落之明戒孝猶植也覺罔念之作狂罔念作狂不飽食以終日不棄功於寸陰大禹惜寸陰鑒逝川之勉志悼過隙之電速光陰如白駒過隙電之飛何迅速也割遊情之不急損人間之末務洗憂會之心遣廣願之穢息畋獵博奕之遊戲矯晝寢坐睡之懈怠知徒思之無益遂振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辨之進德脩業温故知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弟編三絕黒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董仲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三年不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芸鉏路生絶浦以寫書黄霸抱桎梏以受業黄伯宣帝時人係獄中誦不怠寧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奥窮測微言觀萬古如同日知八荒若户庭考七耀之盈虚步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方來驗善否於往昔故能盛德大業冠

呂祖謙曰評夫人皆豈生皆由于學不倦人能寬患無過密慮言寡患感德大業不冠當世而声称不衰于茲也

孚七則明不典則暗仲尼之知悟日燭之論信學之不可以已也夫

於當世清風令聞播于罔極也且夫聞商羊而戒浩漾齊有一足之鳥名商羊昔武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于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陳侯公朝下殿前舒翅而跳齊侯遣使問孔子曰鳥名商羊鼓舞令齊有之將有水火○出家語訪飛集於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陳侯公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渡江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王使人取之不識又使人問於孔子曰此淳實也可剖而食之惟諸侯之伯者方得此物仲尼曰吾穿井得羊也對曰丘聞之土之鬱者為墳羊魯桓子穿井得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也訊土狗而識墳羊怪羵羊也○出家語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吳伐越隳會稽得骨專車吳使使問仲尼會稽山防風氏后至禹戮之其節專車此為之大也目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爨而覺閏余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夫童謠猶助聖人之耳目豈況墳索之弘博哉才性有學豈優劣思理有脩短或有夙知而早成詩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或有提耳而後喻詩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夫速無時習者驥騄之脚也遲解晚覺者鶤鵾之翼也彼雖尋飛絕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過焉即騏驥千里止而不行則駑馬先之意此雖止咫尺以進往而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明暗之學其猶茲乎益少則志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脩學務早及其精專習於性成不異自然也貫誼疏云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若乃絕倫之器盛年有故雖失之暘谷魯陽公與韓搆於暘谷日暮將敗援戈而指之日退三舍而收之於虞淵方知良田之晚播愈於卒歲之荒蕪也日燭之喻斯言當矣師曠對晉平公曰少而學者如日出之光壯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之光○出說苑

崇教篇

諫良有曰夫李本於教以成李世何謀素之士欲學而無師公卿之子驕奢而不知學雖有教奚繇入扵此段先從李在固志說起為下段崇教之端

抱朴子曰夫受繩墨者無枉剡之木（木從繩則直）染道訓者無邪僻之人餘治之術豈良乎學學之廣在扵不倦不倦在扵固志苟不固則貧賤者汲汲扵營生富貴沉淪扵樂（此四句是一段主意下正詳之）是以返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累世不一見）面牆之徒比肩而接武也（世皆不知李不多免面牆而立若使素士寒素之士則晝躬耕以糊口左傳云寡人有弟使糊其口扵四方夜新火以脩業在位則以酣宴之餘暇時遊觀扵勸誡則世無頑愚游夏不之矣（即文學之士亦有之）亦有饑寒切已黎藿不給膚困風霜衣不（食不）給口乏糟糠（取結家有旦暮之急使朝不謀夕）釋耒則農事廢（古人秉耒而耕若釋耒則廢農業）執卷則供養虧

吳默曰是即貧賤者汲汲扵營生

若徒執經而學雖闕學業可恕者也若此而缺學非不學也蓋為營生所係其情猶可恕也所謂千里之足困於監車之下一刀之鑱不經殿冶之門者也素士闕學業而其教失也是為一家若夫王孫公子優游貴樂婆娑綺紈之間婆娑姿態貌漢書云波及於六藝之場不知稼穡之艱難目綺紈即綺穀也言其安意於綺穀之麗倦於玄黃目極玄黃未色之觀耳疲乎鄭衛目游於鄭衛淫声之樂鼻厭乎蘭麝芬之味口爽於膏梁冬貂狐之縕麗夏縝紗穀之翩飄出驅慶封之軽軒車馬之後入宴華房之燦爛宴樂之後飾朱翠於楹梲華其居也積無已於篋匱厚其積也陳妖冶以娛心荒於色也湎醴酪以沉醉湛於酒也行為之所省文章既不曉觀學士知草苓口筆之乎典據不通牽引昔於事類劇談則方戰而已臨疑則生

黃洪憲曰是即富貴者沉淪於淡樂

老而憔悴雖敍麥之能辯亦奚別乎瞽矇哉。

抱朴子曰聞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道齒於國子者禮記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齒于學之謂也已知為臣然後可以為君知為子然後可以為父也父子君臣一理所貫故孝子之門故學立而仕不以政學操刀傷割酋喬所嘆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已而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觸情縱欲謂之非人而貴游子弟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憂懼之勞未嘗經心無憂懼以勞之或未免於強保之中而加青紫之官未離襁抱即應官爵繞膝滿衣冠而居清顯之位繞膝滿衣即居要位操生殺之威能殺人提黜陟之柄能黜陟人人能奪人利病感於唇舌或於口吻愛惡無時暫乏溺於愛惡毀譽括厲於耳

兴寓曰此把元帝以為崇教者示法至為人臣子思孝反名

祝髮曰所謂教者必教之以蒙方俾弗妨於邪良友明師尤宜精簡則忠孝之理素明而可以遵法入德矣

括於駁譬嫌疑象類似是而非因機會以坐無端無端生是非者借素信以設巧言交構之變千端萬緒姦百出巧弄所不能詳毫釐所不能窮也即言不能盡書無術學則安能見邪正之真偽於此數者倘無學以辨則邪者正者真偽者安能了於胸中哉且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無所感假能傾巢覆車之禍乎先哲居高不敢忘危愛子欵教之以義方雕琢切磋弗納於邪偽選明師於以崇成之擇良友以漸染之賢之以博覽使之通古今示之以成敗使之達事變使之察往以悟來觀彼以知此驅之以直道之上斂之乎檢括之中援餘括囊以自守凜乎若臨深履氷持謹以自敬故能多遠悔吝保其貞吉也昔諸賁蒙道教之福霍禹受率意之禍中山東平以好古而安嶽剌由面牆而危前事不忘人之良鑑也湯武樂乎伊呂其興勃然辛癸商紂夏桀淫乎驩崇其亡忽焉朋友師傅尤宜精簡必收寒素德行之士以清苦自立以不群見憚者其經術如仲舒武帝時仲舒舍學此天人桓榮者明帝時桓榮稽古之士宜帝時能朝夕講論忠孝之道正為証存亡之軌迹以洗濯垢浣閑邪矯枉宜必和情導憲法入德訓者矣

君道篇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言天居高濁黃判而下流言地處卑尊卑等威於是乎著往聖而取諸兩儀即在天地也而君臣道立設官分職而雍熙之化隆君人者必修諸己以先四海先正身以率萬民去偏黨以平王道書無偏無黨王道平平遣私情以摽至公公道以擬宇宙以籠萬殊宇宙以為量真偽既明於物外矣而兼之以自見矣真偽既別而又加之以獨聞聽既聰於接來矣而加之以默悪昭德塞違听德惟聰而又加之以獨聞儀決水以進善進善如流釣絕絃以黜悪昭德塞違左傳云君人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言照明善德閉塞悪邪庸親昵賢庸用也昵愛也使規盡其圓矩竭其方使賢者得盡其規員矩方浮效繩直斤斷斤之用匠之以六藝禮樂射御九書數之文軌

之以忠信涪之以禮刑揚文陋以伸沈抑書明之揚側陋有沉抑下寮者有以伸之激清流以澄臧否激濁揚清使臧否自定使物無訛道事無非分立朝牧民者不得侵官越局推轂邱戎者為帥者莫敢憚危顧命畏危亡至於保身悅近以惠遠修文以招攜招亡攜判以來遠人皐百姓之財粟闡進德之廣塗杜機偽之繁務則明罰勅法哀敬折獄淳化治則匿暇藏疾五教在寬書敬敷五教在寬外悔音搥多士於武內建維城之穆穆詩宗子維城使親睦相持尾為身幹枝雖茂而無傷本之憂本茂而不傷流雖盛而無背源之塹流咸而源不竭石盤岳峙国勢磐固式遏覬覦凡狐鼠潛窺覬覦者式遏絕之見三六由之傾殄則知流川之未可峙也覲罰困之不守則覽嚴儉之不足賴也金城湯池未若人和是以賢君抱惧不足而改過恐有餘謀當計得循思危而弗休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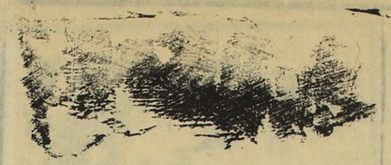
戰勝地廣猶戒盈而夕惕焉

天民之饑寒則哀彼責此民有飢寒則曰我飢我寒也百姓有罪則謂之在予即武王誓言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嘉祥之臻則念得神之祐或逢天之怒則思桑林之禱湯時大旱七年以為犧牲禱于桑林之野以自引咎不吝改絃於朝過之塗虎瑁以鑒盛戚嚴以警防之麟趾以接疏仁厚以路無擊壤之叟堯遊康衢有老人擊壤而歌則羞聞和音之佚民有不粒之匱則嫫臨方丈之膳處飛閤之概天則惧役夫之劳瘁居安則思百姓之劳若宗嘉之肯脫則憂敬授之失時共食則思授人時聆管絃之宴羨則戚逸樂之有過聞樂則思樂不可極瞻薄薦

沈悟曰一切疵為君者當珍重民情体恤民隱言之親切至於用刑察奸納策防患容夫之事盛七足听詞亟意切誠為居人箴鑑

楊慎曰又進以居安思危盈夕慎為人主者誠不可不三復之

之美采則慮賦斂之慘烈睹珍麗則恐厚斂於民而有慘裂之苦遵放勳之麤裘
韠子曰堯之治天下也采椽不斲茅茨不翦冬日鹿裘夏日葛衣惟衛文之大帛
衛文公大帶之冠大帛之衣追有憂之卑宮識露臺之不果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費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召災紂作瑤臺象箸華之宮悟阿房之速禍秦始作阿房宮殿諮嗟乃止則念一時之失信駝玩則覺褒姁之惑我征伐則量力度時不令百里有號泣之憤誅戮則遵情任理不使鴻鴈有抱枉之魂
子胥諫吳王不听賜之鴟夷浮之江釜操彤之杜伯惟人左之呼豕嫉嫡則戒晉
獻之巨惑晉獻公寵驪姬而廢申后立庶則念劉表之珍祀蒐畋則樂失獸而得士文王出獵而識勉綱而悅遠偏愛則慮袖蜂之謗巧詩莫
予荓蜂自飛蜚之專寵趙飛燕獨任則悟鹿馬之作威趙高指鹿為馬恭
顯弘恭石顯之惡直納策則思漢祖之吐哺漢祖所酈生之說刻印立国後賴張良借箸
之為不可高祖方食輒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遂趣銷印孝景之銖錯鼂錯請削六国帝從之後六国反景
帝誅錯以謝六国防人蹙之纔於六宮之中漢呂后殺戚夫斷其手足號曰人彘止汗血
之求於絕域之外武帝好大喜功日事征伐流血萬里之外除惡夫以遭酒酖之
患帝馬骨以招追風之駿郭隗諫昭用賢市駿骨而良馬至軾怒黿以勸勇越王
屢伐吳欺人之輕死也出見怒蛙乃為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曰為其有氣故也勇士聞而歸之避螳螂以勵
武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虫對曰此螳螂也為虫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為天下勇士矣迴車避之於是勇士多歸之聆公廬之說言容保申之正直剔腹背無
益之毛攬六翮淩虛之用鴻鵠之舉也惟六翮耳腹背之毛盈出韠子喻用人把舞不為之高損把飛不為之下○
當盡其所長



楞嚴曰此段又顯以操德考驗法不以私怒之權錄功過相濟之士則賢賢輔理明哲宣猷而黔黎順化矣一步寧一步一劘深一劘

藏淵中之魚察見淵魚為不祥操利器之柄怒不越法以加虐言刑不可至也喜不踰憲以厚遺不以私喜而厚賞情於所愛而有犯者無赦採善於所憎而有勞者不遺傾下以納忠聞逆耳而不諱廣功使夫遭歲孟明有悛來之力遭歲為魯君將三戰三北喪地交千里後以一劍之任劾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魏尚張敞立雪恥之積射鉤之賤一臣管仲射桓公中鉤著臣令之弘勳魯仲連云管子并三行之道據齊国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伯旨名高釋縛之左車吐止戈之高策韓信伐魏汙李左車釋縛問計卒用天下光照隣国釋縛之左車也耶僞變成忠貞羣顓秀於斤鹵其則鴟梟化為鴛鴦鴟鵂梟也皆惡鳥也斤鹵荒田可以治嘉禾夜光起乎泥淖泥淖汚濁之地可以浄珠玉是以淵蠭著仰走

洪興祖曰此段推至治之極百灵致順大和翔洽效至臻郅隆追三五

山棲者俯集荊蠻山棲皆隱處山谷之賢炳蔚內頴虩闞外御政得於上而物傾於下惠發乎邇而澤遷乎遠明哲宣力於彼蒞黽庶讓畔於薮澤虞芮質成見文王之化耕者讓畔行者讓路遂以所爭之田為閒田而退是以七政不亂虞書在璿玑玉衡以齊七政七政日月五星也衆於玄極寒温不謬節而錯集四靈儷龜龍麟鳳芝華灼耳露淋漉以霄豫害嘉穗郁而盈箱嘉禾生見收成之多丹賊逐於神潢賊旱魃之神詩云乃求萬斯箱能致災旱者玄厲拘於廣朔百川無沸騰之異菌簟謐幄柔之暴簟神好風南箕之災物無脆時之調人無嗟慨之響囹圄虛陳囹圄擊囚者因之空虛五刑寢厝不用也正朔所不加冕紳所不暨氂皮旃裘合歡革面言荒服所不臣天地所不名感和重譯夷國重譯而來靈禽貢於彤庭

如獻白雉山鷰騶虞之類瑤環獻自西極夷國名○瑤名皆宝玉也員首處善猶氤氳之順勁風要荒承指若響亮之和絶音誠邪隆之盛致二五之軌躅也故能固廟祧於周極廟祀傳於萬世繁本枝乎百世矣

邪作卸二作三

王守仁曰此段又進一步以人主貴思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藉夫賢臣長箋民而致同天之化則人主雖從容宴樂於君道亦無妨矣此從元本上宼極承則之君人者誠當三復於斯

夫根深則末盛矣下樂則上安矣馬不調造父不能超千里之迹。造父善御者○馬非民不附唐虞不能致同天之美。唐堯虞舜善治危乎人主不澄思於治亂。君人不可使民困而不戰戰以待旦乎。可不慄慄而慮必振矣。民則離而禍立至可不深鑒於亡徵雖目分百尋之秋毫耳精八音之清濁文則琳琅堕於筆端武則鈎鎩屈頫切推於指掌心苟萬篇之誦口播濤波之辨猶無補於土崩不救乎尾解也。漢書云有土崩瓦解之危何者不居乎大而務其細滯乎下人之業而闕元本之端也。元本在思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下文詳之誠能事過乎臨深履冰居安不忘乘奔之戒處存不廢慮亡之懼操綱領以整毛目握道數以御衆才韓信韓白起畢力以折衝蕭曹蕭何曹參竭能以經國介一人之心致其衆毅謀夫協思進其長箋則人主雖從容玉房之内。天子所居之道遥雲閣之端羽爵腐於耳鬱縱飲之樂樂人疲於弁儛言歌舞之樂猶可以晉拱而任賢高枕於青成何必居茅茨之狹陋食薄味之太羹躬監門之勞役。李斯謂二世曰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懷捐命之辛勤然後可以惠流蒼生道洽海外哉

昏惑之君則不然焉甚為政也或仁而不斷朱紫混漫正者不

之主和王不親
昏刑以逞自恃
其強而不近仁
賢不親古訓恣
逸樂而不恤民
命不顧國家未
有不危亡者也

賞和者不罰或苛猛慘酷或純威無恩刑過乎重不恕不逮根
露基頹危猶巢幕（如燕雀之巢幕而自比於天曰榮當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擬
同於泰山（謂天下如太山之安）謂克明俊德者不難及堯之君不難為小心翼翼
者未足美也（文王小心翼翼又經典規戒弗聞不賢玩弄褻宴是躭
務高樓觀而下道德廣苑囿而狹招納深池沼而淺恩信悅狗
馬而惡蹇諤（忠言切直之言）貴珠玉而賤智略（有机智勇略則疎之）豐綺紈
而約惠澤（惠澤不加于民）緩賑濟而急聚斂（以聚斂民財為急）勤畋戈而忽稼
穡（田獵以防農務）重燕并而輕民命（思燕并諸國日從征伐不恤民命）進優倡而退儒
雅（頑儒博雅之士則退之不用）厚嬖幸而薄戰士流聲色而忘庶事先酣遊
而後聽斷數苦役而疎搞勩（工造費好不急之器榮珍玩之巧）圈聚

異作一

王世貞曰此民言人主當察仁暴之分審毀譽之原思憂患須畏之功一旦至大變人雖亂者四起然後求賢思輔號伯將予則無及矣

食肉靡穀之物（好狗馬珍禽之物）然則危亡不可以怨天微弱不可以尤人也（比則不思保邦不恤民命至于危亡則弱安可怨天尤人）

夫吉凶由已湯武豈異哉昔周文掩未埋之骨而天下稱其仁
殷紂剖比干之心而四海疾其虐（一仁一暴頓殊如此）望在昌瞻毀譽尤
速得失之舉不在多也凡譽重則蛮貊懷而不可以虛索也（言譽不可以言救也毀不可以言解）是以小
善雖無大益而不可不為細惡雖無近禍而不可不去也（昔劉備戒子云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即此意也）若乃肆情縱欲而不與天下共其樂
故有憂勞之恤也削基增峻而不覺下墮則上崩故傾頹莫之
扶也於是轡策去於我手（法天下有御馬然一旦馬失其轡去其策則不為我有矣）神物假

而不還 即卬疾神叢之論叢假神於人 朱还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 力勤財匱民不堪命衆
怨於下天怒於上陳吳 吳廣陳涉 之徒奮劒而大呼劉項刻季項籍之 乘於百雉城也之上皓刃交於象魏之下
揮戈而撓 攻城 馬雲梯 之具 飛蜂內薦 禁兵外潰而乃憂悲以思遶世之大賢擁篲以延嚴
棲之智士暮伊呂於蒿岫招孫吳 孫臏吳起 於草萊拜昌言而無所
思轟羹而莫問猶大廈既燔而運水於滄海 言救之無及也 洪潦陵室
而造船於長洲矣 言苗之已晚也 夫巍巍之稱不可驕吝搆 言君位不可以驕吝
居而東嶽之封未易以恣歌脩也 恣歌遊玩也 上聖兼策載
馳猶懼不逮前 策而馳之恐馬不及前人 而庸主緩步按轡而自以爲過
之 按轡徐行自以為能過於人 或於安而思危 能敬戒者 或在嶮而自逸 安其危者 或

功成治定而悲怠匪荒或緻 視君猶 而不覺不寤不有辛癸之 左傳累十二卵而 哉 堯舜之欽明如此 念茲在茲庶乎庶乎

晉孔敎曰此先撫古之人臣君相今德相待一休故永無流放之禍為一段

唐順之曰是以忠主社稷之臣立身以名節自勵立朝以忠貞自期雖卓陶石稷之臣矣以加

抱朴子曰昔在唐虞稽古欽明猶俟群后之翼亮用臻巍又之成功故能熙帝之載庶積其凝四門穆又百揆時序變夷無猾夏之蠻阿閣有鳴鳳之巢也舜舜時無返賊奸宄之變鳳巢于阿閣喻之元首方之股肱雖有尊卑之殊貌實若一體之相賴也君必度能而授者備乎覆餗之敗易鼎足折覆公餗不勝其任也臣必量才而受者故無流放之禍不至放流

夫如影如響俯伏惟命者俞容之尸素也竊祿之臣遠令犯顏蹇又匪躬者也忠主保民之臣先意承指者佞諂之徒也言諛望之匪過弼遠者社稷之骨鯁也言骨鯁必將伏斧鑕而正諫人臣正言

為

王應麟曰為臣若以斗正已立朝何忠臣紀不立

極諫雖伏斧鑕而不辭　據品鑕而盡言迈品鑕而不避忠而見疑諍而不得者待放可也必死無補將增主過者去之可也其動也匪訓典弗據焉其靜也匪憲章弗循焉請托無所容中絕不碩私明刑而不濫乎所恨刑不為私然　審賞而不加諸附已賞不為私厚　不專命以招權不含咈而談潔進思盡言以糾謬退念推賢而不蔽夙興夜寐感庶事之不康也儉躬約志若策奔於薄氷也納謀貢士不宣之於口非義之利不棲之乎心立朝則以砥矢為操以砥節自勵以矢直自居居已則以羔羊為節詩羔羊言節儉也直也　當危值難則棄家而不顧持衡執銓則平懷而無彼此儀蕭書之指揮羨張陳之書奇張良陳平出奇制勝追周勃之盡忠准二鮑之直視鮑永鮑宣不避權貴晉嬰弘之節

張鳳翼曰臣道以此為極軌

居

儉安娶豚肩不掩豆公孫弘布被執恬教蒙恬築長城之守終卒此要讒冬身之禍彼韓羌失忠之禍韓信以出不辭勞入不數功歸勳引過讓以先下專誠祇慄恒若天威之在顏也左傳云天威不遠顏咫尺宵夙處昧有如湯鑊之在側也負荷寄托則以伊周為師表伊尹輔太甲周公輔成王皆輔寄托者宣力四方則以吉甫為軌儀吉甫召虎皆周宣時賢相送往視君則竭忠貞而不迴搏噬干紀則若鷹鸇之擊雀番扞疆場則慕魏絳李牧之高縱李牧備邊趙二良將撫衆撫民則希文翁信臣之德化文翁以文學化俗召言臣為民興利夫忠至者無以為國況懷智以迷上乎義督者戚祀而無憚況出辱之敢辭乎故能保勞貴以顯親託良哉於粵歌書哥元首良哉昆吾桑器能者鐫勳墜陶后稷亦何人哉

劉純仁曰此段言人臣貴謙以居位若位盛禮衰寵未有不亡身喪家者也此足以為人臣之戒

抱朴子曰人臣勳不弘則恥俸祿之虛厚也無弘勳而叨厚祿為已之恥績不茂則羞命之妄高也無懋績而膺高命為已之羞履信思順天人攸替畏盈居謙惡盈而乃終有慶勞謙君子有終吉舉足則蹈道度杭手則奉繩墨袞重雖淹晉而悔辱亦必遠矣雖未蒙袞重而必遠悔辱矣此段為人臣立功者戒若夫損上以附下廢公以營私阿媚曲從以水濟水君舉雖謬而諂笑替善數進玩好隨主於惡巧言毀政令色取悅上蔽人主之明下杜進賢之路外結出境之交人臣無私交內樹背公之黨人臣無背公擁黨之行雖才足飾非言足文過專威若趙高專權自恣有指鹿為馬之奸擅朝如董卓未有不身高刻鋒家靡湯火者也然而愚瞽含正即邪遠真佞偽親覽傾覆不改其轍殃禍之集自天也

何孟春曰言士貴藏器以待時苟且于亂沒投險於僥倖矣

良規篇

抱朴子曰翔集而不擇木者必有離群之禽矣翱翔鳥不擇木而棲必遭矰繳之禍出身而不料時者必有危辱之士矣為士者不相時而出必遭危時之得也則飄乎猶應龍之覽雲時之失也則蕩然若巨魚之枯渠陸人之失時猶魚之失水是以智者藏其器以有待也隱其身而有為也若乃高巖將傾非細縷所綴岩之將墜豈一絲所能係龍門沸騰非猗壞所遏滔天之水豈拳土所能塞則不苟且於乾沒言射利也苟利為乾失利為不投險於僥倖矣

抱朴子曰周公之攝王位伊尹之黜太甲霍光之廢昌邑孫琳之退少帝謂之舍道用權以安社稷然周公之放逐狼跋詩狼跋其

張之象曰用權蔡主自伊周始行之但權非聖人不能用何後

入藉為己實萃
全基亂亦可鑒
也夫

胡
流言載路謂公將不利於孺子伊尹終於受戮大霧三日出史記霍光幾
於及身家亦尋滅其後顓禹雲山相繼誅滅孫琳桑陰未移首足異所皆笑
音未絕而號跳已及矣夫危而不持安用彼相爭臣七人無道
可救孝經云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致令王莽之徒生其姦變外引舊
事以飾非效周公藏策金縢以身代命於成帝內包豺狼之禍心後以簒位受誅由於伊
霍基斯亂也將來君子宜深鑒茲矣。

余行丁曰雋言者貴度者時毋令奸凶之徒守售其私而已至於假罪故言非難而審時為難

穆文熙曰閎健在非言之難二句

時難篇

抱朴子曰畫節無隱者可為也若夫使言必納而身必安者須待時之否者也夫姦凶之徒跼所不逮擁上抑下惡直醜正憂畏公方之殫擊邪枉是以務除勝己以紓其誅明主不世而出庸君迷於皂白皂白不分邪正莫辨既不能受用忠益或乃宣泄至言吐露其衷於是弘恭石顯之徒元帝時臣者飾巧辭以搆衆似假公以售私姦窺其主心遂至搆令獻長生之術者反獲立死之罪進安上姦誣閉以售己姦說之徒皆以進言而受誅戮之慘故曰非言之難也談之時之計者旋受危身之禍也雖聖猶未必即受故伊尹干湯至於七十說而不合以智告愚則必不入故文王諫紂終於不納也言不

胡時化曰藏器待時無如呂傳

要約曰皆以言罪者

見信猶之可也若乃李斯之誅韓非秦王欲用韓非李斯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　屈原被上官之譖至於放逐趙迫羅以死　衰盎之中鼂錯吳王被反鼂錯以謝天下　不可勝載也為臣不易豈一塗也哉蓋往而不反毀屈平　盎反令斬錯金本為國遠慮袁

者所以功在身後而藏器俟時者所以百煞一遇高動之臣曠代而一有陷水之徒委積乎史策悲夫時難遇也如此其甚哉由茲以言吾知渭濱呂尚之傳　呂尚釣於渭濱也　巖閒傳說之屬　傳說版築傳懷其王佐之器抱其邈世之才秉竿擁築老死於庸児之伍而遂不遭文王高宗者必不訾矣　二人即不遇主亦無得而訾病之

官理

抱朴子曰騄駬良馬名之馹逸跡由造父之御也　造父善御而騄駬得聘其足禹稷之序百揆遭唐虞之主也　遇堯舜聖主故禹稷得展其能故能不勞而平里至揖讓而頌聲作若乃臧辛之臨三仁欲長驅則轡急轅逼欲盡觀竭忠則禍如発機　机動而弩矢即発言禍至之速也　所以車傾於險塗国覆而不振也故良駿敗於拙御智士蹭蹬　蹭蹬也　於閒世仲尼不能止魯侯之出晏嬰不能遏崔杼之乱　崔杼弑君莊公而晏子不能沮止之其才則是主則非也夫君猶器也臣猶物也器小物大不能相受矣髫孺　幼小之童皆千金而遂鈦鍵越人棄八珍而丼黿鼈即患不賞好義病不要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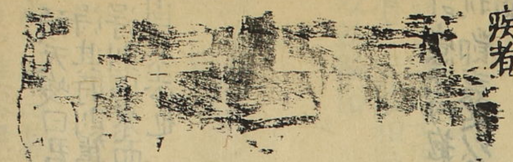
卻宝曰良臣不遏聖主即有言不能以相受有能不得以自展而安望希隆平之化奏良能之勲乱

真秀德曰督才者人主所以揆以明理成化者也然才有短長人君用其良長而舍其所短死矣才矣

矣夫不用則雖珍而不貴矣莫與則傷之者必至昔衛靈聽聖言而數驚（灵公聞仲尼之說而惧故聞高論商鞅挾術以愚之三說而後合明日遂行）秦孝聞高談而瞌睡（秦孝公惡逐馳却步不行而歌緝隆平之化牧良能之勲猶却行以逐馳求馳逐千里適楚而首燕也（歌適楚又向首於燕）

務正

抱朴子曰南溟引朝宗（詩汚彼流水朝宗于海）以成不測之深玄圃崇木石以致極天之峻大廈凌霄賴群僚之積（群工積楝樑以成大廈）輪曲轅直無可缺之物故元凱之佐登而格天之化洽（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名曰八凱舜時登用之而成格天之化）折衝之才周則逐鹿之姦寧（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名曰八元舜時登用之而成格天之化）禹所以有天下而不眞舜浔元凱之才衛靈所以雖驕恣而不危也（以能用仲叔圉三人故也）衆力并則萬鈞不足舉也群智用則庶績不足康也故繫足者死而不獎（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不亡然劒戟不長於縫緝（劒戟能斬而不可為縫緝之用縫緝補綻也）雖鑽不可以擊斷牛馬不能吹守雞犬不任駕乘役其所長則事無廢功避其所短則世無棄材矣



汪見坤曰至人抗志於雲霄而无慕乎世羨誠泉石之高奇而遁霞絕疾者

俗作九

抱朴子曰立德踐言太上立德其次立言行全操清行完全操清潔斯則富矣何必王侯之崇乎此吾心之至富又何羨乎王侯之富高尚其志不降不辱志不降而行不辱斯則貴矣何必清紫之華乎此吾心之良貴更何羨乎青紫之貴俗民不能識其度量庸夫不得揣其銓衡是則高矣其高也人莫得揣度何必凌雲而蹈霓乎言不必用世凌雲以為高也蹈霓以為高也問者莫或測其淵流求者未有覺其短乏是則深矣其深骨而測之何必洞河而淪海乎言不必垂黙洞河淪海以為深也四海苟備一身囊括四海雖室有懸罄之窶即貧而室如懸罄出左傳可以無羨乎鑄山而煑海矣昔禹鑄莊山之金管仲煑海以為海○言已無羨於是身處鳥獸之群隱居與造物遊可以不謁乎朱輪而華轂矣姜維公碑云珥香貂乘王輪勝則綺繡佩榜通藉則

頑天峻曰君子浮其時則駕不浮則逐累而行固其志也

玉瓚青墀動則華轂坐五鼎心言已不謁於是

抱朴子曰潛靈俟慶雲以騰竦應龍潛灵藉雲而騰霄漢棲鴻階勁風以凌虛棲鴻亦翮未舉藉動風以凌空素蹯須姬發而躍周武王發興王有白雉待公旦而来周公旦輔成王以朝重譯始獻白雉姜老值西伯而投磻溪之綸太公磻溪釣叟遇文王始於投綸而興王室韓夷遭漢高乃騁撥亂之才韓信寄食漂母遇高祖始拜將而成漢業

許慮元曰抱真抗節表逸以自適

抱朴子曰澄精神於玄一者則形器可忘抱真守一之士脫貌畧於形迹之外遺高節於物外者則冨貴可忘故支離僊造化

林希元曰幸不求全不不并兼

抱朴子曰粗理不可決全言不必求全能事不可畢兼言不能並兼故懸

節概温柔久迭知人乎

呂祖謙曰士固有志安能相逼以就臨俗

蕭良有曰君子貴以進容衆言

象明而可蔽日月可蔽而翳山川滯而或移山川可移而改金玉剛而可柔金雖剛有時而柔堅氷密而可離堅氷雖密時解散公旦不能與伯氏跟跬於憑雲之峻伯氏高峻即周公不能與之較崇仲尼不能與吕梁較仞於百仭之溪

呂梁之水即仲尼不能與之較深

抱朴子曰震雷不能細其音以協金石之和則其音從故也日月不能私其耀以就曲照之惠則其明從故也大川不能促其涯以適速濟之情其大自若五岳不能削其峻以副陸者之欲其高自若故廣車不能膂其轍以苟通於狹路廣車安能膂其轍高士安肯俗高士不能撙其節以同塵於隘

抱朴子曰陰陽二氣於物無不濟三光以普照著明三光

日月星無不照明 嵩華以藏疾為曠 高華至謬曠凡山嶽北漠以含垢之疾無不藏之 道大則曲成方物而不遺遠數以納之 碩儒以與進孔道 博愛容衆 愛博可以容物畜衆 鱗角鳳瓜不必為鬬設 鱗鳳之角瓜自有可貴豈待鬬而設之 故萬生不釋劒於平垈 雋不疑出入好佩劒豈待亂世始佩 擊柝不輟備於思危 夜行擊木用戒不虞豈待虎時用之 抱朴子曰南金不為處幽而自輕重者瑾瑜不以居深而止潔 潔者自忠道者不以否滯而改圖 時有否滯而忠道不易 守正者不以莫賞而苟合 君子所守至正豈以貪利而轍苟合於世哉 抱朴子曰登玄圃者悟立章之卑 登高可以悟卑 浮滄海者識池沼之

吳默曰物各有適非局於一隅

黃泚憲曰君子守貞俟時非依阿苟合者

吳鴻曰昔人云李坠後知不足

即此意也

祝堯曰因本可以知末未有小而能致大也

施仁曰通博推之儒不以固陋之可鄙

褊迫廣可以識彼 披九典乃覺牆面之篤敝 九典陂閼而面牆之敝始斃 聞至道乃知拘俗之多迷 一聞至道則拘俗之迷始知之矣 抱朴子曰渾沌之原無竅澄之流 其本只渾也 毫釐之根無連抱之枝 其本根小也 分寸之燼無炎遠之熱 其本只分寸也 隙穴之中無炳蔚之群 隙穴之鼠馬有鉤曲之形無繩直之影 本鉤曲安直望影之直 參差之上無整齊之下 上本參差安望之整齊 抱朴子曰不覩瓊琨之煒爍則不覺瓦礫之可賤 以瓦礫與瓊琨之王較始知瓦礫之可賤 不覩燦之文蔚則不知犬羊之質漫 以犬羊之質與虎豹炳蔚之文較始知犬羊之質漫然 聆白雪之九成然後悟巴人之極鄙 白雪曲之高者巴人曲之鄙不聆白雪之高烏識儒雅之汪濊爾乃悲不學之固陋 儒者知下里巴人之足鄙學問

遠作逐

楊慎曰士之操履發言要完處論義優遠之為淳也

汪洋浩瀚識儒之博雅始知不學之固陋誠可鄙矣

抱朴子曰無當之玉盤不知全用之埏埴寸裂之錦鞶未若堅完之帛布故夏姬之無禮夏徵舒之母有逞行灵公通焉不如孤遠之皎潔富貴之多罪不如貧賤之履道

沈恬曰士當度德量力不然縣

抱朴子曰猛獸不奮搏於度外鷹鷂不揮翮以妄擊若廟筭既內不揆德進取又外不量力猶輕羽之投洪鑪洪炉烈火投之以輕羽未有不化飛雪之委沸鑊湯之沸委之以將試之則斷羔犢之犯虎虎也羊遭蜧虎則膽矣是抱朴子曰三辰日月星也敝於天則滿景暗於地雲蔽之則影暗根荄蹶於下則柯條瘁於彼根荄既蹶則柯條自瘁道失於近則禍及於遠政繆於

樓昉曰事未有不由近始者

渉曰君子慎其近務遠者戒

王守仁曰用心當密於時上未至雖有奇妙施

上而民困於下

抱朴子曰務於遠者或失於近治於外者或患生乎內覆頭者不必能令足不濡敝腹者不必能令背不傷故秦始皇築城以胡而禍發幃幄陳涉吳廣之徒由蜀應

漢武懸旌萬里從事邊外而變起蕭牆末年有輪臺之悔

抱朴子曰人才無定珍器用無常道進趨者以適世為奇役御者以合時為妙故玄氷結則五明不用者有時而大舜廣開視所作五明

窮漢公卿大夫多用之隆暑熾則裘鑪退炎炉所以禦寒隆暑熾烈則退而不用之也

則良弓發役兎多則盧鶻走干戈興則武夫奮韶夏作則文儒起

余州山曰聖經理之本原所當考究

王世貞曰殊途一致之論

表宗道曰化俗以德不以言

晉孔敬曰好尚本於上人

抱朴子曰激脩流揚朝宗者不可以背五城而陵積石激流揚波當沂其源舒翠葉吐丹葩者不可以舍洪荄而去繁柯蔕葉吐花當究其本敗源失本趣不枯訖叛聖遠經理不弘濟

抱朴子曰四瀆江河淮濟判源五河分流赴卑注海曰卑下而注於海淮南子曰河九折而注於海殊塗同歸異色不均而皆艷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並芳味不等而悉美言其致一也

抱朴子曰物貴濟事而餙為基末粉飾文為牲時末節耳化俗以德而言非其本故縣布可以禦寒不必貂狐淳素可以匠物不在文辭敦朴素可以化民變俗而文辨奚益乳

抱朴子曰衝飇謐氣則轉蓬山峙脩綱阮舒則禽目齊理故未有上好讒而下慢主賤寶而俗貪

唐順之曰治近可以教遠

抱朴子曰事有緣微而成著物有治近而致遠故修步武之池而引沉鱗於江海池澡則江鱗至豐朝陽之林而延鸞禽於丹穴林茂而丹穴之禽棲設象於槃盂而翠亂降於玄霤委灰於足水而望舒變於太極是以晉文回輪於勇車而壯士雲赴疑齊莊事晉齊莊出獵有螳螂舉足搏其虫問其御曰此何虫也對曰此螳螂也為虫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敵公曰此為天下勇士矣迴車避之勇士歸焉

句踐曲躬於怒黿而戎卒輕死昔越王嫚伐吳敢人輕死出見怒蛙乃為之動九九顯齊桓公礼九九者而扣角之俊至枯骨掩西伯澤及枯骨而三分之仁洽

抱朴子曰喜攘在荄而枯葉含榮率俗以身則不言而化故有唐以鹿裘臻泰平堯治天下冬衣鹿裘齊桓以捐紫止奢競齊桓公朝而惡聞紫齊國

王慶麟曰移風易俗係於上人上之好尚端而国頑化矣

無有服
紫者
章華擣楚灵王為章華之台而豐屋之過成露臺輟漢文帝欲作百金而止而玄默之風行

抱朴子曰聰者料興亡於遺音之絕響審音知亂明者覩機理於玄微之未形察埋於微故越人見齊桓不振之徵於未覺之疾師曠審音知南風之不競箕子識殷人鹿臺之禍於衆著之初紂為衆著必將作琁玉之杯王杯象著將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異之物恵馬宮室之漸自此始故吾畏其幸也後果亡天下

以致治故誅責所以立威賞賤所以勸善罰上達則姦萌破罰及有位之人則姦宄之萌絕而非懦弱所能用也以立威恵下逮則遠人懷息澤及於下僚則遠者來而非儉吝所能辨也賞不可失之儉吝

張鳳曼曰聰者料興亡之机明者覩未形之徵

劉純仁曰誅以懲惡不失之懦賞以勸善不失之儉吝

張之象曰施政者明得失而誅賞之可以有求矣

余有丁曰賞不濫而刑不偪任明君所宜審

穆文熙曰王者進退天下人才高先取之於已

抱朴子曰浮滄海者必精占於風氣舟浮滄海必驗於風旺故保利涉之福可以利涉而無虞善施政者必戰戰於得失故享惟永之慶故闇君之所輕蓋明主之所重也亡國之所棄則治世之所行也

抱朴子曰毫釐蹉於機則尋常遠於的語云於彼毫末於此尋常即差毫釐謬千里意興奪失於此則善否亂於彼邪正渾伴則褒倫攸斁功過不料則庶績以崩故明君賞猶春雨而無霖淫之失賞猶雨澤之降而無霖淫之濫罰擬秋霜而無詭時之嚴罰猶秋霜之嚴而無失時之愆

抱朴子曰明銓衡者所重不可得誣也進賢不可失謬進賢不可失之誣伎法度者所愛不可得私也恩不可循以私故得人者先得之於已者也失人者先失之於已者也未有得已而失人失已而得人者也惟精於藻鑑斯

咬約曰當割之雖不可假

胡時化曰抱當守一者非通方之言

邵宝曰法重而人輕犯

浔之矣

抱朴子曰明主躬操威恩不假人以利器賞罰之柄猶利器也假人暗主倒執干戈雖曰尊而勢去持其柄授人勢不在已故制慶賞而得衆者田常所以奪齊也擅威福而專朝者王莽所以篡漢也抱朴子曰常制不可以待變化一塗不可以應無方刻船不可以索遺劍楚人墮劍於水刻舟以求之膠柱不可以諧清音膠柱不可調索故墨盖不設於晴朗翠盖貴者之具非為蔽日設也朱輪不施於涉川朱輪貴者之車非為濟川用也味淡則加之以鹽沸溢則增水而減火漢書云欲湯之無沸也不如絶薪之去火抱朴子曰丹書鐵券王者賜丹書鐵券以封國剌牲歃血以固盟約不能救遠約之弊則難以結繩檢矣古未有書契文字立結繩之政五刑九伐五刑掌於大司寇九伐掌於大司馬赤族之盛刑之極者赤族之誅不足以止覬覦之姦則不可以舞干化矣舜時舞干羽而有苗格是以書有世重之文易有隨時之宜

真德秀曰明者不可欺智者不可詎則是非食不肖無所施矣

江見坤曰堅譽晋德其真之論

賢之喻

抱朴子曰世有雷同之譽而未必賢也俗有讙諍之毀而未必惡也是以迎而許之者先意而許其人之賢未若鑒其事而試其用不若鑒其行事而試其可用逆而距之者預先逆料而距而不用未若聽其言而課其實不若因言而考實則佞媚不以虚談進良能不以孤弱退駑騏望於大輅駕鈍之馬安敢望大車之駕戎虱龍馬揚鑣而電騁以良馬揚鑣而馳則功胡大而

不可建道胡遠而不可到

抱朴子曰潜朽之木不能當傾山之風朽木遇大風則折舍隴之崖難以值洊天之濤洊崖遇洪濤木有不崩故七百之祚三十之世周家卜世三十卜年百非徒牧野之功倒戈之敗紂之前途倒戈鹿臺之禍紂走鹿臺衣珠玉以自焚不始甲子之朝其疆久矣其亡尚矣

許應元曰貴遠賤近信耳凝目由所好之不真信之所見則疑之也

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得所聞而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嘆息於韓非之書而想其為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司馬相如奏大人賦帝嘉歎久之而恨不同世及既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讒而誅之李斯姚賈害之言王不用久留而歸之叫自遺患也不以以過法誅之遂下吏治非使自殺或放手散職蓋葉公好偽形見真龍而失色也葉公居室皆雕畫以龍於是天龍駕雲而下葉公駕走乃知所好非真龍也

抱朴子曰摩尼珠名不霄朗則無別於碛礫瓦礫也化鯤不凌霄則靡殊於桃虫鷦鷯小鳥也詩肇允彼桃虫翻飛維鳥錦駒吞聲則與喑人為群逸才沉抑則與凡庸為伍故鱣鮪鱗絳虫於淵淪駕騹騄駿騄騄駿騄於坰野者不識彼物靜與之同動與之異

抱朴子曰棄金璧於塗路金璧擲於野外則行人止足見者却足不前委錦紈於泥滓則見者驚吐莫不惜之若夫放高世之士於庸鄙之伍與庸衆為伍捐經國之器於困滯之地經國之士困滯不用而談者不訟其屈達者不探其窮或貴其名而息其身或用其策而忘其功斯之為病由来久矣

呂祖謙曰高世之士不庸經国之士棄捐斯誠有國者之恥

抶而死曰淀才未遇與庸衆人伍世人竟莫之察

蕭良有曰才豈則惠博才寡則辭富斯非眇小者所可同日語也

抱朴子曰開源不億升則無懷山之流源深則流長崇峻不凌霄則無彌天之雲山高則雲興財不豐則其惠也不博積財豐厚則施澤博才不遠則其辭也不贍有遠大之財者故覩有盈丈之升則知其不出尋之枝則知其不附毫末之方

吳默曰國有六翮人主資之以舉翰

抱朴子曰靈鳳所以晨起丹穴鳳巢名夕萃軒立日未移晷刻也周章九阪即九野也凌風踊雲不蹤不閡者以其六翮之輕勁者矣良才大智亦有國之六翮也才智之士為國家輔翼

王守仁曰此論功利之喻

抱朴子曰朱綠之藻不秀於枯柯搞木也傾山之流不發乎涸源不能使高名望形志盡勢利之

源之涸者燿燿之香焰詩云燿燿其光如螢

不能使芳風遽世

抱朴子曰重淵不洞地則不能含蝘龍蜴龍不吐吞舟浪拍天而吞舟舍其宅

峻山不極天則不能韜琳琅揣雲雨山高則實藏萃於斯雲雨興於斯立德不絕俗則不能收美聲者厚實軌志不絕群則不能臻成功銘弘勳而凡夫朝為蜩翼之善為善輕微以蜩之翼夕望立陵之益望受益之厚猶立植黍稷坐索於豐收也望收成之富

抱朴子曰行無邈俗之標而索高士之稱體無道藝之本而營朋黨之末欲以收清貴於當世揣德音於將來猶褰裳以越滄海揖衣欲涉滄海之廣企佇而曜九玄舉足而欲曜九天之上

黃洪憲曰上君子有超塵之德絕群之志者其素所養預也

吳默曰收清貴者立操行之操揣德音修道藝之本

抱朴子曰泥龍雖藻繪炳蔚而不堪慶雲之招（泥塑之龍安能興雲致雨）掾（掾衙安能凌風此四句即駕木驢不駕木為不舉之類）之才雖責以掀揭之功大抵然也禽雖雕琢玄黃而不任凌風之舉（掾衙安能凌風此四句即駕木驢不駕木為不舉之類）狗雖餙以金翠（狗用以祭祀者）而不能踰豎以頡逸（近才雖豐其寵祿淺近之才雖厚其寵祿）而不能令天清而地平（則以掀天揭地之烈則諄諄）抱朴子曰毒粥既陳則旁有爛腸之鼠明燎宵舉（燎大燭也古者司烜氏以物百枚来而置之門外詩云夜未央庭燎之光）則下有聚死之虫蜀蠶之典則邑俎承之才小任大則泣血漣如（桑霍桑弘羊霍去病）為戒厚矣范蹶之鑒明矣

抱朴子曰滄海揚萬里之濤不能欽山峯之塵（山峯之塵土非江濤所能揚）驚風摧萬仞之木不能拔弱草之荄（弱草根荄非怒風所能拔貔虎武鬪不

能威蚤（虎雖咆哮蚊蛇豈足以施威）冠世之才不能合流俗（冠世之才不興流世儔）抱朴子曰堅志者功名之主也不隋者衆善之師也登山不以艱險而止則必臻乎峻嶺矣清苦不以窮否而怨則必永其令聞矣

抱朴子曰和鵲雖不長生而針石不可謂非濟命之器也（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視和之扁鵲使弟子陽厲鍼砭石）儒者雖多貧賤而墳典不可謂非進德之具也（儒者雖多貧賤而墳典不可謂非進德之具也）播種有不收者矣而稼穡不可廢仁義有遇禍者矣而行業不可惰

抱朴子曰重載不止所以沉舟也（載重則舟必沉）身聚蝎攻本雖權安然必傾之徵也（知進而不知退身必危）

祝堯曰凡近之才誰責以掀揭之功大抵然也

施仁曰才小不可以任大其訓戒昭然

楊慎曰才高不入於流俗

汝恬曰堅志不惰者所誰

揆昭曰士人不可廢憤典而懈行業

淡泉祖曰儒者貴識進退

蚊

王守仁曰即虎嘯風烈龍吳致雲世未有大人受命而賢士不景從者也

弁州山曰人貴无操尚人之心

王世貞曰孤者必伸君子貴特時

抱朴子曰玄雲爲龍興雲從龍；非虺蜴所能昭也（蛇虺蜴二物名）典則雲騰；飈風爲虎發，（風從虎，嘯則風發）非狐貉之能致也。（山狐野貉，二獸名）是以大人受命則逆倫之士集，（大人如堯舜禹湯之主逸倫超絶倫者如稽契伊呂之佐）王帛幽求則立圜之後起。（如湯以幣聘則起尹）抱朴子曰金以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移，谷以卑安，是以執雌節者無爭雄之禍，多高人者有召怨之患。

抱朴子曰淮陰隱勇於跨下，（韓信未遇時受胯下之辱）不損龍躍而虎視也。應侯韜奇於溺簣，（范雎受辱於須賈）不妨其鸞翔而鳳起也。或南面稱孤，或宰總台鼎，故一抑一揚者，輕鴻所以凌虛也；乍屈乍伸者，良才所以俟時也。

抱朴子曰雀鼠之戹天，（鴞御鼠朴以其有玄蟬之潔飢，蟬飲清露以自潔）不願爲蜣蜋之穢飽，是以鄧弢刻子不納鄭陽之惠，曾參不羨晉楚之寶，（即晉楚之富不可及也五句意是）抱朴子曰微飈不能揚大海之波，毫芒不能動千鈞之鍾，是以漆園莊周爲漆園吏，思惠宥捐金之歎，伯氏哀期有勦絃之憤，短唱不足以致弘麗之和，勢利不足以移淡泊之心。

抱朴子曰熊羆不校捷於狐狸，（熊羆力能制大狐狸有捕鼠之捷能）金鶚不競擊於小鶉，（鶚鳥飛揚捷翮鶉隼屬善擊者）是以張耳掩壯於抱関，（張耳未遇時隱於抱関）朱亥窶夫於鼓刀，（池名）抱朴子曰懸魚惑於芳餌，（魚以芳餌而受懸）檻虎死於籠狖，（虎為狖而受害）不

于一作方

素宗尚曰君子自有所重

晉孔教曰淡泊者不拘於勢利

唐順之曰君子欲歛其所長

施仁曰高矣不可以勢利屈

王應麟曰人君貪瀆民困

張凤畏曰凡人有所假托浔以自全此喻良切

可以約縕致者必虬蠖也虬龍屬蛟龍蠖尺蠖不受縕約不可以機穽誘者必麟虞也麒麟騶虞不入机穽世有高賢大良豈羈於勢利哉

抱朴子曰夫雲翔者不知泥居之湊龍翔雲九天馬知湊下者之若屬責者必趁怨辟下之勞處尊貴者焉知下人之勞然根朽者尋木不能保其千里之茂也尋丈之木根朽則不能茂咸民怨者堯舜不能恃其長世之慶也民至怨咨即亮舜之聖亦不能保有天下

抱朴子曰凡木結根於靈山而匠石為之寢斤斧寢息也不敢以斤斧加之小鮮寓身於龍池而漁父為之息綱罟小魚假身於龍之側魚父不敢以綱罟加之蚊集鷹首則鴈為緑不敢啄鼠住虎側則狸犬不敢議數句即城狐不灌社鼠不熏同意何者其所托然也

刘沧仁曰吉人辞寡之辞

何孟春曰忠正見排於諂世雅直不宏於時俗

張之象曰但是不能止朋党

余有丁曰庸矣此宋后較其数

抱朴子曰靈蓂默然而吉凶昭晳於無形灵龜安靜而吉長蟬而醜音見患於聒耳哇鳴長嘯醜聲徒括人耳故聲希者響必巨辞寡者信必著

抱朴子曰笙踞之俗惡旋螿之容樂箕踞之狀旋螿容若西施修礼容被髮之域憚章甫之餘樂被髮之俗者悉餘礼也故忠正者見排於諂勝之世諂佞之世忠正必不容雅人不容乎惡直之俗惡直之世雅人必見斥

抱朴子曰升水不能救之燔爇山數之炬燔非升水所能救撮壤不能遏砥柱之沸騰沸騰之水非拳土可遏寸刃不能刊伐也長洲之林獨是不能止朋党之非遥朋化周相為党與如漢宋諸賢日為朋党

抱朴子曰千羊不能扞獨虎萬雀不能抵鷹隼燎攅舉不及希

不勝

真德秀曰世見真正之夫不諂不諛以偶俗不苟吞吐趨時

和之末景希和日也末景日近補之景也百鼓並伐未若震霆之餘聲伐百鼓不如震一雷霆之響是以庸夫盈朝不能使夔倫攸叙美俊孤任足以令庶事根長

抱朴子曰非分之達猶林卉之冬華也處富貴非其分猶林卉冬華未有不凋落守窮而自守以道狥欲故識否泰於獨見竹栢有經霜之操故識否泰於獨見也竹栢有經霜之操吾必有独見即鋒刃在前不失其正安肯諂者雖刼以鋒銳猶不失正而改塗焉吾必有独見即鋒刃在前不失其正安肯諂笑以偶俗乎此俗為偶躰方貞以居直者雖誘以封國猶不遠情以趨時焉体貞自居即誘以利祿不肯趨時

抱朴子曰震雷軋轢雷声貌而不能致音乎聾聵之耳聾聵者不聞重光麗天而不能曲景於幽岫之中幽岫曲澗之中不見天日疑氷慘慄而不

穆文熙曰鋒刃之暴戕敗之及惟達者智者能審之

能凋歲冬之華耐氷霜者宋處礫石而不能靡蕭竜之木故至德有所不能移也

抱朴子曰彊弩危機弩机甚急嚴鏃衔弦嚴鏃箭也至可忌也而勇雉觸之而不猜山雉触机弩而不顧鬪政亂邦悪疾妬直妬能甚難測也而貪人競之而不避故飛鋒暴集而不覺暴横之集如飛刃之来使人不覺禍敗奄及而不振禍敗奄忽而至是以愚夫之所悦幸災樂禍乃達者之所悲也憂患凡才之所趨趨於戕而不知避乃大智之所去也智者明於戕而去之

抱朴子曰風不輟則扇不用日不入則燭不明筆不墮則實不結岸不虧則谷不盈九有久安則韓白韓信白起之功不著長君継軌則伊霍伊尹霍光之勳不成伊尹輔太甲霍光擁昭立宣故病困乃重良醫世

宋有丁氏至德之士求世所能

嵆文甫曰忠貞之士惟世亂方有以見而為世之所貴

胡時化曰人惟不徇情於愛惡不徇志於勞逸則通天一契造化矣

邵雍曰明於与予奪審於利害此推至粹極醇之人称焉

亂而喪忘貞

抱朴子曰好榮故樂荅之欲多人情好榮故樂善畏辱則憎毀之情意人憎惡辱故憎毀若夫通精元一合契造化混盈虛天道有盈虛以同條齊得失人事有得失於一指者愛惡未始有所繫不繫情於愛惡窮通不足以滑和或窮或通无以滑其天和

抱朴子曰眞奪不汨其神者至粹者也吾心之神不為眞奪所泊叫則養之至粹利害不雜其和者極醇者也吾心之和不為利害所雜此極醇之養浩浩乎非黽勉所校矣浩ㄔ之水非黽勉枉枘所能枝泛泛乎非跬步所尋矣泛ㄆㄢ之遠非跬步所能至聲希所以為大音和寡所以崇我貴玄黃遼邈而不與其曠死生大矣而不以改其守常分細碎將胡恤焉

其德之芳曰有技足以召災此為恃才者戒

江見坤曰驕盈者召祇之媒

頹天峻曰逆倫之士不以否塞而怨尤

抱朴子曰林藪則匠入矣匠石取材必入山林珠美則蠭蠆矣蠭生於蠭裂其蠭石含金者焚鑠金生於石必至於焚鑠草任藥者剪掘草可以為藥必至於剪掘世求有伎之災也世有妬才則有伎者遭其害君子貴歛才以自完

抱朴子曰准即準也的陳則流鏑即流矢也起焉美名起則謗讀攻焉瑰貨多藏則不招怨而怨至矣多藏貨宝招怨於人也器盈志驕則不召禍而禍來矣驕盈之人多至於召禍昔平原謂應侯富貴不與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即此意也

俗所能識也然盈尺之珍不以莫知而暗其寶逸倫之士不以非貧寒所能市買也高世之器非淺

否塞而薄其節不以世之否塞遽至改節樂天任命何怨何尤推知樂天任命之自至何怨尤之有

抱朴子曰大鵬無戒旦之用雖司晨謂之戒旦巨象無馳逐之才巨象可以任重馳逐則故將窕敗績於百里將窺非百里之器孔明任之而爲三台之標三台三公也陳平困瘁於治家陳平治家有盜嫂受金之疑而懷六奇之畧六出奇計

抱朴子曰明闇者才也有會而不可力焉吕尚非早蔽而晚智然振素而僅遇後遇文王徵載之以歸韓信非初怯而末勇初受袴下之辱後建大功下有七十余城然危困而後達

抱朴子曰奔驥不能及既往之失語云驥一奔而莫返千金不能救斯言之玷詩云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故博施者未若防其微事始於微貴於防之於早勤求者不如寡其辭易吉人之詞寡

抱朴子曰玄氷未結白雪不積則青松之茂不顯非龍冬之葵以見松茂俗化不變風教不頹則皎潔之操不別非類風變俗奚以別貞操到危國而沉賤故莊菜莊周老萊老萊抗遺榮之高居亂邦而饑寒故曾刻曾史刻槃敦忘富之稱

抱朴子曰天居高而鑒卑故其網雖踈而不漏神聰明而正直故其適賞真而罰僞是以惠和風也暢於九區即九垓也則九耀得於玄昊七耀日月五星也玄昊天也殘害著於品物則一氣陰陽也諺於四八

抱朴子曰天秩有罔極之尊即孟子所謂天爵之尊人爵無遠德之貴惟有

可以免玷

蕭良有曰君子處危亂而守自見

晏默曰天道昭彰而不忒

太史公曰富貴而名湮滅者不

許應元曰才有所短亦有所畏任重馳逐馬之能也

林希元曰窮而後通困而後達

呂祖謙曰防微可以無失寔參言

可勝數惟貧賤之可稱焉夫求助尚立然也

老子曰積德必有餘慶施後而報晚常也

祝克曰有餘裕濟須度理量力理尽力微于此而求之諱也

施仁曰大才虽有註誤不用之時不可以九流目之此喻意也

揚雄曰憂者樂之本勞者逸之門

恍恬曰無欲高致之士非宠禄所能兌其操

德者斯享故仲尼雖匹夫而饗祀於百代匹夫為百世師辛癸夏庚辛商寢癸人爵之榮

施仁曰觀听殊而愛憎異此援引喻言殆尽之矣

鴻立之夫河湄繁伐檀之民詩坎七伐檀弓寘之河之十尚歌自食其力意王帛徒集於子陵之巷子陵高卧不屈光武王帛招致之隱於冨春山浦輪虚又於徐生之門東漢徐穉明帝以浦輪迎之徐穉不應抱朴子曰觀聽殊好愛憎難同飛鳥都西施而驚逝鱼鱉聞九韶而深沉飛鳥鱼鱉所観听殊也故衮澡之燦煥不能悅裸鄉之目采菱之清音楚風平作采菱之歌不能楚肄之耳裸鄉楚肄其受憎殊也古公之仁不能踰欲地之狄端木之辯不能釋繫馬之庸

抱朴子曰般旋之疑礼容之見憎于裸踞之鄉裸身箕踞無礼者也縄墨之匠獲忌于曲水之肆曲水忌其縄墨貪婪饕餮者疾素絲縞白者之皎潔比周相與為實繁者讐高操之孤立悠孤立之操猶賈竪之惠同

利賣人嗜利見賣利同利者惡之醜女之害國色女帰爭寵醜女見国色則妬害之

抱朴子曰君子之升騰也則推賢而散禄庸人之得志也而矜貴而忽士施惠隆於佞幸佞幸之人則隆惠之用才出乎小惠不與智者共其安而望有危而見救不與奇士同其欣而欲有戚而見恤猶災火張天方請禹於名山洪水凌空而伐舟於東閩不亦晚乎

微昉曰安居不易美士共其国有難而望救于貧人將死及矣

博喻篇

拔昉曰事起於積漸

抱朴子曰盈乎萬鈞必起于錙銖錙銖之積始盈于萬鈞 竦秀凌霄必起於分毫分毫之積始至於凌霄 是以行潦集而南溟就無窴之曠行潦小水也南溟大海也積小以成大 尋常積而玄圃致極天之高言極天之高皆起於尋常之積 駑驥遺景而不勞言駑驥之馳 因風凌波者雖濟危而不傾言舟楫之用 是以元凱分職而則天之勳就高陽氏有八元高辛氏有八凱皆能成則天之功 伊呂既任而革命之功成伊尹華夏命呂望華商命 抱朴子曰瓊艘瑾楫無涉川之用言瑾華之舟无所用 金弧王弦無激矢之能彫鶚之弓无所施 是以介潔而無政事者非翼亮之才徒有儒雅而無治畧者非翼亮之才徒有儒雅而無治之畧不足以翼

洪興祖曰此段喻動業

王守仁曰言才有大受

席載而亮天工

谷州山曰言不辭之才

王世貞曰狩猱大者不齒細

楊慎曰言狗名重身

抱朴子曰閒風玄圃仙境不借高於垣堮無俟垣堮之小自成其高懸黎結緑壁不假觀於瓊珉美石似玉者是以英儒不群而幽蕙之芬駭峻嶺之獨立而衆禽之嚮振抱朴子曰衝風傾山而不能效力於秋毫言水之用不屑於小大鑠金石而不能耀烈於氾涇言火之用不在於微細是以淮陰善戰守而拙理治之策韓信能戰而不能理治絳侯扶社稷而之承對之給周勃能安社稷而無應對之才抱朴子曰狗名者不以受命為難好名之人多輕生重身者不以近欲累情身為重而欲為輕是以記信井灰糜而不恨紀信為漢高解榮陽之圍朱楊同一毛於連城拔一毛利天下不為

袁宗道曰言物各有類

抱朴子曰小鮮不解靈虬之遠規虬龍遠騰小鳥鷽不知鴻鵠之非匹鴻鵠冲天鳧鷽馬識之是以耦耕者笑陳勝之投耒淺識者嗤孔明之抱膝

習孔穀曰同否並任

抱朴子曰淳鈞之鋒驗於犀兕橫犀截兕則純鈞之鋒見宣慈之良效於明試明試有功則宣慈之良見是以同否則元凱與斗筲無殊同者否者並混則何以別元凱與斗筲並任何以別

唐順之曰言大器晚成

抱朴子曰器非瑚簋必進銳而退速量擬伊呂雖発晚而到早騄騏與駑駘貿貿駑駘不異並任何以別是以鷦鷯雛梁小鳥倦翮猶不越乎蓬杪其飛也不過乎蓬杪之間鴟雛徐起顧眄而戾蒼昊一舉而翱翔於霄漢

王應麟曰言因敗成功

抱朴子曰九斷四屬者蘊藻所以表靈摧柯碎葉者葩蕙所以

張風翼曰言見憎見忌

劉純仁曰爺意言真有用

何孟春曰管甲權溥

增芬是以夷吾桎檻管仲檻車之囚而建匡合之績一匡九合應侯困辱。范雎折脇而著入秦之勳相秦而伯業成

抱朴子曰精鈍舛迹劍有精鈍則凌遲者愧恨強弱異科力有強弱則扛鼎者見忌是以淮陰顓擢韓信受築壇之拜而庸隸悒懊以疾其趨武安功高吳起功著齊楚而汜雎鉏談以破其事。

抱朴子曰必死之病不下苦口之藥言苦口之藥無所用朽爛之材不受雕鏤之鉏雕鏤無所施是以比干睚眦而剖心於精忠精忠徒至於剖心田豐見徵而夷戮於直言直言卒至於殺戮

抱朴子曰嶧陽孤桐不能無絃而激哀響琴不能以無絃而鳴大夏孤竹不能莫吹而吐清声簫管不以無吹而吐声是以官甲者穆尚不能康庶績官甲即穆禹之權溥者伊周不能臻升平。權溥即伊周之聖不能展其功

抱朴子曰登峻者戒在於窮高濟深者禍生於周重是以西秦有思上蔡之李斯李斯為秦所族乃思歎牽黃犬上東門不可得也東越有悔盈杭之文種文種授首於越雖悔其何及焉

抱朴子曰剛柔有不易之質貞撓有天然之性是以北鍊而南金不斷其貞其質剛也危困而烈士不失其正其性貞也

抱朴子曰不以其道則富貴不足居遠仁捨義雖著顧不足吝是以下隨負石以投淵亡隨湯時人不肯遠仁捨義苟得富貴仲由幷心以赴孔死於衛

抱朴子曰卑高不可以一槩齊餐廩不可以勸沮化是以惠施

張之象曰矜悔戕先及

穆文熙曰實富貴明利害

余有丁曰矜剛然精性

笑

凌約曰舍出処
静躁之各殊

其作北

胡特化曰論交
道之別

邵宝曰用兵者
貴明哲自保不
然将有不戢自
焚之笑

患從事之苦少、莊周憂得魚之方多、
抱朴子曰出處有氷炭之殊、氷冷而炭熱 躁靜有飛沉之異、飛者自飛沉者自沉 其致殊也 其趣別也 是以墨翟以重繭怡顏、其叟以遺世得意、
抱朴子曰適心者。交淺而愛深、忤神者。接久而弭乖。是以聲同則傾蓋而若昵、傾蓋徒交車駐車孔子之劍遺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 道異則白首而無愛、鄒陽云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者知與不知也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
抱朴子曰觴艙舫艙益鷁首、觴艙舟名鷁首龙舟也盈於波流馬、浦稍汗血、皆良馬也迅趨之駿足也擢之以比狄、則沉漂於滄途馬、青淳豪曹、皆良劍也炎鋒之精絶也御非造父、則傾僨於險途馬、勁兵銳卒、撓亂之神物也用若操者非羽越、則有自傷之患馬、

非明哲、則速自焚之禍馬、
抱朴子曰謗讀不可以巧言弭、弭謗不在巧言實恨不可以虛事釋、釋恨不在盡事釋之非其道、弭之不由理、猶懷氷以遣冷。懷氷不可以去冷 重鑪以却暑、重鑪不可以却暑 逐光以逃影、逃影須就陰逐光不可逃 穿舟以止渴矣、止渴 在水穿舟以求之則悖矣
抱朴子曰明主官人、不令出其器、忠臣居位、不敢過其量、非其才而妄授、苟非其才而妄授以官 非所堪而虛任、事本不堪而願虛以任之 猶氷炭之盛沸湯、氷碗盛湯蘇有不化 鼓橐之包烈火、火未有不發 綴金鈎於腐索、腐索係以萬鈞蘇有不危 加倍載於扁舟、扁舟又之小者焉可倍載 抱朴子曰豹狐之裘、不爲負薪施、裘非所以負薪晏子有反裘負薪之喻 九成六

真德秀曰示弭謗釋恨之道

汪見坤曰官人之道君不可以妄受於人臣不可盡任於已

頃天峻曰匱民財竭民力而望民之我親难矣

許應元曰立法慕権宜成功好異変

林希元曰其人淵藪者其文必汪濊

呂祖謙曰事貴知本若徒舍本而末務非所以語遠識之士

變簫韶之樂一成至於九一變至於六變　不爲韝聲夫設音樂非所施于韝瞶高唱遠和不爲庸愚吐忘身致果不爲薄德作

抱朴子曰民財匱矣而求不已力下竭矣而役不休欲怨難而不生親其寧之惟求猶斷根以續枝斷木之根麦以接其枝望枝之茂德乎　割背以裸腹割背之肉以益其膹刻目以廣明剜耳以開聰也

抱朴子曰法無一定而慕権宜之隨時功不倍前而好屢変以偶俗猶剸高焉以適車軍削附踝足也以就褊屨削足以適履斷長劍以赴短轅刀鞘也割尺璧以納促匣也匣所以藏璧長也

抱朴子曰止波之修鱗不出窮谷之偬修鱗大魚也鱣鮪之屬大魚不出於一谷鸇棲之峻木不秀培塿之卑培塿土阜也培塿無松柏九畴之格言箕子作洪範九疇

不吐庸猥之口金版之高箴不出恒民之懐覩百抱之枝則定以知其本之不細其本厚者其末威　覩汪濊之文則足以覺其人之潜遂而其養遂若其文博

抱朴子曰桑林韝舞言飼蚕者無補柏木之凄浏膏壌帶卬資郭享膏腴之田無解黔敖之蒙袂齊大饑黔敖為粥於路以待飢者而食之有飢者蒙袂輯屨貿貿然来黔敖左奉石右執漿曰嗟来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来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然爾絺紵綺之自出桑林千倉萬箱於是乎生生於膏壌故識遠者貴本見近者務末

芳藻

抱朴子曰體粗舂濯不能離柯以久鮮古詩云落能舍水而攝生史云吞舟之魚失則蠛蠓制苦之是以名美而實不副者名無實不相稱

蕭良有曰實必副名德必称位而後可

吳默曰幸以思為貴左以講為情

必無沒世之風佐高而器不稱者德器不足稱其位不免致寇之敗。

抱朴子曰忍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良藥苦口利於病嬰甲胄之重冷者所以扞鋒鏑之集甲胄所以禦鋒鏑潔操屢之拘苦者所以全拔萃之業苦操潔而拔萃之業可成納拂心之至言者所以無易方之惑也言之拂心者其惑為易辨

抱朴子曰鸞鳳競粒於庭場則受褻於鷄鶩龍麟雜厠於芻豢。

卞隨湯時人投淵而死以全遺物之聲。

則見黷於六牲是以商老商山四皓棲峻以揣邈世之操卞隨赴深淵泥滓滋積囂殼不耘則美秀彌漫學而不思則疑閡實繁講而不精則長惑喪功。

美

抱朴子曰浚井不深則未知其有別於庸猥。

翰素翰墨尺素即著述文章也則未知其有別於庸猥

抱朴子曰南威青琴皆女也校治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田賜游夏雖天才雋朗而實須墳誥以廣智。

抱朴子曰冊幀接網組帳重於則醜姿醫芻而陋曰屢貧耳懷逸藻於胷心胷藏藻逸之才不寄意於朱漆致餙錯塗炫燿則枯木隱矣。

朱漆錯塗皆華采之餙則枯木隱質是以六藝備則卑鄙化為君子衆譽集則孤陋遯乎貴遊。

抱朴子曰繁林翳則羽族雲萃林茂則鳥歸之淵深則魚歸之德業廣則宅心者衆舍瑕録用即遠懷近集于有玷曰瑕舍赴

黃洪憲曰士之所以異於凡庸以有述藻衣於世也

吳默曰典謨訓誥即天才不能外焉

極仁旨六藝以成德衆善以成名

祝堯曰言用資實廣

賢人之救疵而録用之則遠近感歸

楊慎曰語曰尺有所長寸有所短言不能兼也

抱朴子曰尋飛絶景之足騏驥之逸足也逐電飛而緤絶而不能騁逸放於吕梁呂梁之水非驥之所能馳凌波泳淵之屬修鱗竟能而不能陸峻而攀危陟峻崖而攀危木非其任也故離朱古有明目者剖秋毫於百步而不能辨八音之雅俗能析秋毫而不能審音師曠善審音者而不瘳指不能辨色於目黑於咫尺能審音而不能辨色於耳有兼才也

施仁曰博採受諫見言路之貴廣也

抱朴子曰四聰廣闢則義和納景萬伊虚已則行能交赴故博采之道弘則異聞畢集庭燎之耀輝恒公設庭燎以礼士則奇士叩角寧戚飯牛車下扣角而歌禹懸敢諫之鼓舜設誹謗之木以来天下敢諫之鼓懸

沈楠曰堯放不必皆得然稱政者必歸堯舜事不必尽失然惡者必歸桀

抱朴子曰能言莫不褒堯政不必皆得也人人贊堯則堯之政不必全美矣世莫不貶桀事不必盡失也人人惡桀則桀之事非謂全失故一條之枯不捐繁林之翁鬱茂盛之林即一枯木不為損萬夫冬生無解畢發詩作獻發言風寒也之肅殺西施西施家之女越王范蠡計献之吳王其後威吾蠡復取西施乘扁舟遊五湖而不返有所惡而不能減其美者美多也嫫母醜婦也黃帝愛幸之有所善而不能救其醜者醜篤也

搂昉曰声名両済功成並全惟高出独行之士称焉

抱朴子曰身與名雖兩濟功與神趣並全支離其德者苦而必安用以適世者樂而多危故鸞禽以奮擊拘知言鳥以智慧見籠鸚鵡之能言瓊瑤以符采剖判美玉為人剖判三金以琦玩冶鑠金所以珍玩又遭鉛冶銷鑠蘭臣香草以芬馨剪刈為香被人剪刈文梓梓木所以操琴者以含

音受伐為音受人砍伐是以翠亂覩化益而登玄雲靈鳳值孟戲而反
丹穴惟亂鳳二物不受羈於俗也子永嘆天倫之儒漆園莊周悲被
縗之犧蕭祭也詩取蕭祭脂爇又牛也莊子悲牛為太廟之祀求為狐豚不可得莊子荅楚王言
抱朴子曰萬麋傾角猛虎為之含牙一虎不能當萬麋千禽麒麟為
為之握爪一鷙不能當千禽是以四國流言公旦不能握謗者盈路
之謗子產無以塞
抱朴子曰麒麟止鳳儀所患在少狐鳴梟呼世已其多是以俊又
盈朝而求賢者未建讒佞作威而忠貞者切齒
抱朴子曰多力何必孟賁為獲二勇士皆有力者逸容豈唯鄭旦毛嬙
皆美女風迅非徒華騮驊騵皆良馬也立斷未獨沉閭千將皆良劍也是以

王守仁曰讒佞与忠貞多寡不敵審矣

洪興祖曰弭謗莫如自修不則其加衆何

王世貞曰言之善者千里之外應之言之不善者千里之外應之豫言良切

僉州山曰自古建功立業多出於貧士頑在人為之何如耳

泰宗道曰有影者必有形有名者必有实

冒孔教曰小人君子其輕重自

能立素王之業者不必東魯之丘仲尼為春秋素王王為東家之丘能治骨枯之
仁者不必西隣之昌文王名昌澤及枯骨
抱朴子曰靈鳳振響於朝陽未有惠物之益而莫不掩耳而注鏑焉
風焉鴟梟宵集於垣宇未有分毫之損而莫不惡聲而逐之徙無遠不悅惡辭之來靡近不忤猶日月無謝於貞
明枉矢見忘於晳出
抱朴子曰影無遺形之狀影者形之狀名無離實之文實者名之主故無
源之水必不能揚長流以東漸東漸以至于海非時之華必不能稽輝
藻於氷霜
抱朴子曰鋸牙之獸虎兕見鋸牙雖低仗而見憚揮斧之蠆雖跲形而伏

判然矣

唐順之曰士之處世高飛遠害則禍患不及矣

王應麟曰聰者明於禮樂明者用於政不咨於常人尤明哲者所宜審也

不威君子被褐貧賤而不可輕小人軒冕貴人之服遠而不足重

抱朴子曰逸麟逍遥大荒之表故無機穽之禍鷦鷯振翅玄圃之峯以遠罩羅之患鷦幸遠圃則罩羅不能加何必曲穴而求懷怵惕何必御廬而慘慘畏容故充乎宰割之用者宰膳膳夫之屬必愛乎芻豢者也給乎前熬之膳者煎熬善調味者必安乎庭立者也

抱朴子曰聰者貴於理遺音於千載之外而得興亡之迹明者珍於鑒遠群於寒悴之中而抽匡世之器若夫聆繁會之響而非獨見之奇識也故興不賞物者而論用凌侈之器是使瞽者指五色也瞽者盲於視安能變五色與姤勝己者而謀舉疾惡之賢是放孤議治裘也

抱朴子曰鷹鷂俊乂之中不樂啁守之役吉光饑渴於嶮峻之中不願犧牲之飽孤竹不以絶粒易麋鞏之富鞏築鹿臺以貯天下之財子庸不以困匱貿銅山之曹文帝時使善相相劉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任我何謂貧於是賜通蜀東嶋銅山鑄錢

抱朴子曰華衮燦爛非隻色之功隻色不能成服嵩岱之峻非一匱之積故九子任而康凝之績懋堯任九子而康績其凝

之勳著文王任四臣而成佐命之功

抱朴子曰翠虬無翅而天飛虬似龍而無角能天飛螣蛇無足而電驚音儛玄灵蛇絡曰灵蛇飛不須翼行不做足上騰霄霧下游山嶽螣無耳而善聞文子曰螣無耳而不可蔽精於

中作端

劉純仁曰消蘖若不反操勿節

何孟春曰衆賓功輔而功成

張之象曰物各有宜用各有適

明也蚓無口而揚聲故皐鶴唳而聞天蠅不
齊明離婁古之明目者
抱朴子曰官達者才未必當其位譽美者實未必副其名故鋸牙不能咀嚼蚤舌不能理音僑皐
余有丁曰達官倫才美荅貴矣彼才不當位實不稱名者往往有之
不能識氣釜目不能攬望舒之景求疋不能有尋常之逝
抱朴子曰路人不能挽勁命而發養由之射顏子不能控轡振策而知東野之敗顏淵侍坐魯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類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於蓁局之中不能徽絃而過耳解鄭雅者也鄭声淫雅声正過耳能辨之故有不能下基而經目識勝負能識勝負
抱朴子曰重蔭萬畝者必出峻極之崗滔天襄陵者必發枚桐
識
揚文熙曰即射御世弦之枝見人各有周知之智

凹於倫匹世之夫祷曰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功
胡時化曰大任非庸才所勝
邵宝曰士君子處世与其皎皎而召殃寧闇闇汶汶無所表見於世
之源覩世之勳必有絶倫之器定傾之筭必吐冠俗之懷是以蟭螟之巢無棄風之羽溝瀆之中無霧朗之琦
抱朴子曰衝飈焚輪原厥所以增熾也而蛍燭值之而反滅而蛍燭雖為光芒雨霤未有不速朽者朱輪華轂後民之大寶也而負乘竊之而召禍鬥食萬鍾王勃賦鍾鳴鼎食之中宣力之弘報也而近才受之以覆餗易鼎足折覆公餗言不勝任也
抱朴子曰屠犀為甲給乎專征之服犀角用以征伐裂帛為華集乎后妃之首翠羽為飾雖出幽遷于喬木為二物之計未若棲竄於林薄擷穀也故靈龜宰曳尾於塗中而不願巾笥之寶莊子

直德秀曰偏才
隻長自不足窮
大用有器使之
之在爲

汪見坤曰衆刑
穷兵非净乱遠
害之道

頤天峻曰容君
良將不可以黷

曰吾聞楚有神龜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為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 澤雉樂十步之啄而遠鷄鶩之禍王不善也

抱朴子曰偏才不足以經周用隻長不足以濟衆短是以鷄知將旦（雉南子雞知將旦旦將旦則鳴也）不能宂陰陽之曆數鶴識夜半（春秋說題辭曰鶴知夜半不能極晷景之道度山鳩知晴雨於將来不能明天文蛇蝘知潛水之所居不能達地理。

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静亂願筭不精而窮兵以侵鄰猶釤刈也禾以計蝗虫（蝗食嘉穀釤禾以去之則蝗之則蝗）食毒以中蚤虱徹舍以逐雀鼠抱朴子曰銳鋒産乎鈍石明火熾乎闇木貴珠出乎賤蚌美玉出乎醜璞是以不可以父母恨重華（虞舜重華協帝出於父頑母嚚不可以祖禰量衛霍也（衛青霍去病皆漢武良將衛青人奴去病貴子）

抱朴子曰志得則顏怡意失則容戚本朽則末枯源浅則流促有諸中者必形乎表發乎適者必着乎遠。

抱朴子曰妍姿媚貌形色不療而悅情可均絲竹金石五穀詭韻而快耳不異繳飛生絲係矢以弋飛者鈎沉鈎沉以取魚置罩置所以取獸而有獲同功樹勛立言出處殊塗而所貴一致。

抱朴子曰利曹者害厚質美者召灾是以南禽殲於藻羽（南禽之死以羽有辯炳之文）穴豹死於文皮豹之死以皮有蔚炳之文）鱣鯉積而玄淵涸麋鹿聚而繁林焚金玉崇而寇盜至名位高而憂潰集。

賤拘之

許慎元曰誠中形外發容見遠

朴希元曰世多右樹勛而左五言不知出處雖殊其致一也

呂祖謙曰處至富而致寇據居高位而崇謗怨大人頤自処何如耳

莆良有曰世亂則崇武棄文時平則修文緩武大抵默也

兵默曰遠大之器知不圖於近小

抱朴子曰值價萬金者不俟圜其木而巨細可論矣故望洪濤之滔天則知其不起乎潢汙之中矣。潢汗潢池汙瀆也觀翰童之汪濊則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矣。墨守章句者安能成藻翰之章

黃洪憲曰自古至神之生不拘限於類

之壤是以受玄圭以告成者生於四罪之門禹治水玄圭告成四罪即共工驩兜三苗鯀是也禹父鯀故曰生於四罪之門承曆數於文祖者出於頑嚚之家舜承堯數受於文祖其父頑毋嚚弟傲

抱朴子曰善言居室則靡遠不應枉直不中則無近不離是以求野有退舍之榮感景公三善言而獲退舍殷朝有外奔之昵層四環至自遠廣之表靡遠不應者　靡遠不離者

抱朴子曰荊卿即荊柯燕壯士朱公魏力士不示勇於怯弱之間孟賁馬婦孟賁能生拔牛角馬婦善搏虎不奮戈戰於俚俠之群英儒碩生不餙細辨於淺近之徒達人偉士不變皎察於流俗之中

間作閒

吳訥曰善與不善其應不爽差論遠近

遠作去

祝堯曰英儒之士自不類於庸常

抱朴子曰盤旋揖讓非禦寇之容施仁曰文不可用之武亦不可用之文抑孰知文武且有並

廟堂之餚貫甲纓冑非用以餙廟堂則舛

重紳振珮不可以揮刃爭兵規行

用之術

施仁曰將務大者不務細自昔談之矣

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四句正喻上四句意

抱朴子曰乾坤陶育而庶物不識其惠者由乎其益無方也大人神化而群細不覺其施者由乎治之於未有也故可知者小也易料者少也

抱朴子曰娥英任以婦功言不以蚕織為首務湯武漢高不以細行招近譽言不矜細行故澄視於三辰日月者不遑紆鑒於井谷清聽於韶濩者豈暇垂耳於桑

揚雄曰泥其貌者未必忘其中徒觀其好者其中未必有也

家之狗公旦類朴斲之材冬緑即皐陶面如冢棋伊尹形若槁骸

閒

抱朴子曰膚表或不可以論中望貌或不可以核能仲尼以喪

流恬曰下愚不能化上智不能移

朱不肖舜之子商均亦下肖是也

商辛不能改上智故惡不染於三仁箕比干三仁

樓昉曰大有所不能變小有所不能奪此喻明切

抱朴子曰勳華堯曰放勳舜曰重華不能化下愚故教不行於子丹子朱商均之鄙

抱朴子曰至大有所不能變極細有所不能奪故氷霜肅殺不能凋敝麥之茂暑鑠陰隆不能消雪山之凍四句喻大者有所不能變風能動海不能使潛泉揚波春澤榮物不能使枯草發華四句喻極細者有所不奪

抱朴子曰泣血之寶仰礛諸以摛景沉閭孟勞涓楚砥以斂鋒

世只阻曰至人
苞意於物外不
頤鶱翥於世網

王侍仁曰世有
戴馳存周亦無
為成功即方員
逝止可施豬肴

弇州山曰勞逸
殊狀蓁樂異形

嵇譯譯迹馬馬之馬待王孫而致遠令箕侯隱括而成德

抱朴子曰棲鶱戴鷺雖饑渴而不顧籠委於庖人之室昔劉寘王結置於陵仲之山獲一鶱王甚愛之餘以金樊享以珍羞對之愈感三年不明乘黃四馬皆黃即上褒之駕也天鹿雖幽饑而不樂蕊珠於灌菌之厩是以掇蜩之叟邱承蜩者丈人芳萬物於芬林垂綸之生即詹何忽執珪於南楚

抱朴子曰方員舛狀逝止異歸故渾象尊於行健天至尊而行健坤后貴於安貞地至貴而安貞七政日月五星也四氣春夏秋冬四時之氣以周流成功五獄東嶽太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恒山中嶽嵩山六柱以峙靜作鎮是以采墨楚中以載馳存國千木胡明以無為折衝

抱朴子曰得意於丘園者身否而神泰役已以恤物者形逸而心勞故抱甕灌園歡於台牢於陵仲子辟三徑餐芳薇者美子為人灌園孟嘗食客三千伏策去幽者形如膊腊鄧禹佐策歸洨從光武驅中原夜以待旦者勤憂損命即周公旦也

抱朴子曰仁忍有天淵之絕善否猶有無之覺騶虞仁獸也側足以踐虛豺狼掩群以害生震卿指相印以濟窮華公讓三事以推賢李斯疾勝己而殺韓非秦攻韓急韓王遣非說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非終為韓不為秦今王不用久留而歸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遂下吏治非罪非遂自殺龐消不如而刑孫臏龐消自以能不如孫臏以法斷臏兩足

抱朴子曰用得其長則才無或棄備詰其短則觸物無可故輕纏霧縠治服之麗也而不可以禦流鏑流矢鋒鏑沉閎巨闕歐冶鑄劍一日

叫幽人遠士每遵志於行樂也

王世貞曰仁忍善否之異雲卿華公仁也李斯龐消忍也

袁宗道曰才有長短用之貴適

寸一作徵

習孔教曰棄短録長者用夫之道計過遺才者衰世之風

奢惜一作樹 蹇

唐順之曰時平无用乎武勇士競而碩儒文士不貴也

純約曰一日沉閻三曰豪斷曰魚腸五曰巨闕斷斬之良也而不可以挑脚刺大不可以小用

抱朴子曰小疵不足以損大器短疢不足以憲長才日月挾虫

烏之食寸瑕不妨罷天之景黄河合泥滓之濁峻山不害凌山

之流奢惜不足以廢夷吾管仲奢而惜分奪田不可以薄蕭何蕭何為相請田宅以自汚竊妻不可以廢相如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私奔受金為相有誣其居家盜嫂受金不可以斥陳平陳平

抱朴子曰虎豹不能搏箠於波濤之中騰蛇不能登臨於不霧

凌

之日擊雉兎則鴟鳶及鷹鵰鷹鵰鶚隼屬詩毓彼飛隼弓矢斯張則

龍鱗還建雙峙故武夫勇士無用乎晏如之世碩生逸才不貴

乎力競之運

抱朴子曰捐芥蒂高者必無識芒之心棄璵拾礫者必無甄珍

之明薄九成而悦北鄙者舜時作蕭韶九成之樂師曠曰北鄙之音其音殺以淫吾知其

不能格靈祇而儀翔鳳矣九成奏而天神地祇格鳳凰來儀百獸率舞舍英秀而伏

常民者吾知其不能叙斐倫而臻升平矣

抱朴子曰達乎通塞之至理者不悁悒於窮否審乎自然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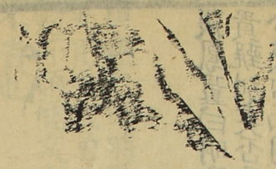
王應麟曰大才不可以小用若以大受而責以小知之夫則舛矣

張鳳翼曰明君貴甄別夫否若舍英哲而用庸流其何能成功

劉純仁曰通塞否皆有命存

烏達人見之皆笑矣

張之象曰士之未遇共庸流雜處時命遭遇不可以智力求也



余有丁曰不以名汨和不以物累已叫至人之行也

御驢作馬

命者不逕緣於道行故榮抑淵淹窮而困抑於下寮則遺慍悶之心振燀宸振輝耀之於朝廷而無得意之色三仕三已則其人也

抱朴子曰否泰係乎運窮達不足以論士得夫在乎適偶榮辱不可以才量時命不可以力求遭遇不可以知識故尚父者老婦之棄夫尚父即太公望也姚賈對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屠韓信者乞食之餓子韓信未遇時寄食於漂母簡公者斗筲之吏肅何嘗察為秦吏黥布者刑黥之亡隸當其行龍姿於虺蜥之中卷鳳翅乎斥鷃之群二句言未遇與庸流雜處則彼庸伍謂為其倫類也

抱朴子曰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翳逸而為隆平之符幽人嘉遁而為有國之寶何必司晨而御驢驥紲於憂責哉有用之人用也無

用我之用也狗身者不以名汨和不以身外榮修生者不以物累已

抱朴子曰量才而授者不求功於器外揆能而受者不負責於力盡故臧莹燭者不煩滄海莹燭之臧不用滄海之水扛鼎者舉項羽有扛鼎之雄事烏獲烏獲力能舉千鈞運新羹墮不宜枉其驥騏之脚驥騏駔驅不以之載薪負塩車碎職瞶任安足困獨行之俊矣高節獨行之士豈宜以瞶煩之事任之

抱朴子曰溝瀆之流不能運大白之艘武王伐紂造升合之器不能容千鍾之物熠燿燐名詩熠燿宵行不能並表徵之景長才不能別逸倫之器蓋造化所假聰明有所限也

抱朴子曰郢人美下里曲名之淫靈而薄六莖之和音昔帝嚳曰六英顓頊有獨見之能堯

穆文熙曰要德論官因能授任獨行之士安可以瑣宵之任加乎

崔約曰小才不可以大受有所限故也

胡時化曰智士

人所不識也

御宝已美不可以細疵棄大不可以小累旨古安国佐命之勲類出於微瑕之士

曰五並皆樂名庸夫好悦耳之華譽而惡利行之良規故宋玉舍其延灵之精聲智士招其独見之遠謀也

抱朴子曰璵琄瑾瑜美玉琨美石似玉者山積不能無挾瑕之器王不能即登無瑕之岳林山水所萃者千里不能無偏枯之木論珍則不可以細疵棄巨美語大則不可以少累廢其多故叛主者良平也張良舍韓就漢陳平去楚歸漢而吐六奇六出奇計以安上群盜者彭越也彭越起於群盜而建弘勲以佐命

抱朴子曰五嶽東嶽西嶽南嶽北嶽中嶽巍峩不以藏疾傷其極天之高滄海滉瀁不以含垢累其無涯之廣故九徳尚寛以得衆成湯克寛克仁而兆民允植宣尼汎愛而興進孔子云興其進也

青阳曰明主必得夷臣以弘功紫夷士亦藉明主以顯其徳此自昔談尚之至独怪鄙近務遊畋之娯湛声色之好突夷士而不用求国无危亡得乎抱朴子貴夷之論良有深意淵哉言乎為国者宜深味之

貴賢篇

抱朴子曰舍軽艘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輔而美隆平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鵠之凌虚者六翮之力也鴻鵠藉六翮以凌虚淵虹龍霧以飛騰故招賢用才者人主之要務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楽治定而忽智士者智忽乱之天飛者雲霧之偕也虹龍霧

汪見坤曰以下慨近世溺声色而不知用妻者

尚不汲汲於聞達者傳說叛築太公釣渭○昔孔明高卧隆中不求聞達於諸侯此引以証傳說呂尚道德備則輕王公也而啟高周文乃憂想乎得賢者建洪勳必須良佐也引傳說呂尚一段正以証士可以加遁而无憂君不可以無臣而致治意以下又別為一段議論患於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不識稼穡之艱難不知憂慎之何理承家繼体蔽于崇替崇盛也替衰也所急在乎後靡至務在乎游宴般于畋獵昔太康般于畋獵荒于国政酒于酣樂沉湎于酒聞淫聲則驚聽見艷色則改視役聰用明止此二事聲色二事鑒澄人物不以経神唯識玩弄可以悅心志不知奇士可以安社稷犀象珠玉無足而至自萬里之外新語云珠玉無胚而走夫人主好之也定傾之器能行夫人為持危定傾之器而淪乎四境之内二竪之疾既攖而蔓良医棟橈之禍已集而思謀夫何異乎火起乃穿井穿井求水以救焚勢無及矣覺饑而占田哉望田以濟飢其何能為夫庸隷猶不可以無素而暴得其用哉

爽酒婦閭三百委政仲父即管吾遂為霸宇夷吾既終禍亂竪起

齊桓殺兄而立鳥獸其行被髮

五人所殺者十一人皆教以人之術鳴琴而理民不忍歎

家而治大邦實由勝己者多而招其弘益說苑子貢為魯使於諸侯還拜孔子於門者并子綱角而攝相事實賴二十五老臻乎惠康見編于賤起

者荊子綱角而攝相事實賴二十五老臻乎惠康見編于賤起

春用季子二十除年内

火

任能篇

或曰尾大於身者不可掉臣賢於君者不可任故口不容而強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委任之者見輕抱朴子曰詭哉言乎昔者荊子總角而攝相事實賴二十五老臻乎惠康家而治大邦實由勝已者多而招其弘益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以治人之術鳴琴而理民不忍欺齊桓殺兄而立鴟夷吾既終禍亂亟起桑酒婦閭三旬委政仲父即管夷吾遂為霸宗見春秋魯用季子二十餘年內無粃政外無削侵見家語人之亡沒珍瘁響集豈非才所不遠其功如彼自任其事其禍如此乎洪高決策於玄帷定勝乎千里史記運籌帷握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張子房也則不

頎天竣曰藉夫之益

許應元曰自任之我

林希元曰治天下藉夫士以成帝

業知此

呂祖謙曰以魯哀以甫主齊景之下才即上聖大夫伏然尽節竭誠如此

如良平張良陳平治兵多而益善韓信將兵所向無敵黥布每出兵多ト益善所向無敵良馬足也尋飛逐走未若假伎乎鷹犬夫勁弩誰敦而可以摧堅逮遠大艦誰乘而可以致重濟深猛將誰御而可以折衝掬境高賢難臨而可以攸叙彝倫昔魯哀庸主也而仲尼上聖不敢不盡其節齊景下才也而晏嬰大賢不敢不竭其誠豈有人臣當與其君校智力之多少計局量之優劣必須堯舜乃爲之役哉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恥令其君不及唐虞此亦達者之用也

欽士

抱朴子曰由余在戎而戎呉李斯謂秦穆惟憂由余在戎而戎呉李斯謂秦穆惟憂王曰穆公求士西取由余在戎東得百里奚於宛中舉之於繆虚與語三日而定霸中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雄諸侯西面而霸戎楚殺得臣而晉文乃喜樂毅出而燕墟齊人以計去樂毅令騎劫代之種蠡入而越霸句踐用大夫種范蠡而遂伯破國亡家失士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柳惠之墓猶挫元寇之銳況於坐之於朝廷者乎千木之隱猶退賊境之攻況於置之於端右乎郤都之衆使勁虜振慴孔明之尸猶令大國寢鋒死諸葛驚走生仲達以此樂侮則地必不侵矣以此率師則主必不辱矣是明主旅束帛於窮巷揚滯羽於瘁林飛翹車於河梁闢四門而不倦不吝金璧不遠千里不憚屈已不恥卑辭而以致賢爲首務得士爲重寶舉之

蕭良有曰夫者為国重自古明君必以致夫為首務得士為重宝誠籍夫人之耳目以為聰明語曰虎嘯而風烈尤呉而至雲然哉

者受上賞蔽之者爲竊位故公旦執贄於白屋（韓嬰子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贄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秦卻拜昌於張生鄒子涉境而燕君擁篲亞周未食而趙惠竦立晉文接亥唐脚痺而坐不敢正齊侯之造稷丘雖頻繁而不辭其勞定王受笞於保申簡公去甲於公廬彼雖降高抑滿以貴下賤終亦并目以遠其明假耳以廣其聰龍騰虎踞宜其然也

人而嫉賢（宗懿曰嫉賢妒能）如國子衆大十番也（宗懿曰重言之）喜事好出而語實（宗懿曰人必信其樂事）樂禍幸災（宗懿曰而幸災樂禍）如秦醫視王疾（宗懿曰秦醫視王曰疾公疾士而邓由余并而秦醫視由余并而秦醫視王曰疾公疾士而邓由余并而秦醫視由余并而秦）

用刑

抱朴子曰莫不貴仁而無能純仁以致治也莫不賤刑而無能廢刑以整民也咸云明后御世風化草偃道洽化醇安所用刑（宗懿曰而豈文代漫）哉（宗懿曰而豈文代漫）余乃論之曰夫德教者鞭撲之榮服也刑罰者捍刃之甲冑也若德教治洽猶以鞭撲禦姦也以刑罰施平世是以甲冑升廟堂也故仁者養物之器刑者懲非之具我欲利之而彼欲害之加仁無悛改也非刑不止刑爲仁佐於是可知也譬存玄胎息呼吸吐納含景內視（道家修煉之法）熊經鳥伸（導引之法如熊拳木而自經如鳥飛空而伸脚）長生之術也然艱而且遲爲者數成能得之者萬而一焉病篤痛甚身困命危則不得不攻之以鐵石治

吳默曰用刑之論蓋爲叔世訣（王代興刑所以治狡暴刑罰非所以施平世故叫先設問明君仁以爲政非不喪而振乱止殺之道則刑安廢也歷觀自黃帝唐虞以及涖世皆不廢刑罰則用刑其來尚矣）

之以毒烈若廢和鵲之方（醫和秦醫名）而慕松喬之道（赤松王喬二仙人呼則出故翰則納新）則死者衆矣仁之爲政非爲不美也然黎庶巧僞趣利忘義若不齊之以刑遠羨義農（伏羲神農）之風則亂不可振其禍深大以殺止殺豈樂之哉八卦之作窮理盡性明罰用獄著於噬嗑（君子折獄用刑繫以徽纆索也）存乎習坎然用刑其來尚矣逮乎軒轅（黃帝軒轅氏）聖德尤高而躬親征伐至於百戰僵尸涿鹿（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流血丹泉猶不能使時無叛逆載干戈亦安能使百姓皆良民不犯罪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唐虞之盛象天用刑竄殛放流（舜放驩兜流共工竄三苗殛鯀于羽山）天下乃服漢文玄默比隆成康猶斷四百鞭死者多夫匠石不舍繩墨故無不直之木

黃洪憲曰天道不能以春溫而發秋肅之威不明上安能以至仁而行法度不用專曰賞重當功罰貴浮罪即唐堯姬公淚武不殺也故刑法所以救弊峻而不絕全民之術也是一段大意

明王不廢戮罰故無凌遲之政也蓋天地之道不能純仁故青陽闡陶育之和素秋厲肅殺之威融風扇則枯瘁攄藻白露凝則繁英彫零是以品物阜焉歲功成焉溫而無寒則蟄動不墊根植冬榮寬而無嚴則奸宄並作利器長守故明賞以勸正必罰以沮邪勸沮之器莫此之要勸民設教濟其寬猛使懦不可狎剛不傷恩五刑之罪至于三千（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是繩不可曲也司寇行刑君為不舉是法不可廢也繩曲則姦回萌矣法廢則禍亂滋矣亡國非無令也患於令煩而不行也敗軍非無禁也患於禁設而不止故衆愚頑蔓而下瀆其上夫賞貴當功而不必重罰貴得罪而不必酷也鞭朴

廢於家則僮僕怠惰征伐息於國則群下不虞愛待殺而敗故
制禮以崇之德須威而久立故作刑以肅之班僅不委規矩故
方圓不戾於物明君不釋法度故機詐不肆其巧詹詹其仁如
天而不原四罪（見上禹臣驩兜共工放之）公友于兄弟而不救二叔（管叔蔡叔殷也）仲
尼之誅正卯（孔子為政於魯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漢武之殺外甥（平陵侯曹壽）惜法蓋
不獲已也故誅一以振萬捐少以成多方之翦髮則所利者衆
比於割疽則所全者大是以刺灸慘痛而不可止者以痊病也
刑法凶醜而不可廢者以救弊也六軍如林未必皆勇（排鋒陷
火人情忻憚然恬顏以勸之則奮（古少斬字）斷車以之則鷙
不奮擊故役徽纆天者不及叱咤之速用誘悅者未若刑戮之

是以安于（董安于）感深谷而嚴其法衛子（衛商鞅）疾棄灰而峻其辟
秦法刑棄灰於道商君務本力禦灰可以糞田致棄之者有罰夫以其所畏禁其所翫峻而不
犯全民之術也
明病之術者杜未生之疾理治亂之要者遏將來之患若乃以
輕刑禁重罪以薄法衛厚利陳之滋童而犯者彌多（老子之法令滋章盜
賊多有）有似穿窄以當路非仁人之用懷也善為政者必先端此
以率彼治親以整疎不曲法以行意必有罪而無赦若石碏之
割愛以滅親晉文之忍情以斬頡故仁者為政之脂粉刑者御
世之轡策脂粉非體中之至急而轡策須臾不可無也肅恭少
怠則慢惰已至威嚴轡弛則群邪生心當怒不怒妾臣為虎當

吳子曰北陵之申言刑不可廢若乃輕刑薄法則犯法滋多至今奸臣當国猶夫神器如田氏六卿趙高王莽之事可謂明鑒也已

良一作居

殺不殺盜賊乃發水久壞河山起尺尺尋木千丈始于毫末鑽
燧之火勻水所滅鵠卵未孚鳥出穀曰孚指掌之所靡滅也及其乘
衝飈而燎巨野奮六羽以凌朝霞則雖智勇不能制也故明良
治進於其易去惡於其微不伐善以長亂不操柯而猶豫焉然
則刑之爲物國之神器居所自靳不可假人猶長劍不可倒捉
巨魚不可脫淵也老子云巨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乃崇替之所
由也安危之源本也田常之奪齊陳敬仲奔齊後十八世而至
為平公乃割齊安平以東為己封邑六卿之分晉六卿晉大夫智氏魏氏趙氏范氏中行氏共公晉也皆權臣僭
竊者趙高之弒秦趙高竊弄国柄弒胡亥王莽之篡漢王莽當哀平之
世慕漢自立堅冰由來漸矣或永慽於海濱或拊心乎望夷禍延宗祧作戎

指一作煩改作正

祝堯曰一問謂刑辟皆起於叔世非三五之風惟至仁可以興教化暌礼義又何必賞罰以為国乎

稼一作穡

將來者由乎慕虛名於往古忘實禍於當已也
或人曰刑辟之興蓋存叔世立人之道唯仁與義我清淨而民
自正我寂靜而人自歸正我去甚去奢而民多富質朴二句老子言烹鮮之戒
易子曰治國不欲其煩寬以愛人則得衆悅以使人則下附故
孟子以躰仁為安易子雲謂申韓為屠宰殘酷其民號曰屠宰夫繁策急
轡非造父之御造父周穆王時名嚴刑峻罰非三五三王五帝之道故
有虞手不指揮口不煩言恭己南面而治化雍熙矣宓生政以
率俗彈琴詠詩宓子賤治單父鳴琴而理身不下堂而漁者霄肅矣必能厚
惠薄斂救乏擢滯舉賢任才勸稼省用招携以禮懷遠以德陶
之以成均國子監太學治之以庠序化上而興善者必若靡草之逐

永一作永

施仁曰言前段言至仁不可以救夙弊大道非可以治薄俗但當先令後誅得情勿喜非徒泥藏疾納汙之言忘骨肯之急疾則弊不可救亂不可止是何異決免焦灼之渴淮脫淪濡之溺哉

驚風洗心而革面者必若清波之滌塵朝有德讓之群后野無犯禮之軌躅圜土可以虛無圜土獄名楚革具刑可以求格何必賞罰可以為國乎抱朴子答曰易稱明罰敕法書有哀矜折獄爵人於朝刑人於市礼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有自來矣豈從叔世多仁則法不立威寡則下侵上夫法不立則庶事汨矣下侵上則逆節萌矣至醇既澆於三代大樸又散於秦漢道衰於疇昔俗薄乎當今而欲結繩以整姦欺不言以化狡猾委轡策而乘奔馬於險途舍柁櫓而汎虛舟以凌波盤旋以趁走盜揖讓以救災火斬鬼錯以却七國舞干戈以平赤眉未見其可也蓋三皇步而五帝驟伯王以來載馳載驚當其弊也吏欺民巧寇盜公行髡鉗不足以懲無恥族誅不能以禁覬覦重目以廣視累耳以遠聽抗燭以理滯事焦心以息奸源而猶市朝有吁嗟之音邊鄙有不聞之柝作威作福者或殊乎瞻視之下凶家害國者或搆乎蕭墻之內而欲以太昊之道治偷薄之俗以畫一之歌救哄沸之亂非識因革之隨時明損益之變通也所謂刻舟以摸遺劍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墮於水遂刻其舟曰吾劍之所從墮也舟止從其所契刻者入水摸之劍已遠矣淮南子曰越人學乘桑天而射五步內今學者欲學古而不知變是越人射也擐犀兕之甲以涉不測之淵衿却寒之裘以禦鬱隆之暑腫之解背其為憤憒莫此之劇矣但當先令而後誅得情而勿喜使伯氏無怨於失邑桓公奪伯氏駢邑三百虽芮知恥而無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公虞芮之君相爭田久而不平遂相與朝周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乃恥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遂以所爭之田為閒田而退

而若強暴掩容操縄而不惮誘於含垢草蔓而不除時藏疾之大言忘肓肓之近急何異焦喉之渴切身而遥滄海於萬里之外涓天之水已及而方造舟於長洲之林安得免夸父之禍脫淪水之害哉

世人薄申韓之實事申韓用慘刻之法申子曰有天下而不以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嘉老莊之誕談然而為政莫能錯刑殺人者原其死傷人者赦其罪所謂土拌瓦裁無救朝饑者也道家之言高則高矣用之則弊遼落迂濶譬猶千將劍名不可以縫線巨象不可以捕鼠金舟不能凌陽侯之波玉馬不任聘千里之迹也若行其言則當蕃庖

牧一作放

沈恬曰此論周秦之得失言周所以得不純仁而秦所以失不独罪秦周一段大議論

桎梏係其手桎械其足以拘李罪人 陳圄圄獄名罷有司臧刑書鑄干戈平城池散府庫毀符節撤関梁掊衡量膠漆朱之目言蔽其明塞子野之耳言蔽其聰汎然不繫友乎天牧不訓不營相忘江湖朝迁閭爾若無人民則至死不往来可得而論難得而行也老子云鄰国相望雞犬之声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俗儒徒聞周以仁興秦以蔽亡而未覺周所以得之不純仁而秦所以失之不獨嚴也昔周用肉刑刖足斷其足劓鼻割其鼻盟津之令武王會諸侯於孟津後至者斬畢力賞罰誓有孥戮考其所為未盡仁也及其叔世罔法亂文人主苛虐號令不出宇宙禮樂征伐不復由已群下力競還為長蛇伐本塞源毀冠裂冕或沉之於

樓昉曰秦以信賞必罰基帝業叔世至於大亂要所以失之非由於刑也

洪興祖曰此段又結言刑所以

漢或流之於虐失柄之敗由於不嚴也秦之初興官人得才衛鞅由余之徒式法於內白起王翦之倫攻取於外蕪弱攻昧取威定伯吞噬四鄰咀嚼辟雄拓地攘戎龍変虎視實賴明賞必罰以基帝業降及叔季驕於得意窮奢極泰加之威虐築城萬里離宮千餘鍾鼓女樂不徙而具驪山之役太半之賦閭左之戍坑儒之酷北擊獫狁南征百越暴兵百萬動數十年天下有生離之哀家户懷怨曠之嘆白骨成山虛叅布野徐福出而重號呶之仇趙高入而屯豺狼之黨天下欻叉十室九空其所以亡豈由嚴刑哉為秦以嚴得非以嚴失之也此段言秦之所以得失沃下具刑刃地巧人以自傷為國有道而助之以刑

威不執在乎能用與不能用惟明王忠良賞不妄加罰必當罪則太五可興辟幾廢刑致治未之有也

士守仁曰又言古之肉刑可復蓋肉刑足以懲示必人魏世亦

者能令匿偽不作凶邪改志若網絕網系書若網在網有條而不紊得罪于天用刑失理其危必速亦猶水火者所以活人亦殺人存乎能用之與不能用夫臧獲不除而不修越人之術者難免老彭之壽也蓋賞繁而不嚴弾遠之制者未見其長世之福也但當簡于張張釋之于定國之徒任以法理世選趙陳之屬委以案刻明主留神於上忠良盡誠於下見不善則若鷹鸇之搏鳥雀覩亂萌則若雍他計切田之芟蕪穢慶賞不謬加而誅戮不失罪則太平之軌不足迪令而不犯可廢幾廢刑致治未敢謂然也

或曰然則刑罰果所以助教興善式遏軌忒也若夫古之肉刑亦可復與抱朴子曰曷為而不可哉昔周用肉刑積祀七百漢

常以復肉刑楊子雲亦以為肉刑宜復也坐論逆者来以此為急耳

民廢之年代不如至於改以鞭笞大多死者外有輕刑之名内有殺人之實也及於犯罪上不足以至死則其下唯有徒謫鞭杖或遇赦令則身無損且髡其更生之髮撾其方愈之創殊不足以懲次死之罪今除肉刑則死罪之下無復中刑在其中而於死罪不得不止於徒謫鞭杖是輕重不得不適也又犯罪者希而時有耳至於殺之則恨重而鞭之則恨輕犯此者為多今不用肉刑是次死之罪常不見治也今若有非謀反大逆惡于君親及用軍臨敵犯君法者及手殺人者以肉刑代其死則亦足以懲示凶人而刑者猶任坐役能有所為又不絶其生類之道而終身殘毀百姓見之莫不寒心亦足使未犯者肅慄以彰示將来乃過於殺人殺人非不重也然辜之三日行埋棄之不知者衆不見者多也若夫肉刑者之為標戒也多昔魏世數議此事諸碩儒達學洽通殷理者咸謂宜復肉刑而意異者駁之皆不合也魏武帝亦以為然直以二陲未賓遠人不能統至理者卒聞中国刖人肢躰割人耳鼻便當望風謂為酷虐故且權停以須四方之弁耳通人楊子雲亦以為肉刑宜復也但廢之来久矣坐而論道者未以為急耳

劉子 北齊劉晝孔昭傍已不遇天下陵遲播迁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為劉勰又謂刘歆刘孝標作非也王應麟能海云北史晝著金箱璧言高才不遇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精神

王世貞神清則明明則物不生

入不照於眯金 金外明而內暗而照於堂鏡者以堂能明也堂則妍醜自別不

鑑於流波 水流則不清而鑒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靜而清則百物皆照

防慾

萬人彎弧（彎弓）以射（射）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雖有不中若）萬物眩曜（眩人心志）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雖有不為慾傷者）

煙生於火而煙欝火。氷生於水而氷過水。故煙微而火盛。氷洋而水通。性貞則情銷。性熾則性威。是以珠瑩則塵埃不能附。性明而情慾不能染也。故林之性靜而所以動之者風搖之也。（老子云風入山藏木入水揚波）水之性清。所以濁者土渾之也。（土渾之則水濁）人之性貞。所以和者慾觸之也。（慾觸使人身之有慾如樹之有蝎（蟲食木虫也）樹抱蝎則還自鑒。身抱慾而還自害。故蝎盛則木折（木過蝎則傷其枝）慾熾則身亡。（人身慾熾盛則將收情慾先斂五関（耳目口鼻身五謂之五関）關者情慾之路。嗜好之府也。目愛綵色。命之伐性之斤。（色去戕害其性）

耳樂淫聲。（淫声足以蕩心志）命曰攻心之鼓。口貪滋味。（味足以壞胃）命曰腐腸之藥。鼻悦芳馨。（芳馨足以召麋）命曰煙喉之煙。此五者所以養生。亦以傷生。

蜂蠆螫指。（蜂之毛能螫人）則窮日煩擾。蚊蚋噆膚。（噆食人之候）則通宵失寐。（漢文曰蚊成雷）蜂蚊小害。指膚外疾。入山則避蜂蠆。（昔卸堪傳云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入室則驅蚊蚋。（昔吴孟不驅蚊）何者以其害于體也。

忿情

魚不畏網而畏鵜。（詩維鵜在梁鵜去食魚也）寢饑者不怨鎛鋤而怨其人。（操刻者有心）使信士分財不如投策探鉤。使廉士守藏。（藏忿声藏貨財者）不如閉局全封。（閉其機局）

（徒弘曰有心不若无心有情不若无情之為愈也）無心而鳥有情。（鳥情在浮魚）劍無情而人有心也。

而固封之何者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之不平也有慾之於薦不若無慾之不薦也

書蠹魚

劉子曰士之処世不以己之閒羣以羽自殘羽毛緑用之以為飾龜以智自害龜可以卜人錯其蔵用之丹以含色磨受物之次上宰以己之饒上受人之蝕上者乎物且如此人亦類然

肌石以抱能碎瑱此四者生於異俗與人非不隔也托性于山林寄情於物外非有求於人也然而自貽伊慼者未能隠其形也若使翠斂翮於明丘之林則解羽之患永脫解其羽翮龜曳尾於賜谷之泥則鑽灼之悲不至鑽灼炙龜以卜吉凶也仲尼曰龜出憂于元君不能避觛避刺腸之患丹伏光於春山之底則磨肌之患永絶石元體於玄圃之嵩玉生于小則剖琢之憂不及故寫蔵曲岫之梓樗雜木名生於

陵紆曰亦随所遇之时何如耳

積石韻貫青天根鑿黄泉分條布葉輪菌磊碗音委曲也尼騏驎其下鵷鶵遊其顛浮雲棲其側清風激其間終歲無羣釐之憂免刀斧之害者非與人有德也能韜隠其有故致全性也玉韜故玉全其性路側之楡一名柳樸人採其條匠者伐其柯餘有尺蘗而為行人所折者非與人有讎也然而致寇者形不隠也不能韜其形也周雞斷尾獲免于犧牲周時賓孟迎郊見雄雞白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惮其為牧也出左傳山徂見巧終无招害唐昭宗播遷随駕伎藝人有秦侯者侯頗馴随伍取此候令殿上起舌候望殿陛見全忠径趨其所跳躍奮擊遂令殺之由此言之則出處之理亦可知矣。

崇學

董份曰心易昏難明孝易疎難繼不研則不發不磨則不宮孝誠不可已也

婁昉曰教語從荀子助字篇脫來

以文藻而妾人榮之。雲之不繰。治蚕者每以手繰練之 則素絲靈於管籠人之不學則才智薦于心胷。海蚌未剖。老蚌生珠又吳都賦蚌蛤珠胎與月虧全則明珠不顯。崐竹未斷。則鳳音不彰。昔黄帝使伶倫伐竹于昆溪斬之作笛吹之則鳳鳴情性未鍊則神明不發。譬諸金木。金性苞水。木性藏火。故鍊金則水出。鑽木則火生。人能務學鑽鍊其性。則于惠發矣。于主知慧發達青出於藍。而青于藍。更使然也。水生於水。而冷于水。寒使然也。青出于藍四句原出荀子言北史李謐曰青成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鏡出于金。而明于金。雯使然也。戎夷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語。教使然也。山抱玉而出木潤馬。玉蘊山輝 川賄珠而岸不枯馬。珠藏澤 口納滋味而百節肥馬自娟

心受與詔而五性通焉。故不登峻岑。高山也 不知天之高。不瞰深谷。不知地之厚。不遊六藝。不知智之源。故吳弊質劲。弊音敝箭竹也 非笴羽筈箭也 不知矢銛也 而不美越劍性利非淬礪而不銛。銛利也 歐冶子作劍必蓄淬礪而利 人性鑢惠。鉏音旋智惠也 非積學而不成也夫還鄉者心務見親。不可以一步至也。慕學者情纏典素。不可以一讀能也。音奪非一句讀可生尽 靈珠人人握靈蛇之珠 如豆。不見其長。曹蒼之父 鍼吞如指。不覺其損。緊時而折。以用之久也 懸蔽滴漏。終能穴石。太山之霤 規車穿索。卒然斷軸。大車之索 水非石之鑽。絕非木之鋸。然而斷穴。漸之使然也。故宣尼臨沒。手不釋卷。仲舒垂卒。口不輟誦。有子悪卧自碎其掌。有若讀書因卧以刀自碎其掌 蘇

生患睫親雖其股 蘇秦讀書欲睡以錐自刺其股 以聖賢之性循好學無倦矧伊庸人而可怠哉

論專學

夫兩葉掩耳則寂寞無聞兼住目蔽珠為耳鰓二關外雖視聽內隔固其宜也而雖婁察秋毫之末不聞雷霆之聲以專於察故也季札聽清角之音昔季札觀樂知四国興衰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不見嵩岱之形以專于聽故也視不閑目而目不見聽不閑耳而耳不聞者何也心溺秋毫意入清角故也使左手畫方右手畫員令一時俱成雖執規矩之心迴劇歟之手而不能者由心不兩用而手不並運也奕秋通國之善奕也當奕之思有吹篪過者

下而聽心雖于鴻則奕敗矣非奕道暴深情有所閒筆須之也筆畫猶亂其奕思也隸者黃帝時人天下之善筆寺也有鳴鴻過者寺弓擬之思寺弓繳而射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心雖于鴻過非三五難筆意有暴昧鴻亂之也鴻鵠悅亂其算法計也瞽無耳而目不以察專於聽也瞽無目而耳不以察專於聽也易採而不盈傾筐詩采卷耳不盈傾筐差我懷人寘彼周行專與不專也是故夸者必精勤專心以入神若心不在學而強諷誦雖入于耳而不諦于心諦視也即明也譬如聲者之歌效人為之無以自樂雖出于口則越散矣

辨樂

五帝殊時不昧治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礼各像動德應時之變
故黃帝樂曰雲門周礼以樂舞教子国舞雲門大卷大咸磬夏夏籥武注雲門卷皆黃帝樂 韻頊曰
五莖帝嚳曰六英堯曰咸池莊子咸池九韶舞樂禹曰
大夏夏大承二帝也湯曰大濩濩救也救民也武曰大武武王樂 此八樂之所以
異名也先王聞五聲播百音非苟欵愉心耳聽其鏗鎗而已
將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協律吕之情和陰陽之氣調八風
之韻通九歌之分奏之圓丘古者祭天于圓丘則神明降天神格用之方
澤祭地于方澤則掲地祇擊拊球石即百獸率舞樂終九成
則瑞禽翔焉一樂為一成至于九成鳳皇来儀上能感動天地下則移風
易移俗此德音之音雅樂之情盛德之樂也明王既民風俗遷
雅樂殘廢而溺音興焉故夏甲作破斧之歌殷辛作
靡靡之樂始為北鄙鄭衛之俗好淫故有溱洧桑中之曲楚越
之俗好勇則有赴湯蹈火之歌各詠其所好歌其所欲作之者
哀聽之者泣故哀樂之心感則燋殺嘽音緩之聲應濮上之音
作則淫泆邪放之心生故延年造傾城之歌漢武思靡嫚之色
雍門作松柏之聲齊湣頓未寒之服荆軻入秦宋意擊筑歌于
易水之上聞者瞋目髮直冠剌趙王遷于房陵心懷故鄉但山
水之謳聽者嗚咽泣涕流連此皆淫泆悽愴憤厉哀思之聲非
理性和情德音之樂也

魏信

部室曰信若国之大宝以郷李季路立信足以取重于世則信安可不重彼挈之為紙若若者視此何愧死矣

齊桓不有曹劌之盟。晉文不棄伐原之誓。豈起不虧移轅之賞。魏侯不垂虞人之期。昔齊攻衆求其岑鳥。昔禹鑄九鳥左傳云鑄鳥象物凡與圖之鳥不以真岑鳥典之而請盟焉。齊侯不信使柳季曰君以鳥為國信若亦臣之寶。季云是則請受之。寧侯偽獻他鳥不以真岑之于鳥。

國穆公云在信不在鳥一言而鳥重万鈞柳季之謂也今歌破臣之國全君之國臣為難也。乃獻岑鳥。小邾射以邑奔魯。帰魯也

乃使子路子路辞之季孫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何為而辞不為之盟子路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不豪也。由不能矣夫柳季匕路魯之匹夫立信於衡門而殿馳于天下。故齊郎不信千乘之盟而重二子之言。信之為德。豈不大哉

思順

淵曰勢有順逆顧人度而行之耳引牛操劍之前足遲去之晴冥行者

今使孟說音悦即孟賁古力士也引牛之尾。尾斷膕裂不行十歩若環桑之條以貫其鼻。牛必牢鼻馬必貫絡縻以尋綯被髪童子騎而策之風于廣澤悠情所趣馳于廣澤之野惟意所適無不順其度何者十歩之行非遠於廣澤被髪之童非勇於孟說然而近不及遠強不如弱者逆之與順也。孟說引其尾則逆童子從其所之則順之也司馬蒯瞶。天下之攻撃劍者也。精于劍術今提劍鋒而掉劍舷必刎其指。即太阿倒持希不割矣意而不能以陥腐木而呪金甲乎。刓能與金甲為敵若隄其舷而掉其鋒。順以導之雖則凡人可以陸斬犀象水截蛟龍矣。二句出莊子順理而行若執劍舷迎情而動加執劍鋒欲無傷手其可得乎。后稷雖善播植不能使禾

稼久生逆天時也禹善治水鑿山穴川不能迴水西流逆地勢也人理才藝卓絶不能悖理成行逆人道也

慎獨

邊幅不以昏行變節頹回不以夜浴改容句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冀缺耕于堨野夫婦之敬不厭皐鼬缺耨其妻饋之敬相待如賓季白見而異之獨立不慚影獨寢不愧衾

農

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民恃衣食猶然之須水須用也言相為用國之恃民如人之倚足魚無水則不得而生人失足必不可以步國失民亦不可以治先王知其如此而給民衣食

祥旦正辰集嫩黃陽氣潰盈土木脉發天子親耕于東郊后妃躬桑于北郊國非無良農也而王者親耕立非無蚕妾也而后妃躬桑上可以供宗廟下可以勸兆民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親耕后妃親織以為天下先是以雕文刻鏤傷于農事錦繡綺紈害於女工有用紅字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源也饑寒並至而欲黎人為盜是揚火而欲無炎火揚之盛炎上而不可威撓水而望其靜不可得也水撓之則清濁不分方員莫辨矣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礼節故建國者必務田蚕之實而棄美麗之華以穀帛為珍寶以珠玉千囊土何者珠玉止於虛玩而穀帛有實用也

許衡元曰農桑者不食之原誠國家之精神命脉莊責在上之人貴而重之此箇典臬家令今貴粟一書並行於世矣

洪亦曰至此反歸重于本以欲民食在于蓄積多者則民安即有水旱兵興可以無用也

假使天下民樂慈化為和璞（下和把璞而玉）砂石皆變為隋珠（隋侯見大蛇傷治之後蛇卻珠以報故曰隋珠）如值水旱之歲瓊粒之年（則璧不可以御寒珠未可以充饑也）雖有尋目之鑑（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代月之光（歸於無用）何異畫為西施（刻畫其貌）美而不可悅（刻作桃李似而不可食也）衣之與食（唯生人之所由）其最急者（食為本也）霜雪嚴苦（蓋不可以代粟）空如懸磬（如磬之懸言空虛也晉師曠謂晉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時而不然）草木不以當粮（草木非粮猶之且具）故先王制國（有九年之儲）有十年之蓄（及遭九年洪水七載）積非常救災厄也（堯湯之時）大旱不聞饑饉相望（損華滿實者蓄積多故也）穀之貯以不積者在於遊食者多（而農人少故也）夫蝗螽秋生（而秋死一時為災）而數年之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其為蝗螽亦以甚矣

以先王敬授民時（勸課農桑）省遊食之人（減淫役之費）則倉廩充實（頌穀作矣雖有水旱之災）而民終無害也

愛民

水濁魚掉尾之魚（水渾濁而魚不遂）土墝（墝确而不發）民勞傷國（足溫而心平）人佚而國寧

無逸樂之變故（足寒傷心）民勞傷國足溫而心平人佚而國寧

人安佚而國未有不寧者（先王之治上順天時下養萬物）草木昆蟲（不失其所）瀕水祭魚（不施網罟）豺未祭獸（不修田獵）鷹隼未擊（立秋日書史勅以取禽者）霜露未雪（不伐草木草木有生）而無識鳥獸有識而無知（循識仁愛以及之）

第坤曰君以愛民民必懷之

況思曰此先王正順時布令仁愛之意未嘗不取奸惡以成霸霸之誅寓于中

在人而不愛之手晉太王居邠而人隨之仁愛有餘也風以之

君而人背之仁愛不足也

從化

齊桓公好衣紫國境盡被異綵（四境服華綵之服）晉文公不好服美裘

群羊皆衣羊（羣音臧○羊乃毛褐賤者服也）魯哀公好儒服舉国皆著儒

衣趙武靈王好鵕鶡（鳥名一名鳥鶏其毛美其色鮮明五采炫耀趙人用以飾冠）国人咸冠

所好也楚靈王好細腰臣妾為之約食餓死者多（史云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越王勾踐好勇而揖閭蛙（楚越王屢伐吳欺人之輕死也出見怒蛙乃為之式從者曰吳欺子于是勇士聞而歸之）国人為之輕命兵死者衆命者人之所重

死者人之所惡今棄其所重重其所惡者何也從君所好也堯

舜之人可比家而封（其俗善也）桀紂之人可接屋而誅（其俗惡也○淡王莽傳云堯舜在上而比屋可封桀紂在上則利口辯之誰謂風俗之醇漓不自上人以操其權哉）非堯舜之人性盡

仁義而桀紂之人生輒奸邪（而善惡性殊者染化故也是故明君慎其所好以正時俗樹之風穀（微）以流末立或謂上化而下不

必隨君好而人未必同也故唐虞之時而四凶殷紂之時而三仁臯淡文帝儉（淡文帝却走馬衣皂綈露臺惜有金之費后宮无曳地之衣）而人庶奢（庶人帝服倡優后宮有賈太傳所悲者）齊景奢而晏嬰儉（晏子朝衣三幹脅不掩豆）此未達之詞也何者冬之德陰（而有寒炎蕭立（嗜地名）夏之德陽而有霜露以天地之德由不能一於陰陽況其聖賢豈能一於萬民哉

法術

神農不施刑罰而人善。為政者不可廢法而治人。神農垂不治刑罰后人決无舍法而為政舜執干戚而服有苗。征伐者不可釋甲而制勍。受服有苗不用干戚則征伐者豈去鮮甲而戰

賞罰

空懸小利足以勸善。利之小者祐足以勸人善虛設輕威可以懲奸。威之輕者祐足以懲奸和矧復張厚賞以餌下。餌所以得魚此借用字义語云重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士操大威以臨民哉

審名

黃軒四面。非有八目。夔之一足。必有獨脛。周人王璞其實一獸因其詞煩分而為二。斯雖成

鄭人謂鼠未腊為璞。周人過卽賈人。曰欲買朴乎。卽賈曰欲之。出僕乃鼠也。楚之鳳凰乃是山鷄。愚谷智叟。而像頑稱。柳宗元謫居溪上更為之愚溪。黃公美女。乃得醜名。魯人縫掖。實非儒行。東郭吹竽。而不知音。四面一足。本非真實。玉璞鳳凰。不足定名。魯人東郭。空濫美稱。愚谷黃公。橫受惡名。由此觀之。傳聞喪真。翻轉名實。美惡無定。稱賢愚無正。自俗之弊者。不察名實。虛信傳說。即似定真。聞野丈人。謂之田父。河上姹女。謂之婦人。充粱禹粮。謂之飲食。龍肝牛膝。謂之為肉。握井得人。謂言自土而出。三豕度河。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矣。云兎行水上。凡斯之類。不可勝言。故狐狸二獸。九尾狐玉面狸。因其名便合而為一。蛩乚巨虛。駏驉乃義獸也。其實一獸。因其詞煩分而為二。斯雖成

陵約曰名之劒者君子所不道以凶名害义也

知人則哲自古雖之非神識者莫能办之

其名而不知敗其實。

劒名

昔畢萬以盈大會福。晉侯以怨偶逢禍。以其名有善惡也。水名盜泉尼父不漱。孔子過于盜泉渴矣而不飲。○出尸子邑名朝歌頹淵不舍朝歌群盜聚歛之邑漠虞謝為朝歌長里名勝母曾子還軫曾子至孝不過勝母之里出淮南子亭名桁人漠后夜遁。何者以其名害豢也。

知人

龍之潛也。慶雲未附。則與魚鱉為隣騏之伏也。孫陽即伯樂未賞。必與駑駘同櫪。士之窮也。知已未顧。亦與庸流雜處。自非神机洞明。莫能分也。非神机動見分明鮮有能办其資否故明哲之士。聽之於閨察之於未形而監其神智識其才能可謂知人矣。若功成事遂然后知之者何異耳聞雷霆而稱為聰。目見日月而謂之明乎。是故孔方誣之相馬也。雖千追風逐電。漠王穆頌追奔電逐遺風万里一息絶塵掣影。而迅足之勢固已見矣。薛燭之賞劒也。雖未陸斬玄犀。水截蛟龍。而銳及之資亦已見矣。故范蠡吠于犬竇文種聞而拜之。鮑龍跪石而唫。仲尼為之下車。尧之知舜。不遠桑陰。文王之知呂望。不以末眉睫之微而形于色。音穀之妙。而動于心。聖賢觀察。不待成功而知之也。陳平之弃楚歸漢。魏無知識其善謀。韓信之亡於黑水。蕭何知其能將。言於高帝曰餘人之士不足惜至如信者国士無双豈待吐六奇而後明陳平六出奇計破趙魏韓信而方識哉

老坤曰圣夫現人不待成功覩无知者何奇韓信豈又待成功而后識哉

卻宝曰無忌織侯生于夷門智伯待豫子以国士二人犹為未報知己信知人之誰未易遇也而世人祇徒自悲耳

知人之難未易遇也侯生夷門監抱関之隷見知于無忌魏公子信陵虚左迎矣生者豫諒始事中行之亡虜也豫諒継事智伯家知于智伯待豫子以国士之為上客豫子范中行之顧无忌知侯生國士之遇也智伯待豫諒

伯名尊而身顕栄浦於當世雖復刎頸魏庭漆身趙郊為智伯報仇僕亦自以為身為智伯瞬情酬徳未報知己虚左之顧无忌知侯生國士之遇也智伯待豫諒

談士之烈士願為賞者授命猶贅者之思視聾者之想行而目談

終不得開足不得伸徒自悲夫

荐賢

峻極之山非一石所成語曰積土成土豈一石能成山凌雲之榭非一木所搆一臺榭之措非一木之支狐白之裘非一腋之毳趙良対商鞅曰千金宇宙之寶非一狐之腋

為宅非一賢所治是以古之人君必召賢聘隠人臣則獻士率

之幸耳

知唐昇二八雲臺二十八將流睦七之美周保十亂播濟済之詠仲尼在衛趙鞅折謀千木處魏秦人罷兵宮奇未亡獻公不侵子玉猶存文公側坐以此而言則立政致治折衝厭難者率賢之效也夫連城之璧瘞埋也影荊山夜光之珠潜輝隠輪蠻浦玉無翼而飛珠無脛而行二句出老子揚声於童幸之臺楚王所築者炫耀于綺羅之堂者蓋人君之舉也賢士有脛而不肯至者蠹士於幽岫山谷之間廢智於黙黙者士遂巣而居蓋人不能自薦未有為之舉也以荐其人也

故黙自砕首以明百里北郭刎頸以申晏嬰而以致命而不辞者為国薦士滅身死悔忠之至也徳之誰也臧文仲不顕展禽

劉梁曰為国存賢若如此敗矣　夫不与立　仲尼謂之竊位。公孫弘不引重生。仲舒為膠東相　汲黯卧治　知柳下惠之如彼斷成后人之明鏡

海岳曰士之垂休光显當世者莫不代人為之吹噓彼之二子猶然況世之抱才智者寧先藉吹噓而準身光名显者哉

上世貝貫藉托附以成名猶物托勢以成便

知柳下惠之如彼斷成后人之明鏡

国人宝。不如能獻賢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顕戮。見尝死　斯前識之良後代之明鏡矣。

因顕

夫火以吹熸生焰。光明鬼　鏡以瑩拂成鑑。暗勿之妍媸　火不吹則無外耀之光。鏡不瑩必闕内影之映。故吹為火之光。瑩為鏡之華。人之寓代。須声名于立　亦以詵光華。發舒其光　猶北火鏡假吹瑩也。今雖智如棲里。才若賈生。居環堵之室。無知已之談。望迹流于地。声聞于天。不可得也。柳下惠不遇仲尼。則貞潔之行不顕。未免於三黜之臣。無恥之人也。季布不遇曹丘。則百金之諾不揚。未離於凡庸無羞之人也。二子所以德洽於當時。而彰流于萬代者。聖賢吹瑩也。

托附

夫含氣賦品。未有不托附物勢以成其便者也。故霜鴈託於秋風以成含拿之勢　杜詩云幾行南陣排雲去万里西風振羽軽　騰蛇附于春露。以布凌霄之遊。蹙鼠附於蛩七。蛩蛩巨虚兼獸也　以攀追日之步。碧羅附于青松。為与女蘿施于松上　以茂凌雲之志。假霧託峻附高以成其事。何況於人而無附托以就其名乎。故所托英賢則跡光名顕。所附闇蔽則匀悴名朽。天之始旭日初出也

則目察軽煙歲之將暮則逐卷雲中。即雲第也 其兎入雲自之能見逢之
能高託日之光。附風之勢也。綴羽於金鐵置之於江湖必也沉
溺陷于泥沙。非羽質重而性沉所托沉也。以其綴之于金鐵 截石於舟
置之江湖則披風截波泯鷗長澗。非石質軽而性浮所托浮也
以其所托于舟故浮 搏牛之虫。飛極百步若附鳶尾則一萬萬里。即喬鶱之附驥之
說 非其翼工所托迅也。托鳶信萬里 樓季人名足捷追越奔光若鴛疲
驥駕馬也 則日不過一舍。非其脛遲所托窘也。以是観之附得其
所則重。石可浮短翅能遠。附失其所則軽。羽淪溺迅足成窘

通塞

命有否泰遇有屈伸。否与泰相翻。屈與伸殊貫。竅泰遇伸。不盡

芳洲曰分有否泰故遇有屈伸則通塞之机豈使然也

數智遭否會屈不專膚敏何若否泰由命。屈伸在遇也。命屬于
屈才通即窶遇。遇及于伸才窶即通。通之未也。非其力所招窶之
至也。豈其致所由。勢苟就窶則口目雙掩。遇苟屬通則觳眺俱
明故處穴大呼。觳聲通百里。入井望天。不過
圓盂。所望只如盂之少 登峰眺月。至登高山仰月而視 極於煙際。望窮烟際之表 向在井穴
之時。觳非幸嗄目非暴昧。而聞見局者。其勢窶也。及其乘風踊
蜂聲非孟賁勇力之士 目非離婁明之至者 而睿徹眺遠者。其勢通也。買
臣忍餓而行歌。漢朱買臣貴新以給食行且讀書妻羞之未去
死溝壑 中何能富貴及為會稽守妻自縊而死 王童寒而坐泣。王童為諸生時夢長
安病無被卧牛中衣 蘇秦握錐而憤遽。蘇秦讀書欲睡以錐自刺其股 班超執筆而慷慨。班超嘗輟業投筆嘆

天傳曰斗言勢伸志得之時則四子之用也如輕鴻之舉上太行一縱也不誰矣

河寬曰賢不失性之一定遇不遇命之一定造人每欲戒干遇不遇之間是未達乎否泰之命而失否之性也

如彼今如斗者非為昔愚而今賢故醜之新美遷之與通也以是觀之通塞之路與榮辱之客相去遠矣

遇不遇

賢不賢性也遇不遇命也性見於人故賢遇可定命在於天則否泰誰期舍運奇遇危不必禍愚不必窮命運不遇安不必福賢不免達故患齊而死生殊德同而榮辱異者遇不遇也以人事言

春日麗天而隱者不照幽隱之處日照所不及秋霜被地而蔽者不傷有所遮蔽而遇不遇也以物言昔齊昭侯醉臥而寒典冠加之以衣覺而問之知典冠有愛於己者以越職之故而加誅焉斗典冠者之不遇衛之驂乘見御者之非徒後呼車有救危之意不蒙其罪斗呼

曰大丈夫無他志畧循當立功西域以取封侯安能當彼四子何井曰此言勢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之時即有智力如四子無所建其功德騏驥之未玄徐之拘命之裹也知斗

勢屈之時容色黧黑神情沮忸言為足役行成往須髮露心憂形銷貌碎引嗥而雷轉噴氣則雲湧如騏驥之伏於塩車驥服塩車伏櫪而上太行伯樂遺之攀而長鳴玄徐晉卉才受束于圂宠泣之驟于是倪而憤仰而長鳴玄徐晉卉才受束于圂宠非無千里之駿萬仞之捷然而不異羸鈍者無所肆其巧也何異處穴而望嚴徹入井而歌睇視也博哉及其勢伸志得或佩錦而還鄉朱買臣或合縱于六國之內蘇秦或懸旌於崑崙之外班超當斯之時容彩光液神氣開發言成金玉行為丈則乘肥木輕怡然自得快若輕鴻之汎長風沛若巨魚之縱大壑出王粲浮賢臣頌何異順風而縱棹舉而長驅人循是也而昔

車者之遇加之以衣恐王之寒燙其主也呼車愛君之宅愛其君也忠愛之情是同越職之愆亦等典官侵典衣之職驂乘遇而典官不遇也驂乘遇而典官不遇也鴞墮腐鼠非虞氏之慢羸水沃君大怒而射姑之穢事出慮外固非其罪俠客大怒而虞氏見戚邦怒而太公誅之大公召華士華不應其召文侯遇段干木段干木遇而華士不遇也文侯敬之之問公式之段干木之賢非有減于文侯干木之德非有逾于華士而或榮或辱者遇不遇也段干木遇而華士不遇也董仲舒智德冠代位崔過士卒為孔御相田秋千無他殊操以一紫則相同遇明主而黃賤懸隔者遇不遇也田千秋遇而莊姜過衛美而無寵莊姜美而無子仲舒不遇也

命相

命者生之本也相者助命而成者也相令既定即鬼神不能移改而聖智不能迴也言相命皆稟於天人不能移易華胥履大人之跡而生伏羲女媧感瑤光貫日而生顓頊出史記慶都與赤龍合而生唐堯握登見大虹而生舜脩紀見洞流星而生夏禹出淮南子夫都見白氣貫月而生殷湯大任夢見長人而生文王顏徵感黑帝而生漢祖出史記班固王命論曰初劉媼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父太公有異于人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弧星

不見答于莊公衛人為之賦碩人　癯癐遇病也賢不賢性也怨不肖不通性也傷不遇是不知命也

沛偏曰窮達分也貴賤相也匹人之妄干貴富而戚戚于存歿是未達命于相之一定也

劉孝標云星虹枢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靡定之怪及其長而又異于人兴王之瑞

樊噲感狼星老子感大星出淮南子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瑞相而生者也相者或見肌膚或見骸色賢愚貴賤修短吉凶皆有表診故五嶽崔嵬有峻極之勢四瀆駢繫有川流之形五色彬彬有雲霞之觀五聲鏗然有鍾鼓之音善觀察者循風胡之別劍孫陽之相馬覽其机理不亦難乎伏羲日角黃帝龍顏帝嚳戴肩顓頊駢骭堯眉八采舜目重童出淮南子舜重瞳子供出淮南子湯臂二肘文王四乳出淮南子武王駢齒孔子反宇孔叢子云孔子河目而隆顙反宇未詳顏回重瞳皐陶鳥喙俱出淮南子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殊相而生者也

舜目重瞳是至明之相而項羽王莽亦目重瞳子出史記王莽之重瞳豈舜之至明哉長頸鳥喙非善終之象夏禹亦長頸鳥喙出史記王莽之重瞳譬猶馬有驥之一毛而不可謂之驥也禹之長頸鳥喙猶龍有蛇之一鱗而不可謂之蛇也爰及衆庶皆有診相故穀子豐下叔呉知其有後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叔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誰也收子穀也豐下者曰貴人人官至封侯青後于魯国衛青之類顯徒明其富貴衛青之青字顯未詳亞夫紋理許負見於餓死周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君后三歲而侯以入歲為將相持国柄后九年而侯後為大將軍封長平侯以負言又何說餓死負指其口曰此餓死法也羊舌肸聲豹叔姬鑒其滅祖令相吉凶懸之于天命當貧賤雖責猶有禍患命當富貴雖欲殺之猶不能殺故善惡之命若從天墮若從地出不得以理數推非可以智力要今人不知命

劉子曰命之于中無分相皆懸之于天一定不復即吝悔非有形象可以定論都也人何不察一定之數而妄可覩覬覦妄求亦大惑矣

之分限而妄覬妻貪。命在於貧賤而穿鑿求富貴。分在於埴拆而臨危求長壽皆惑之甚也。

妄瑕

天道混然無形。寂然無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非可以影響求之。不得以毀譽稱也。降此以往則事不雙美。名不並盛。矣雖天地之大三光日月星也之明。聖賢之智猶未免譬病也也。故天有拆之象。地有裂之形。昔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女禍氏斷鼇足以立四極。日月有薄蝕之變。詩曰有食之亦孔之醜又云日月告凶。五星有孛彗之妖。昭公十八年有星孛于大辰五克有不慈之誹。舜有囚父之謗。出歇冠子湯有放君之称。放集于南巢武有殺主之訊。誅紂于牧野齊桓有貪淫之目。晉文有不臣之彀。伊尹有誣君之迹。管仲有僭上之君。以夫兩儀天地也七曜日月五星也之天不能無虧。況堯舜湯武之聖不能無於嫫謗。桓公伊管之賢不能无纖瑕之過。由此觀之。宇宙儒流。奚能自免于怨謗而無悔恡耶。是以荊岫之玉必含纖瑕玷也瑕龍之珠亦有微類疵也王有瑕而珠有類然馳光於千載。飛價於侯王者以小惡不足以傷其大美也。今忌人之細短忘人之所長。以此昭賢。是書空而尋迹。彼水而覓路。不可得也。

定国之臣言国家請雖之臣亦有細短。人主所以不棄者。不以小妨大也。以小掩大。非求士之謂也。伊尹奚虧之亡虜逃亡之夫。叚于木稷之大馹

顓也曰凡人不能无微瑕小过即夫地圣犹去其千人平均之人人上類忘人之短忘人之長是以一青年天下士矣以成大业

書仲曰夫君子類有微污然文侯用吳起滨為任陳平二主不嘗小过棄良材李能成大功吾恒相容盛亦成

伯業易尋。而辻駔驗之夫。此四子非不賢也。而其迹不免汚也。昔魏文侯問于李尅曰。卿貧而好色。為人貪而好色。然其善用兵之力也。魏無知薦陳平於漢王。或人譖之曰。平雖丈夫如冠玉耳。陳平美如冠玉言其貌美也。其中未必有可用也。且聞盜嫂而受金。王乃疎平讓無知。讓責也。無知曰。臣進奇謀之士。誠足以利国耳。且其小過豈妨公家之大務哉。乃權為護軍。都漢將軍。得施其策。故范增疽發背而死。而楚国亡。閏氏開陣而漢軍全者。曰。起之圖解。平之謀也。高祖棄陳平之小過。言愈計也。採六奇之大謀。陳平六出奇計。文侯捨吳起之小失而取五城之功。向使二主汲汲其小過。棄彼良材。則魏国之存亡不可知。漢楚之雄雌未可決也。而吳起死埋名於貪好。貪才好色。陳平陷身于賄盜。盜嫂受金。矣俗之觀士者。見其威儀。盾七。好行細潔。乃謂美彦。士有大趣。不脩容儀。不惜小儉。而謂之棄人。是見朱橘一子蠹。蟲壞也。曰剪樹而棄之。觀綵錦一寸點。錦有寸點瑕乃全疋而燔之。齊桓深知審戚。將任之以政。群臣爭譖之曰。審戚衛人。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若果真賢。用之未晚也。公曰不然。患其有小惡者。民人知小惡。忘其大美。此士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即設庭燎而礼之。以為卿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桓公可謂善求士矣。故仲尼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鮑叔聞人一過而終身不忘。夫子如斯之

弘鮑叔如斯之隘也以是觀之聖哲之量相去遠矣。聖人与哲人量之廣

侯相遠如此

王鏊曰人之細行不足拘雖論其大畧大畧是不生魴鮒。大魚也小涔不能生大魚巢幕之窠蝘也雖有微瑕不足為累若大畧非即有衡門小樑安足論大謀一段大意在此四句

牛蝨之霆水所注處乃不生魴鮒。大魚也小涔不能生大魚巢幕之窠蝘也不容鵠卵。鴻鵠之卵不生于燕巢崇山廓澤。不辞汚穢。溟涬書云太山藏疾川澤納汚輔

世良材。不拘細行。何若量小不足以包大形。器大无分小瑕也人之情性。皆有細短。若其畧是也。雖有小疵不足以為累。若其畧非也。雖有衡門小樑未足與論大謀。樊噲屠貶之坚。蕭何刻笥之吏。吳市刑墨之隸。周勃俳優之伍。其行皆中律。其質則將相才也。張景陽卽中之大淫也。而威諸侯。顏濁鄒梁父之大盜也。而為齊勲臣。此皆有所短。黙而功名不汚者。大畧浔也。袁旌

目鮑焦立卽抗行。不食非義之食乃餓而死。爰旌目餓于道旁見而下壺飡以哺之已而知其為孤父之盜也乃哇之而西手而知其為孤父之盜曰丘皆知地啓啓而不出竟伏地而不起○鮑隻衣攲而竟之持也鮑隻以言攲不能貢于道子貢曰吁吾子舌矣衣攲而竟之持也鮑隻以言攲不能權子貢亦以言攲鮑隻焦悃而立槁于洛水之上

立功拯溺者小節不伸而大節屈也。伯夷叔齊水清玉潔。家不為孤竹之嗣。孤竹君之二子兄弟晛国業不食周粟餓死首陽。楊朱全身養性胫之一毛以利天下則不為也若此二子德非不茂行非不高亦能安治代紊踊白及而違功名乎此可以為百代之銘軌。不可居伊管之任也

何寛曰適用各有宜无美悪然而適用均也故

適才

物有美悪施用有宜。美不常珍。悪不終棄。紫貉白狐。孟嘗君得狐白裘以

美不常玲瑟不敵昭終席鼓瑟而有王雖之擇地石而可攻玉即此意也

美也黼黻文章(青與白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制以為衣(衣服也)黼黻文章(青與白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制以為衣(衣服也)裘褐(毳毛布也)皮弁(鹿皮冠)素積(素積白縑裳也)以祭(祭服也)爵弁(爵色赤而微黑)緇布(緇布冠)以養(養生人之服也)

房則裘不如褐被雪沐而則裘不及蓑以此觀之適才所施隨

時成務各有宜也伏臘合歡充歌採菱(曲名)牽石拖舟則歌嘑咦

呼和之声即詩云伐木許許非無激楚之音(清商之音也)然而棄不用者方引重

抽力不如嘑咦之宜也以牽石引重但于嘑咦也(七)莊子之舁殿庭也鳴騶

趨路溫色怡聲及其搏虎充檻袂鼓肘瞋(音鎮)目震呼非不如棧

袂之宜也安陵神童通国之麗也八音繁会使以噭吹噴(才劉反)

聲而人悦之則不及鼓師倏儒之美蛇嘲之珠百代之傳璧以

之彈鵲(以珠弋雀出莊子)則不如泥丸之勁也棠谿之劒天下之銛也

用之穫穗(刈禾穗)則不如鉤鎌之功也此四者美不常珍惡不終

廢用各有宜也昔野人(野人農夫)棄子貢之辨而悦馬圉之辭越王退吹籟

之音而好鄙野之聲(出呂氏春秋)非子貢不及馬圉吹籟不及野聲

然而美不合惡而見珍者物各有用也水火金木土穀六府異

物而皆有施規矩(為方圓)權衡(輕重)準繩(為直平)六法殊形而各有

任故伊尹之與土工也長頸者使之舀鍾(舀柔也)強眷者使之負

土耐目者使之準繩傴僂者使之臼地(出淮南子)因事施用仍便効

才各盡其分而立功馬商歌之士(宰戚飯牛和而歌齐桓用之)鶏鳴之客(孟嘗君門下客)各有施不可棄也若使甯子(即甯戚)結客于孟嘗則未免追

宾侍曰夫物各有用才各有施至于適用排誰其揆一致此段引口人王見才各適于用而不可棄也

軍之至囚繫之辱也若使鷄鳴杙於齊桓必不光輔于霸道九合諸侯也時須過關亹若鷄鳴欲降覇主亹若商歌商歌之雅而鷄鳴之鄙雖美悪有殊至於適理排雖其一揆也楚之市偷天下之大盜而能却齊君雖使孫吳孫賓吳起用兵彼必與之拒戦未肯有望風而退也晉之杖奥一国之佞邪也而能帰季孫雖使甘蘇甘茂蘇秦騁說彼必與之較辨不至恐懾而速還也大盜說佞民之殃害死用之人也苟有一術猶能為国興利除害矧乃明智錬才其為大盜豈可棄耶閎睢鳩生有定偶而不相雜鹿鳴呦呦相乱偶常並立而不相雜詩註睢鳩生有定偶而不相雜鹿鳴呦呦於獣而為雅之摯而有別也詩食野之芹端嘉其得食而自呼也詩幼ヒ鹿鳴以夫鳥獣之醜苟有一善

何狐即一所獣之微有一善人犹以為美談即桎梏美材大小曲直随材所施是故天下无棄物王者无棄人

詩人歌咏以為美談矣況人有一而可棄乎夫桎梏之断也桎梏其梏桎皆美才大者為之棟梁小者為之榱桷直者中繩曲者中鉤随材所適未有可棄者是以君子善能枝士故無棄人良匠善能運斤故無棄材賢能人物交泰各盡其分而立功詩云雝有絲麻无棄管蒯雝有雝美無棄賤悴此之謂也

文武

王鬯曰古立用文乱也用武黜文不可以治而棄也以乱而治文士不用也文武之用各随其時而已

規者所以泫圓裁石則乖矩者所以象方製鏡兒背員者不可使方輪者所以輾地入地則溺沉也舟者所以涉川施陸必蹎躓也何有方員殊形舟車異用也雖形殊而用異而適用則均者盛暑炎蒸必藉凉風寒交氷結必處温室夏不御褐非憎悪之疢有餘也

各不卧董非怨雠之亦自足也不以春日遲七而毀素曰鶩不也秋露灑葉而翦箕席董也白羽相望羽羽書也言有急則捶羽馳報由當一陣而敵之霜勁接則文不及武干戈既韜礼樂聿脩則武不及文不可以九畿惜帖服也然而棄武四郊多壘而楯文古各用有時未可偏無也繳者身俯垂釣于九淵之下俯仰別狀取利同焉織者漸進寸而尺尺而寸耕者漸退種而生生而進退異勢成務等焉墨子救宋重趼而行楚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至卻自以為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至卻自楚王申包胥如秦乞師翰越險阻曾爾重胝泣于秦庭號泣七日七出而賦千木在衛身不下堂行止異跡存国一焉文以讀治武以淩敵起舍殊律焉績功也平焉秦之季葉更葉也一世為一葉土崩瓦解

均任

漢書云无上崩瓦解之患漢祖躬提三尺之劍焉黔首百姓也請命玻汤川豪化矢石出百死以績一生和甲也以金為甲羸項羸秦項羽既滅海内大定以武創業以文止戈之命當此時冠章甫衣縫掖昔孔子居魯縫掖居宋章甫徵卻魯諸生而制礼儀紋孫通作綿蕞之儀脩六代之樂朝萬國于咸陽當此之時脩文者榮顯習武者慙忸愧也一世之間而文武定焉為雄雌老子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雄強而鴟梁以此言之治亂異時隨務引下也今代之人為武者則非文為文者則嗤武蚩笑也各執其長而相是非猶以宮笑角以白非黑非適才之情浮實之論也

謀福才有大小德有廣狹言其任也小不可以謀大狹不可以處廣亦量其任何如耳苟以為国也者当量才而授任度德而命官斯无弗勝之患僨事之憂矣

萬碩之器非可容万碩大也不可浦以盃水一盤盂之水一鈞之鐘鐘僅可容一鈞大木也不可蓋以芧茨楛棘之柱小也淺也不可容於泉流十圍之木大木也不可負于廣廈大廈楊子雲大廈之顛非一木非能支也故鵬鵬大鳥也一軒豢也横九千里絶雲霓負蒼天居乱浮雲宋王對楚王問曰鳳凰上徼不可負于廣廈廣遠也皆負蒼天足蹻良馬也一躍馳也騰光萬里絶塵犁微有迅疾之勢也今以燕雀之羽而慕冲天之迅大羊之蹄而覬追日之壯勢不能及亦可知也故奔蜂小蜂也不能化霍蠋豆間大青虫也而能化螟蛉詩螟蛉有子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七日而化為其子者也越雞不能伏卵無雞能伏之二事出莊子雞之与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与不能者才固有小大也霍蠋與螟蛉具蠃也蜾蠃雞與越雞同禽也然化與不化大與不伏者雲蠋大越雞小也夫龍蛇有翻騰之質故能成雲依霧昏才有政理之德故能踐勢處位雖高庸敝不能治者乏其質也勢位雖高庸敝不能治者乏其隱也故智小不可謀大德狹不可處廣災小謀大必危以狹處廣必敗子游治武城仲尼誚割鷄之嘆尹何為邑宰子産出製錦之諫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宰子産曰少未知可否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学者製焉其為美錦者不亦多乎是以君子鼎折足覆公餗言有不勝患也量才而授任量任而授爵故無負山之累以蚊負山析足之憂也易曰

慎言

天有参五之星天有四星二為觜一為五人有緘口之銘周人后稷之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

言之得失禍福関乎其言常垂見

子展之恭大明銘其此月曰右之謹言人也多所以警慎言防口訟佻音祧輕言也訟過也識子圖之乱言為敗口是何傷禍之門也語可不慎乎全篇皆為失言者發

也。口舌者禍害之宮亡戒之府也語言者性命之所屬而形骸之所係也言出患入語失身亡不可復存言非不可以復追其猶射也言機未發則猶可止矣一離弦雖欲返之弗可得也易誡樞機詩刺言玷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一玷非礪諸礪力也斯言可為也礪音儲乃砺石也所磨樞機既發豈駛電良馬也所追皆前聖之至慎後人之埏鎔埏為柘鎔範言模範也昔知伯失言于水灌韓魏蹯其肘足出列紀魏武漏語于美雄曹操謂刘備曰天孤美雄惟使居典玄德遺其七筯回雷失七着是以頭為穢器鎔裹千溪智伯之頭為溺器師馳徐州地分二晋始為三晋及智伯滅乃為二晋上割岷蜀刘備為亡敗長驅為天下笑不慎言也韓昭侯嘆棠谿謀而終夜寢慶忌露于妻妾也孔光不對温室之樹恐言之泄於左右也言者風也無足而行無翼而飛不可防也。

貴慎

越劍性銳必托槌砧以成鈍鉤楚桔貞劲必資榜檠步萌反檠音竟造弓之器以成弭丁昆切弓人性雖敏必藉善言以成德行故槌砧者夷不平也榜檠者矯不正也善言者正不善也人目短于自見故借鏡以觀形鏡可以照形之妍媸髮拙於自理必假櫛以收束櫛所以理髮心闇于自照故假言以榮行言猶鏡也櫛也所以正行人皆悦鏡之明已形而不慕士之明已心人歌櫛之理其髮不頓善言之理其情是

孫綽曰言之善者所以脩身端性而已也之行者也出人不貴善言貴求知言之益也

何休曰博洽之詞金石之語

棄重德而採輕功。不亦倒悖也乎。故楚莊王輕于千乘之国而重申叔一言出左傳范獻賤萬畝之田。以貴舟人片說出宋史季路抱五慎之誡出家語趙孟佩九言之箴出左傳由此觀之。軒壁之與田邑。豈能與善言齊價哉。夫桓公不採善言之說。卒成骨髓之集見左史吳王不聽枚乘之言。終受夷滅之禍見漢紀夫人之將疾者。必不甘魚肉之味。身之將敗者。无不納忠諫之言。故臨死者謂無良醫之蔽。將散者謂無直諫之臣。昔堯致招諫之鼓。舜樹誹謗之木。湯立司過之士。武王立誡慎之銘。以聖哲之神鑒。窮機洞微。非有毫厘之謬也。猶設廣聽之術。開嘉言之路。豈不貽厥表將来正言之益耶。以夫先聖猶能採言于芻蕘。況布衣而

沈徵曰引古證王之愛言益見善言之有益而人當知所貴

不貴言乎。故臣子之於君父。則有獻可替否。盡君所謂可而有否替其否臣獻其可以成之。兼君子若聽言如響。如桴之于鼓桴動則鼓響從善如流。如水之流无滯窪身安南山。德茂松柏。聲振金石。名流千載也。

傷談

譽者揚善之樞也。毀者宣惡之機也。揚善生於性美。宣惡出于情妬。性美以成物為性。情妬以傷人為務。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于心。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滿于耳。代即世也之善人。出而惡人者妥。則譽者寂寞而毀者喧譁。是以洗垢求痕。吹毛覓瑕。出韓子揮空為有。轉白為黑。提輕當重。引尺至寸。墨子所

警利

此言愛者可畏之甚

其參

此言愛者近因諛之極

以泣素絲謂其可黃而可青 楊朱所以泣岐路謂其可東而可西 以其變為青黃迴成左右也昔人興諛言與青繩詩營營青繩止于樊豈弟君子无信讒言口於刀劒者以其點素成緇墨也刀劒傷物故有四畏不可不慎鳥之曲頸銓距者足也足利于銓銓羽類畏之凡鳥羽毛之屬皆畏逆之獸之方喙鉤爪者毛群畏之凡獸之群皆驚畏之魚之咬唇鋸齒者麟于畏之凡魚之屬皆畏之人之利口諛諂者人共畏之諛嫉之人无好聞人惡惡聞人善妬才智之在已前誉富貴之在其上猶喉中有噎語云曰噎而廢食吞之思入目上有翳埃塵蔽之決之頓去吞決之情深則萋斐之辭作詩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故楊蛾眉者為醜女之所妬唐駱賓王代李敬業檄入門見姣姚眉不肖遠人美女者醜女之姣行貞潔者為諛和之所嫉昔直不疑武帝時人未嘗有兄而諛者謂之盜嫂第五倫漢章帝時人三娶孤女而世人諛其財婦翁此聽虛而責響視空而索影悖情倒理誣罔之甚也以二子之賢非身行之不潔與人有讎也而不免于世謗者豈非獸惡其網人惡其上耶故諛和之蔽善人也猶朝日洞明霧甚則不見天沙石至淨流濁則不見遊雖亡不明淨之質而不發明者水雲務蔽之也閨蔭欺茂妹風害之賢哲欺正諛人敗之故諛者但知害嫉于他人而不知傷所說之主而不知還害其身故無毫之諛子常蒙謗知曹雙戚諛諂流蔽一至於斯嗚呼後代之君子可不慎諸

王鏊曰古人多為諛所蔽以諛之能害人也不知害人者害身之端未又進以此意

慎陳

過者忽之梯也忽者禍之府也禍之所生必由積忽過之所
漸者微禍之所成者大矣禍之成也亦成于忽之日又有所由起忽之積也不積于積之日无于不見忽為之机誠不可不審也

忽過之成于意表積忽之成在于慮外故其未也多因忽小小過之来出於不可悔其成也不可防防忽不容禍害孰焉故登峭坂崎嶇角處而不跌隆者慎于大也蹉阜垤土高宜封也而好顛蹶者輕于小也苟競其步雖陰屨能安輕易其足雖夷路跋踬夷平也蹷厥也知者識軽小之為害故慎細微之危患每畏輕微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也書于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鴻毳毛也腹下之毛性輕積之沉舟繒縞有重濕益之折軸車軸也以毳縞之輕微能敗舟軸者積多之所致也故墻之崩潰必因其隙空隙處劍之毀折皆由于堂蒙卻尺蚓穿堤能漂一邑千丈之堤決于蟻穴即此意寸煙泄突至焚千室忽之始也

微于陳堂及其為害大於墻劍禍之所傷甚于邑室將防其漸急於水火憂書曰忽豈在明不見是禽敓忽不在大亦不在小

炎炎不滅能焚崑山消消不絶能成江河忽之所生不可類推禍之所延非可情測或忽而成小或憾軽而至重深雖不乏危而睚眦未可易也譬如風焉捲雲飛石卷水擊木楊雲風能飛沙走石入山撼木入水揚波而人血脉不為之傷陳穴之風墻隙穴處通處軽塵不動毛髮不揉及中肌膚以為深疾大不為害大風即血脉不能傷小而成害者小風即中肌膚之疾大風散漫小風激射也垂二字出垂子故漢祖免冒萬之逆魏后泄張繡之讎出通紀韓信削少年之辱出漢史即受胯下之辱后拜將不為之校是也安国釋田里之慢此皆遇乖達之主寛廓之衿浮以深忽而不

為讎也。魯酒薄而邯鄲圍。楚宣王朝諸侯曾恭王後去而酒薄邯鄲圍主怒乃發兵與齊攻魯一日與具獻酒于楚王王主酒吏以魯薄酒易邯鄲厚酒楚王以趙酒薄遂圍邯鄲馬子期往馬羊羙不遍子期怒卻孫以闘雞亡身。元帝好闘雞貴臣外戚皆走梦說王伐中山中山君亡尚之貪者或弄木鷄識者以為鬬者兵象近鷄禍也卒亡齊侯以笑嬉破國。音伐細皆亡怒忘樹禍端。以酒食戲笑之故敗國滅身為天下笑。不慎故也是以智慮者禍福之門戶。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不可不慎也。

戒盈

四時之序。節滿即謝。即自春徂秋自秋而冬是也五行之性。金木水火土是也功成正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虛則欹中則孔子渭歎嘆曰嗚呼烏有滿而不覆者哉鑒損益而嘆。則側也斜也月盈則虧。缺也虛也心此天之常道也。勢積則損財聚必散。年盛迈衰。樂極還悲。此人之恒也。昔仲尼觀欹器而革容。孔子觀周廟有欹器焉問于守廟者曰吾聞宥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晉文公戰勝而色憂。出左氏春秋非增榮而惡勝。乃功大而心小。居安而念危也。憂禹之饋。受餐也而七起。周公一沐。理髮也而三捉。食不遑飽。沐不及晞。乾也非耐饑而樂勞。是能心急于接士處于謙光也。

明謙

天道下濟而光明。出易謙江湖善下而為王。故山在地中成謙。王。

滿即謝盈即虧天時猶然況于人乎人若不自滿而能抑而損之滿以居之則何患何功不成

能行謙德其德禹于周公乎

謙之一字古書所推崇以書而下賤以高而號

士人不移之質不奪之操蓋天地之性也能之鍾山之玉寶嶺之松誠到大而愈圣經剔落而益茂也

孚斯得之矣

侯以孤寡為損謙則榮而逾高損則顯而弥貴高必以下為基貴則以賤為本在貴而忘貴身處在貴而能忘己之貴故能以貴下民以己之貴下処乎民也處高而遺高遺亡也自視之若忘故能高而就卑以己之高位就卑賤之人

大質

冊可磨而不可奪其色蘭可燔而不可滅其香玉可碎而不可攻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剉各抱自然之性非可強變者也

士有忠豢之性懷貞直之操不移之質亦如茲者也亦如金玉冊蘭不可強変其質

昔子閭之刼也擬之白及而其心不傾晏嬰之盟也鈞以曲戟而其志不迴崔杼殺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挿血至者死所殺者十餘人火及晏子奉杯血而進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分国子不與我殺子直兵將椎之曲兵將鉤之晏子曰吾以利而背其君非仁也刼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直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而出譬如鍾山之玉寒嶺之松比之璠琨梓柳無殊也比之琨石弱木無異及其燒于爐炭三日而色不改王不改質處於積氷終歲而枝葉不凋松不変質然後知其異于他玉衆木也

辨施

夫山阜非為鳥植林林茂而鳥自棲之江湖非為魚鑿潭潭深而魚自歸之處世非為人積財積財而人自依之非其所招勢使然也懷璧之子即干金之子言其富也未免能惠而人競親若有惠人之資也以其富也被禍之子土貧而褐衣一性能輕財而皆疎之若無惠人之資也以其貧故也今富而倫悋各也猶見親敬貧而仁施无見疎慢

王肅曰富者多親貧者多疎此情也富則恩惜生貧則仁惠亦理也苟同有至才之士特偏于貧而富之案施便不一二見焉

非行之失被情変也冨者親而貧者疎人情変態如是也策駟登山不浮直轡而行泛舟入海不待安舟而坐何者山路迂迴海水淪波行者欲直而路曲之坐者欲安而水蕩之仁者欲施而貪遏之富而賑物憑不為難貧而儉晝行非為過天之道損有餘人之情矜不足也崑山之下以玉抵烏彭蠡之濱以魚食大鵬冠子而人不愛者非性軽財貯豊故也挈瓶丐水執雀求父而人不悋非性好施有餘故也口非匏瓜不能不食身非木石不浮不衣食不浦腹豈浮軽口惠人自食尚不足安主済人尚不足施物于人非性儉悋不足故也飢饉之春不賑朋戚不足故也多稔之秋饗及四隣有餘故也不賑朋戚人之悪行惠及四隣人

佗儒曰惟豊餘故軽財好施入惟不足故惠人済物難也

士為智敵不浮晶甚矣于天下溥済人利物之洋蓋此之謂也

之善豪善悪之行出於性情而繫于飢穣也荒歳則飢豊年多穣以此観之太豊則恩情生褻多則仁恵廃也一冨一貧所処各殊如此相馬者失之于瘦千里之歩駑馬瘦則不能致千里貧則不能施恩恵昔太史公有言也家無百金無以自贖亦傷于貧也軽財之士世非少也然而不見者貧掩之也徳行未著而稱我能猶足不能行而責歩楽望人信之實為難矣

和性

夫欧冶善造剣者鑄剣太剛則折太柔則巻欧無折必加其錫欧有巻又加其金何者金性剛而錫質柔剛柔均平則為善矣良工塗漆之緩則難晞急則弗牢均則緩急使之調和則為美

人性有剛柔緩急貴和以済之彼柔以処辱剛以致討褐急生于召災之未知処剛柔緩急之道而失之者也

北人之含性有似于兹昔徐偃王軟而國滅齊商公懦而身亡
出左傳 此性太柔之失也 猥劒之太柔則卷也 晉陽處父以純剛致害鄭子
陽以嚴猛致斃出左傳 此性太剛之過也 猥劒之太剛則折也 楚子西寬而
招敗荊莊公懷而自禍出左傳 此性偏急之災也 西門豹性急佩絃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絲以自急見漢書 彼各能以一物
盱長攻其所短也

殊好

累榭洞房咮簫王衆人之所悅也鳥入而愛逢石憐巖輪菌紛
結綖袘猨猱二之所便也人上而慄服慄也五味六韻咸池簫韶
人之所樂也獸聞而振懸瀨碧潭瀾波洶湧魚龍之所安
人入而畏飛鼈井煙走貊美鐵鴟鷄嗜蛇人好芻豢鳥獸與人
受性既殊形質亦異所居隔絶嗜好不同未足怪也人共稟二
儀之氣稟天地陰陽之氣俱抱五常之性抱仁蒙礼智性之性雖賢愚異情善惡
殊行至於日見日月耳聞雷霆近火覺熱履水知寒此之麤識
又宜有殊也聲色芳味各有正性善惡之分皎然自露不可以
皂為白以羽為角以苦為甘以羶香臭為香然而嗜好有殊絶者
則偏其反矣非可以類推弗浔以情測顛倒好醜良可怪也
賴頴王理昭視巧笑此色之美者 衆目之所悅也軒皇愛嫫母之魁
音醜嫫母醜人也黄帝愛幸之 貌不易洛英之麗客洛英美人也漢曹植作謂
洛川之神名曰宓妃其狀
麗陳侯悅敖給之題狀弗貿陽文之婉姿漢刘孝標論陽文之典敖給咸浔之典自

此一段正言聲無注思文美女色芳味好惡趙敦給駏女也 炮羔煎鳴臛呼各切 鵝弋規切 膞熊此味之美者 衆口之所嗛文王嗜昌蒲之菹不異熊肝之味陽春白雪宋王對楚王曰其為陽阿薤露陽春白雪国中和之者不過數人而已曲弥高而和弥寡嗷婆揉凌此音之美者 衆耳之所樂也而漢順德山鳥之音云勝絲竹絲琴瑟之屬竹簫管之屬之響魏文侯好椎鑿之聲不貴金石之和鬱金酒名玄懿春蘭秋蕙此味之美者 衆鼻之所芳也海人悦至鼈之夫不愛芳馨之氣若斯人者皆性有所偏也執其所好而與衆相反則倒白為黑變苦成甘移角成羽佩蕑當熏蕑臭味也漢書云熏蕑不同器而藏 美醜無定形愛憎無正分也

兵術

夫古者兵之起于民有爭心也故逸弧軒轅以造姬周成不肖已而用兵忌兵乃所以威不軌非以殘民也故王者修正伯者尚奇詭其用之所趣異也

太古淳朴民心無欲世薄時澆則爭起而戰鬬生焉神農氏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後蚩尤強暴好習攻戰銷金為刃割革為甲而兵遂興矣黃帝戰于涿鹿檎蚩尤顓頊爭於不周與共工戰丹水伐虓舜征有苗上旬而有苗始華夏討有扈并扈氏不服故討之殷攻葛伯葛伯不恤後酒伐之而伯即文王也 夫兵者凶器財用之蠹而民之殘也五帝三王弗能弭者所以禁暴而討亂非欲耗財以害民也然衆聚則財散鋒接則民殘勢之所然也故兵貴伐謀不重交丹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也善用兵者不戰而勝善之善也出孫武兵法志 王者之兵脩正道以服人霸者之兵奇譎變而取勝

孫明兵之道以持持力先將若二軍之師命国之安危係焉是故明天時力地勢練人謀三者皆為將者所当知要之以全国為重知謀為先是智者所以運奇制勝安国全軍之要道也

夫將者國之安危民之性命不可不重故詔之以廟堂授之以斧鉞受命既已則設民衣鑿凶門臨軍之日則忘其親援鼓之時則忘其身用能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顧于死出志以全國為重以智謀為先故將者先明天時力地勢練人謀

下山八中山九上山出揚子太玄

明人謀者抱五德之美握二柄之要五德者智信仁勇牟也二柄者賞罰也智以能謀信以約束仁以愛人勇以臨敵牟以鎮衆賞以勧功罰以懲過故智者変通之源運奇之府也

明天時察七緯之情洞五行之趣聽八風之動鑒五雲之候辨地勢者識七舍之形列九地之勢

九地者一決死二澤沮三征雀四下田五中田六上田七

此江論兵家通奇之術制敵取勝之機正恃之以智謀先者也法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即此意也孫子十三篇所論大抵不出此

兵者詭道而行以其智勝也是以萬弩上穀孫臏之奇龐涓退勝追北三戦三克遂收齊城囊土擁水韓信之權栽業揚塵柔枝之譎晉楚戦于城濮楚潰紙毛設二方而退之策騎劫乘

無成勢。水無定形。觀形而運奇。隨勢而應變。反經以為巧。無形以成妙。故風而有形則可以帷幕捍寒暑。無形不可以關鑰遏也。是以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如畏雷霆。擊無常處。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如尋寇。中不見其際。視吾之謀無畏敵堅。視吾之堅無畏敵謀。以此言之。不可不知也。夫將者。以謀為本。以仁為堅。謀以制勝。仁以得人。故能謀制勝。將也。力能勝敵者。卒也。將不仁以統之。是亡謀以先之。源謀以制勝。仁以得人。故能謀制勝。將也。力能勝敵者。卒也。將賞罰明。仁恩洽。而又寒暑均勞。飢渴均齊。飢渴均齊。形不一。先不同也。虎尤多力而受勝於人者。心不一。力不齊也。與同安危。與共生死。今士捨白刃而不顧死赴水火。而如歸非輕死而樂傷。仁恩驅之也。將得衆心。兆與同患。暑不張蓋。寒不御裘。所以均寒暑也。言與士卒同。臨險不乘。遇隘險之處。丘陵。兆下所以齊勞逸也。言與士卒同勞逸。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飢渴也。言與士卒同飢渴。三軍合戰。必合矢石之下。所以共安危也。言與士卒同安危。故醇醪注流。軍下通醉。楚子攻秦其母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句踐之敗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上流使士卒飲下流味不加衆。溫醇一灑。師人挾纊。左傳楚子伐吳耶容有敵醇酒而卒戰自正也。軍掛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絮也言其溫也。苟得衆心。則人競趨死以此衆戰猶轉石下山。決水赴壑。孰能當之矣。

為本將昔主取勝先貴得衆心是亡謀以先之仁以統之是亡勇以先之貴明仁恩洽而又寒暑均勞飢渴均齊形不一先不同也虎尤多力而受勝於人者心不一力不齊也與同安危與共生死則万人惟一心何敵不摧何戰不克哉

按六韜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天雨不張蓋出陰冥犯泥塗將亡下災士亡災皆走將亦就舍炊者皆飽將乃就食刘子敷詞取食刘子之韜曰在冬還正六韜曰在冬還未

荀伸曰武不可黷亦不可廢而不習民不可使亦不知伍不教誡訓練而有方教習之有數則吾民亦吾兵矣又安事士大夫又安可廢武而不講也

吳侍曰民不習戰則兵不識將不識士情安可以即戎

司馬法曰國家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亟戰則民彫不習則民忘故兵不妄動而習武不輟所以養民命而修戎備也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易曰君子脩戒器以備不虞是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音搜索也春田謂索禽獸之不孕者夏田曰苗言為苗除害也獮音綿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守也冬物畢成獲而取之无擇也皆以農隙以講武事三年而治兵習戰敵也出曰治兵始其事也入曰振旅振整也治兵礼畢振旅而歸言振衆也还歸而飲至飲至于廟中告于廟所以昭文章明昔賤也順火長辨等列習威儀自春蒐夏苗至此一段從左傳臧僖伯觀魚諫晖未夫三軍告捷則立表號言不相聞故為古鐸鼓革屬金鐸金屬以通其耳視不相見故制旌麾析羽而注于旗干旗干首曰旌麾羽毛之屬以宣其目若民不習戰則耳不聞鼓鐸之音目不察旌麾之號進退不應令疎數不成行故士未戰而振慄馬未馳而沫汗非其人怯而馬弱不習之所致也吳王宮人教戰陣約之法令迴還進退盡中規矩雖蹈水火而不顧者非其性勇而氣剛教習之所成也閭閻習武試其人於五湖劒及加頸流血不止勾踐習戰試其民於寢處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遽擊金而退之矣法以鼓進以金退也豈其惡生而貪死賞罰明而教習至也是以逢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弓弓之強弱與矢之輕重相不服之馬不調良雖伯樂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千駟駿者伯樂善御人善斷孫臏吳起戰国時不能戰不習之

邵宝曰此段援引古教習方可用之戰

何休曰此段引喻民不教習安可用之戰未知之孰先去

淳曰造夫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不調良雖伯樂善御人善斷孫臏吳起戰国時不能戰不習之

隨人指授則又教習之明驗也

辛毗貙麻戾獸而黃帝教之戰鷹鸇鸇鷂而羅氏教之擊夫鳥獸無知之情猶隨人指授而能戰擊者教習之功也奚況國之士民而不習武乎

明權

王鏊曰權者所以應變善者所以處權又之以又則雖以大義城統不失乎行權之道也

溺而捽又祝則名居祭于祝史不得不宣君之名勢不得已權之所設也慈愛者人之常情然大義滅親滅親益榮由於義也是故慈愛方寸二者相權義重則親可滅若厚薄之殺子厚以殺陵大故事尤重于父子之倫也季友之酖叔牙以存魯大義所係也以義權親此其類也欺父矯君臣子悖行然舜取不告弦高矯命者以絕禍之罪重于不告矯命之過輕于滅國權之義也

貴速

孫武曰智者作事之机也定計於先臨机應變可失之機速為上言智者欲成務雖均機速應机貴速決謀雖同遲緩為下言雖能決謀不施遲緩彼有智而不施遲緩施無生施而應之不速皆非智也

奔湍拯之若水漂人須急救之若穿井而救火則燻颺棟焚矣言勢無及也方鑿舟而拯溺則葵江魚之腹中矣言勢無及也騹所以見珍者以其日行千里也蒲句而取至方至千里則與駑馬均矣騹祇駑箭所以為貴者以其弦直而至也窮日而取至者盡一日之力至則與不至者同矣智所以為妙者以其應時而後知是不能應變之速則與無知者齊矣昔吳起楊欲討儻而揷矢玉扉見綱陽虎在闉魯人出之虎欲報德而倦

小務也智伯貪人亡炙一笛而即知之韓魏將反而不能知邯
鄲下楊園亡一梩而即覺之其自亡也而不能知斯皆銳情于
小而亡大者也

夫釣者雖有籧竿纖綸（籧篨長而殺也詩籧篨竹竿纖細也）芒鉤芳餌增以詹何
之妙（詹何善釣者）不能與罾罟爭多（罾罟大而釣大也）弋者挾繁弱之弓貫
會稽之箭加以蒲苴之巧（蒲苴善射者）不能與罔羅競獲（罔羅大而矢小也）
何者術小故也江湖之流爛齒漂屍縱橫接連而人飲之者量
大故也盆盂之水鼠尾一曳（尾之小者也）吐而弃之者量小故也杈棘
叢生而鳳凰不集（杈棘小木也）池小而龍魚不遊（池小之生物也）故
聖人之治天下也（聖人之治天下也）不務小而務大（小者枝葉譬之而體大者即目睫乎是以達者之蒙
則慢遺而無涯偏人之情兒刻數而煩細自上觀之趨舍之所
寬隘之量斷可識矣

隨時

（苟坤曰時有所適俗有所宜用不離乎時則雖用統虛也）

霜風淒烈（周棄后稷名）不執禾炎氣赫曦（烈日也）曹明不製裘知時
俗不宜也故救饑者以圓寸之珠不如與之橡蒭貿菽（蒭草也）非橡梗之貴而珠玉之賤然而美不
要者各在其所急也方於饑渴之時珠玉寧能救生死哉是以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壺能濟水）貴賤無常時使然也故明鏡所以照
形而吉者以之（以之蓋庖玉笄所以飾首而禿姬以之挂戈非鏡笄

之一不美無用於彼也盲以鏡為无用无用于玉并也庖丁解牛見莊子適俗所順朱泙漫屠龍無所用功商垂芒務雖有妙術歸于無用故老聃至西戎而効倮言夏禹入裸国忻然而解裳出淮南子非敬諸礼随俗宜也墨子儉壷而非樂者徃見荊王衣錦吹笙非惡其性随時好也魯哀公好儒服而削代君循墨而殘徐偃公行仁而亡燕噲為義而滅夫削殘亡滅暴亂之所招也而此以行仁義儒墨而遇之非仁義儒墨之不行行非于時之所致也

利害

高甫去蚤虱而来蚰蜒攀石止齒齲之痛而抜牙根躁痛雖殊死生後患此取小利而忘大利惟衆輕害而負重害也寢疾墳

何涛曰有夫利必有害利害之際見之尚審彼見小利而忘害者是未度刻身藏珠入市攫金之說也嗚呼此惟可以智者道也

胸而不敢鍼蠆尾螫踝而不斫非好疾而愛毒以鍼斫之患甚疾螫也酖酒毒酒也盈卮渴者弗飲非不渴也飲之立死銷金在爐盜者不掬非不欲也掬而灼爛虎在前詩註虎之自恣也地有墮珠雖貪知盜蹟則手不暇拾懸穀向心路有西施雖婬如景陽則目不暇視非不愛寶而惡之吏執而問曰汝何盜錦于衆中貨美錦于市盜於衆中而竊之吏執而問曰汝何盜錦于衆中對曰但見有錦不見有人即入市攫金見金而不見人之意故取之耳若斯人者眩于利而忘於害黃口以貪餌而忘害故擒于羅者罣鵲以見利而忘身且怵於莊周莊周遊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来翼七尺目大徑才咸周之顙而集於桑林是以智者見利思難閻者見利而忘患思難而難不至忘

患而患又生以是觀之利害之道去就之理亦以明矣

禍福

禍福同根妖祥共域禍之所倚反以為福福之所伏還以成禍基祚生有始吉凶有門老子四句老子道德經妖之所見或能為吉祥之所降亦迺成凶有知禍之召惟有善足以勝之有善則妖反為祥无善則祥足成妖故殷帝自剪千里来雲旁景公三善而災惑退舍則轉凶為吉又社為福豈非人哉

為福福之為禍妖之為祥吉之為凶則可與言物類矣吳夫差勝以為福也而有柏蘇之困越接會稽以為禍也而有五湖之霸戎王強盛以為福也而有樽下之執陳駢出奔以為禍也終以類聚昔宋人有臼積之祥而有失明之禍雖有失明之禍以至德全之福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年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父以荐上帝居一年父無故而盲其牛復生白犢又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告以殺其子禿故而盲其后

楚攻宋圍其城丁壯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解圍而疾俱愈出莊子北叟有胡馬之利卒有奔墜之患雖有奔墜之患以至保身之福北叟塞上之翁也馬无故亡入胡人吊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福乎騎隆而折臂人吊之曰安知非福乎後胡兵大出丁壯者戰死惟子以跛故得父子相保故以北叟知禍福相因倚伏而生也○出淮南子以見不祥而倏善則妖反為祥見祥而為不善則祥還為妖矣昔武丁之時亳有桑穀共生于朝太戊時桑與穀合生于朝一暮大拱史占之曰野草生朝朝道中興帝幸之時有雀生鳥於城之隅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国其忘乎武丁恐惧側身倏德桑穀自拔入紘之內重譯而来殷家元王帝辛驕暴遂亡殷國故妖孽者所以警王侯也怪憂者所以警庶人也妖孽不勝善政則凶反成吉怪憂不勝善言則

貪愛

卿宰曰貪者當亟去之禍至者招尤召禍福之机成敗之原達人見之猶笑去人安可以尚浔自傷辽至有害為哉

許国曰引蜀使臣曰公以為世之貪至者明哉

分人石乞諫曰今患至國將危不固勝敗存亡之机故以形于朋中矣不能散財以求人心則不如焚之以害我又不能後及乘公入乃發大府之財以與衆出府庫之

天下笑出史 以貪小利而失大利也此為貪者之戒楚白公勝其性貪

矣既殺子西攄有荆國積斂財宝填之府庫不以分衆府庫充實矣不

為牛多與金日置牛後號牛裘言以遺蜀侯蜀侯貪之乃斬山填谷使五丁力士以迎石牛秦人帥師隨後而至滅國亡身為

類感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聲以同應氣以異垂其類苟聚雖遠其群

寶以賦人因而攻之十有九日白公身滅出史記 財非已有而歎有之此以小矣而大禍生焉此為貪者之戒寒土有獸其名曰貔生角當心俯而磨之憤心而死貔之性急見鵄砠子 炎州有鳥其名曰梟嫗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梟性惡能食母見淮南子 蜀侯之迎秦牛比喻近而身轉死何異貔磨其角比愈利而身速亡乎白公之遽財比愈積而身愈滅何異梟之養子子愈長而身殞害也是達人覩禍福之機鑒成敗之原不以苟得自傷不以過差自害

張位曰物以類相感神以气相

化驗之天道物類殆有然者

荀分雖近未合故銅山崩蜀鐘鳴于晉漢武時未央宮殿前鍾无故鳴三日三夜詔問東方朔曰銅者王之子以類言之子母感而相應也有殘奔者故鐘先鳴三日蜀郡太守上言山崩上大笑淄渑共川色味異質感動无類自然之數也是以君子者陽之群也蚤伏者陰之類也故日夏至而鹿角解蔡邕独斷曰夏至陰气始起麋鹿解角月虧而蚌蛤消月辟陰之本月望則蚌蛤实辟陰盈月晦則蚌蛤虛辟陰擊〇出呂氏春秋騏驎鬬而日蝕鮑魚死而慧星出東風至而酒盈溢蚕含緜而商弦絶新穀登而舊穀沒龍叅一井而雲弥九天虎嘯一谷而風扇萬里陽燧在掌而太陽火方珠運握而少陰水方珠即方諸也藝文志曰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方諸月燧大蛤也熟摩拭令热以向則水生銅盤受之下水救石也箕麗于月而飄風起畢動于天而驟雨散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註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天將風也纖塵不動

吳侍曰气相感精相應類之所應有如此者

童約曰一段至此文該博而詞藻清令人讀之覺搖神聲

而鴟曰鳴詩學云歌知風將起先向屋頭鳴其旦雨也寸雲未布而蠭蚓移穴東觀漢紀曰蚁封穴大雨將至巢居知風穴處識雨風雨方至而鳥蟲應之太白暉者鷄龙夜鳴火精光盛馬龙晨驚鷄為龙金气為龙精馬者離畜火為武神干弋旦興介馹將動黿鳴于野鼉應于渕螣蛇雄鳴于上風嶋鳴于下風而化成形淮南子曰夫螣蛇鴟鳴形精之至也以斯至精相應不待召而自感者類之所應也若呼之與響形之與影故抱薪救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濡弹角則日搥鼓舟而波湧物以類相感神以氣相化也豈以人情

正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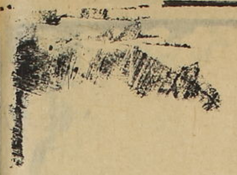
夫人之卸正美惡名實不可倒置苟名貴而其實不去衰公遥慕穆姜之賢不覺孔丘之聖齊景公高仰管仲之謀而賤今情之乱也在乎信耳而弃目昔魯

理之失也由于貴古而賤今以正為卸以美為惡重古而輕今貴耳而賤目世人安可之聖非不光於穆姜晏嬰之賢有減于管仲揚子雲之才非有劣于董仲舒然而弗貴者豈非重古而輕今琢遠而翻近貴耳而賤目崇名而毀实耶越人臛蛇以饗秦客其之以為鯉也既而知其是蛇攪喉而嘔之見淮南子此為未知味也趙人有曲者託以伯牙之聲世人競習之後聞其非乃束指而罷見淮南子此為未知音也宋人得燕石以為美玉銅匣而藏之後知是石肉捧匣而棄之宋愚夫得燕石藏之以為大宝周客聞而觀之以為石也遂弃之此為未識玉也卸人為

託以哭均孟子舉垚而誦之後知其非皆臧口而捐之此為未知文也故以蛇為鯉者唯易牙不失其味易牙善知味能以趙曲為雅聲者惟鍾期不漏其音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无知音者以燕石為美玉者惟衛頃大畜牛羊于衛氏之南賈疑王公富于衛氏以卸賦為麗藻者惟相如不濫其賞漢司馬相如奏大人賦武帝大悦

仲尼先飯黍侍者掩口笑孔子侍坐於魯哀公設兆具黍公皆掩口笑公曰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后飯挑左右之笑夫黍者五谷之長也祭先王以為上盛菓有六而桃為下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貴不聞以子游揚裘而咳曲吳揮指而哂見家語之下是侵上忽下也

於嗤誚奚兒世人未有名稱其容止文華能免于誚者豈不難



宰曰夫人必有所激而後通有所思而後益歷觀古人孰不由此而發志昌名哉

也以此觀之則正可以為和美可以稱惡名實顛倒可為歎息也

激通

衝鼈之激則折木湍波之湧必標石激勢之所成也故居不隱者思不遠也身不危者志不廣也蘇秦若有負郭之田必不佩六國之印李子吳曰使有負郭田數頃安能佩六国相印乎主父無親友之蔑必不窺五帝之食張儀不有堂下之恥必無入秦之志范睢若無廁中之辱不懷復讎之心審越激而脩文卒為周威之師班超激而習武終建西域之績班超投筆嘆曰大夫无他志畧猶當立功西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後果立功西域觀其數賢皆因困以發志緣阨而顯名

惜時

自昔君子歎行仁義于天下則與時競馳不矜盈尺之壁而珍寸之陰故仲尼栖栖突不暇黔孓周流突不及煖席墨翟遑遑席不及煖孓奔走席之煖而即行孔席不暇煖黑突不得黔皆行其德行拯救溺立功垂模延芳百世今人進不知退是腐榮華刻絶嗜欲被麤絃歌取媚泉石退不能波策樹勛毗賛明時毗輔也輔主賛襄聖明之盛空蝗梁黍蝗觸食穀言無益世用徒無聞之人歿成一棺之土死為荒丘之土亦何殊草木自生自死者哉言螽草木同朽腐何益哉歲之秋也涼風鳴條清露變葉則寒蟬抱樹而長吟哀烈悲酸茲于落日之際何也哀其時命迫于霰霜而寄悲

胡拍曰即一物之微有足悲者安可不及時有為哉

弄璋之時者作事之機立業之本至而不主建功立業時去而終于無用故君子貴惜時

于菟柳見呂氏春秋 今日向西峯遣業未就鬱鬱于窮岫之陰無聞于休明之壹已矣夫言進不能樹勛不如退而處隱為得也 亦奚能不露衿于將耒梁意於松烟者哉屬意隱處 王屑盈庫言其多也 不可琢為珪璋玉為珪瓚璋瓚皆有用之器但不可以玉屑為之 對綵蒲筐不可織為綺綾綺綾皆成服對綵則綵綾可為綺綾雖妥亦奚以為也 謂牧圉以絲紂鞄然而怒牧人圉人養牛羊者 命比王侯於夷齊怡然而喜夷齊孤竹二子名至高比之為絲紂彼兇不悅之 仁義所在匹夫為重仁義所去則尊貴為輕 睇煐月明而知霜婦思古詩最憐孀婦舟過風波則險故舟人聞風而驚

春葩含日以笑秋葉泫露如泣 暄然而春榮華者不謝百物遇春无不榮華悽然而秋凋零者不憾遇秋氣無不凋落 榮凋有命困窮有期故春蘂雖茂假朝露而抽翠右詩擊鼓珠佩耀翠清曉墜芳叢秋葉誠危因微風而飄零古詩冥遠西風吹落葉卻愁無地著秋聲 智能知人不能自知神能禦物不能自衛故神龜以智見灼仲尼曰能憂于元君不能避豫且之網智能知未雠無遺策不去避騰腸之患靈蛇以神見搏時崇祀涎蛇孔通轉注之孰知矢不智為智不神為神乎弃無弧矢不能中徼弄善射巧去中徼 其中徼者非弧矢也俚無斧斨不能善斷其善斷者非斧斨也

為利則不仁故販粟者歌戴之飢賣藥者歌人之疾物各重其

邵陸曰王看對綵雖灵無用

明相曰重仁義而尊貴

何涛曰感叹思俱

伍濬曰言榮凋困遇皆有以宰之

沈儒曰人之称大智如神者非無自也神而明之存乎人耳

王畿曰言人各有所重

吳侍曰言人各有所然

沈神曰言樹惠防害貴面之早

吳儀曰言所好有同異

海岳曰敘九流之家各有其要許愼曰道家祖清虛去其忠党

所立而棄紂之狗可以吠堯棄之犬吠堯各為其主也非不仁彼之徒貧盜跖而鄙仲尼運屈而恚天命運屈者多然天以大禁而思燧人燧人始立火政教人取火鑿井而充伯益伯益始教人穿井宿不樹惠臨難而施惠本不防萌害成而修慎是以臨渴而穿井方飢而植禾雖疾無所及也公儀嗜魚公仪休于魯相好魚而人饋不受曰受魚而免相則无以自給于魚屈到嗜菱雖非至味人皆井之與衆同也文王嗜膾曾晳嗜棗膾善棗酸二子井之與衆異也

九流

道者老聃關尹龐消莊周之類也以空虛為本清淨為心謙盖為德卑弱為行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裁成宇宙不見其迹

儒者晏嬰子思孟子荀卿之類也順陰陽之氣明教化之本遊心于六藝留情于五常厚葬文服重樂有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尊敬其道慈而薄者流廣文繁誰可窮究也以上言儒家

陰陽者子韋卯衍桑丘南公類也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範三光之度隨四時之運知五行之性通八風之氣以厚民生以為政治慈而薄者則拘于禁忌弱于術數也以上言陰陽家

名者宋鈃尹文惠施公孫捷之類也其道正名上不正則言不順故定尊卑正名分爰平尚儉禁攻寢兵故作棄山之冠以表均平之制則寬宥之說以示區分

宛在又不可為訓

邵室曰儒者以六藝禮樂為綱紐文繁不可窮詰

坤曰陰陽之家雖明乎天道人情而蔽則拘禁忌弱術數也

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範三光之度隨四時之運知五行之性通八風之氣以厚民生以為政治慈而薄者則拘于禁忌弱于術數也以上言陰陽家

劉概曰名者所以正名為道之分析名小苟析辭是其薄也

攻寢兵故作棄山之冠以表均平之制則寬宥之說以示區分

焦竑曰法術之家任刑法而刻薄少恩

吳侍曰墨者儉嗇難遵

鄧定曰縱橫者蚩蚩安危扶顛轉禍尚華詭而棄忠信

向曰雜枝之流語可參用而先所係心

到李悝韓非商鞅之類也其術在于明賞罰討陳整法誘善懲惡悉俾順軌度以為治本然而薄者削仁廢豪專任刑法風俗刻薄而少恩也以上言法家

墨者尹佚墨翟禽滑胡俳之類也儉嗇無愛尚賢右鬼非命薄葬無服不怒非鬬然而薄者其循大觳儉而誰遵也以上言墨家

縱橫者鬫子名子我龐煖蘇秦張儀之類也制權安危扶顛轉禍詭福然而薄者則苟尚華詐而棄忠信也其術本于行仁譯二国之情弭戰爭之患受命不受辭曰事而以上言縱橫之家

雜者孔甲尉繚尸佼淮夷之類也明陰陽本道德兼儒墨合名法包縱橫納農植觸類取與不拘一緒然而薄者則

家宜以農為本第分序不明

凌約曰以下總言九家殊源同歸但九家之中惟儒道二派尤為最末歸宗儒本肯

無穢農衍無所係心也以上言雜流

農者神農野老宰氏范勝之類也其術在於務農廣為墾闢播植百穀國有盈儲家有蓄積倉廩充實則禮義生焉然而薄者又使王侯與庶人同耕于野無尊卑之分失君臣之序也以上言農家

觀此九家之學雖有淺深辭有詳畧偕儗形反流分垂陶然皆同其妙理俱會治道跡雖有殊歸趣無異猶五行相滅亦還相生四氣相反而共成歲淪渭殊源同歸于海宮商異聲俱會于樂東夷南蠻同操齊鋞為賢二子殊行等迹為仁道者玄化為本儒者以德教為宗九流之中二化為最夫道以無為化去儒以六藝濟俗無為以清虛為心六藝以礼樂為訓以教行于大同則邪偽萌生使無為化于成康則

海岳曰儒教又非道教可倫

氛乱競起何若流淳時異則風化應殊古今乖舛則政教宜隔以此観之儒教雖非得真之説然教可以導物道家雖為達情之論而遠礼寖不可以救弊今治之賢宜以禮教為先加遁之士應以無為是務斯則操業俱遂而身名両全也

邵宝曰正名所以興治重揚名家之学可不講哉即経生家時有此語

焦竑曰四句叙論精當持此以程量当世万无一失孟有名兌有形名形参同現乃無爽

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群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群下不可妄奪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一名故大道無称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具列不以形應之則華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善悪名畜悪故善有善名悪有悪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嚚凶愚命悪者也今即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

胡時化曰事務實則名不混人主不別彼此不檢虛實至于三不肖混淆賞罰倒置法術之不行也有由矣卢文子之術与韓非子相表裏觀此名實之論文虽奇豔爛杰而皆正孝處却識矣讀者取節焉可也

焦竑曰長辭廣喻不厭其詳古人文惟取其達意類如此孝業家又以此為貽矣

即頑嚚凶愚之名以求頑嚚凶愚之实亦未或盡也使善惡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辨也而失之者由名分混淆者由名分察今親賢而疎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疎實罰之稱宜屬我一之與彼我又復一名之察者也名賢不肖為親疎名善惡為當罰合名稱者別彼此而檢虛實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之者由名分混淆若

弁為心者固當出朱弍文詞許多合當較上數段更加生色如丁七級浮屠級增一級也

周務出群之辨不可為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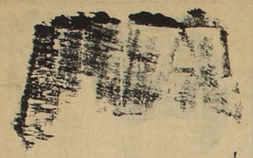
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

賢愚共慮此至治之漸也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于無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駢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妻子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于諸侯之朝皆志為卿大夫而不擬于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兎在田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鷄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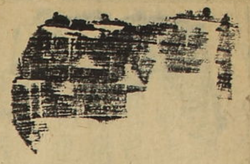
重分曰引二語作訂結精完密无伏之遺恨如

許應元曰說善好譏人名實也教歧引証各及其旨而詞氣激切六淚有神于世教者

蘇濬曰買雉獻王喻名之非也二事實皆戲詞



世有因名以得實亦有因名以失實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譏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嘗譏辞毀之以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二國無聘者鄰有鰥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后曰黃公好譏故毀其子不姝美于是爭禮之亦国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遠名而得實矣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



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浮以獻楚王
國人傳之咸以為真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王感其欲獻
于已召而厚賜之過于買鳥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于野者得
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隣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怪石
也盍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録以歸置于廡下其
夜玉光明照一室田父称家大怖復以告隣人曰此怪之徵遄
棄殊可銷於是遽而棄于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
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王王得此天下之寶臣
未嘗見王問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
王立賜獻王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禄凡天下萬里皆有是非吾

汪道坤曰今世抗多以魚目欺王而攘人之有者往往是葉

諺云智固然惟能作之理素定于胸中目士不得售天

蒙賛曰五自是無非真非無是之非之亂假之者之罪也自是理上不會勘済

王儒曰宋公假仁此一會而讀二曰之旨乃不敢不成列此不過但許假名之衛耳說者說兵行詭道宋忘仁昕以取敗也是非之分幾何不爽乎

余有丁曰先亭事而后斷文法也

有時

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興廢翻為我用則是非焉在哉觀堯舜湯武之成或順或逆得時則昌棄幽厲之敗或是或非失時則亡五伯之主亦然宋公以楚人戰于泓公子目夷曰楚衆我寡請其未悉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不鼓不成列寡人雖亡之餘不敢行也戰敗楚人執宋公齊人弑襄公立公孫無知召忽夷吾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既而使魯人殺糾召忽死之徼夷吾以為相晋文公因驪姬之譖出亡十九年惠

王世貞曰二君不王伯業承焉盡伯猶詭詞之術齊以假仁假義之事宜其成也宋衷之正矣出于假之不得其術者是非果可定乎故曰非大聖其孰定是非之準哉

倪思曰盜奸之害之小者亂政之本其害最大国家无至于不可救藥漢張綱埋車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亦知亂政之本者

公卒賂秦以求反國殺懷公子而自立彼一君正而不免于執二君不正霸業遂焉已是而舉世非之則不知己之是已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已所非然則是非隨衆賈而為正非已所獨了則從衆者為是

大道下

治主之興必有所先誅先誅者非謂盜非謂姦此二者一時之大害非亂政之本也亂政之本下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畏時之禁行不既時之法此大亂之道也孔子攝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而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

宗坤曰按左傳昭二十年子產卒太叔為政定八年太叔卒馴擾為政乃殺鄧析而用竹刑非子產殺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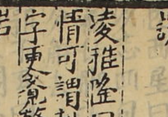
錢福曰聖人至法豈有未盡斗亦一章法也

黃震曰析名甚猜必今俟哈炙人口始一字一

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顓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辨四曰彊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譚足以飾邪榮衆雄桀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斯足畏也

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已出也聖法者自

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治以致此乎



朱載

凌約曰識得此情破則不怨貧不驕富不厭分不趨富真之脩人德懷

五德秀修曰見理之言自免切中世情解世之惑莫悟于此稽含訛刺為一篇文字之祠

孫文恕曰只一段中亦許多議論許多質証至歸結治亂上立說裡亦世教之談

凌稚隆曰說人情可謂刺骨文字更覺警拔奇岩

洪邁曰文勢凌亂不竭若斷若續曲不其妙

己祖謨曰借富貴者當酬貧賤之願以況人君當酬天下之願詞氣疾重浮淺規數列之儀

之所共弃亂世之所共佾治世非為弃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亦非佾窮貧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者之所惡貧者之所美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酬弗與同若樂故也雖弗酬之于物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富貴其所望者蓋欲料長幼平賦飲時其饑寒省其疾痛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酬弗與同勞逸故也故為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逸也故富貴者可不酬貧賤者人君不可不酬萬民不酬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頓戴所以不頓戴則

敬而親之貧賤者有請賜于已疎之可也未必損已而況疎之以其無益於物之具敬也富貴者有施於已親之可也未必益已而況親之則彼不敬親我矣三者獨立無致親致疎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富貴貧賤易慮故謂之大惑焉窮獨貧賤治亂上立易制而弗能制弗可怨也衆人見貧賤則慢而疎之見富貴則所難安而不能安循可怨也驕人者無善而無故驕人此情所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吾人之不祿施于已也起於情不驕富不厭分不趨富真之脩人德懷

宋子循惑質於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

理出也理出於已已非理也已能出理非已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利唯聖人能該之

亂一作禍

君位替矣危莫甚焉亂莫大焉

仕始

陳子守滌別王子王子曰仕之始也不可不慎也夫君子庸以

驗術矣履以稽終矣造以考成矣入以要至矣陳子曰請問焉

王子曰定方以志齊事以才固守以力合美以幾終始之道也

陳子曰請問焉王子曰端委嫵于似變化神于交向往起于微

性直奪于勢是故貞者以覆戾也佞者以蒙澤也鮮弗惑矣故

曰定方以志也敵者集乎殷也強者勝乎重也通者乘乎時也

振者懲乎弊也故曰齊事以才也夫傑而持摧之惑折矣奮而

立撼之惑仆矣恬而居誘之或趨矣是故相時而渝汙也適成

而寢弱也故曰固守以力也毀階于譽忌戚于妍怨深于劣矣

陸西星曰定方以志四句是一篇住脚下段段分解去

郭子玄曰此是刻意碼琢文字一字增減不得一字有法句有心少年熟此下筆定驚世駭俗

抹疑獨曰文勢甚委曲

陳眉公曰適一子數篇皆得意之文此其最善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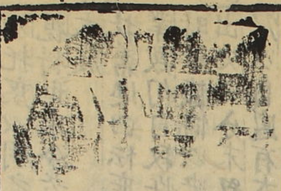
郭子玄曰文妙

李士表曰終始二字應前照官冠到

君子任而却視實而虛中矯而孫逊出華而斂處故曰含美以斃也夫志定非才不濟矣才濟非力不固矣力固非絕不全矣故曰終始之道也

秘奇

吳淸曰晴閑朗放極占數每典故相同川行君說卦帶時兩端消君怪之朗曰夫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時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員以君子之于湯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問之而后行苟之而後圣歎令天下順時而進知雖知此占筮所以見重數矣知而違之有不值其忌者乎夫子之於數也悉其定不滯于先王也張老不知微妙之理犯天神人物之忌豈神于數者之所為耶其不遠也有由然矣



張老神于數然而世無遇也問于夔澤子夔澤子曰天道忌彰神道忌明人道忌露物道忌華棄而除之其道彌光故實者或侵其棄矣浮者或恢其慧矣佗者或遁其履矣劣者或淫其祉之道也故天道貴秘人道貴襲物道貴存也闇其門蔽也諦其端運也藏其輪竟化其積夫天神人物之道畢于閻者或相其行矣覽者或遠其觀矣此六者數之為也棄除之道貴秘人道貴襲物道貴存也闇其門蔽也諦其端運也藏其輪竟化其積夫天神人物之道畢于其交窺其迹不眩其宰天地以子不浔隱其度鬼神以子不得隱其紀物以子不浔隱其慾夫測深析渾好揭玄以示者忌之歸也宜子之不達也是所謂棄除者也是故君子冲以為體直以為用遂以為宅默以為童恍惚以為象希夷以為形以索以存不苟示人百福其凝夫子信之矣

疾瘳

王子渭仵子曰子疾且瘳何為乎歸仵子曰子疑予爭予語子予聞之病国者六病君者八病民者四淫爵棄刑毀階裂憲離德窮權六者病国莫大焉比侯疾貞玩戎親險樂田厭政損

唐荆川曰此篇扡疾設為憤世之論呂侍曰病国病君病民皆疏切時事李士表曰評而有体

无介開宇　趙以夫曰故夫子之仕也一轉時仕所当然之事如此則當去乃托疾以明之大庭　林希逸曰伝疾業数句自叙忙時世陳慨以決出処之分末段帰以自處有大抱負大經綸

威昂隱八者病君亡大馬故逆捐無滅豢嗜利之也病民亡大馬故君子之仕也一轉時仕所当然之事如此則當去乃托疾以明之大庭　林希逸曰伝疾業数句自叙忙時世陳慨以決出処之分末段帰以自處有大抱負大經綸

馬故君子之仕也非以榮而已將以療之也吾聞之救過之余不可以極累答者不可以造吉習行者使負鮮不蹶矣今吾有大疾五不見於色恢廣業宜忤人亢戾俗信泥古蔡取謗夫仕者之謂何將上下之疾是務去而予身之不療其何能為予之歸也屏慮而寂處動作而和柬接固而行怒其愈也而寢焉夫行意若不畏譆濟大者不軽以試矣子先大夫曰裕而施毋範人以慾其允有功予弗敢辱先大夫之命王子乃謝曰予卹人誠不足以知子

重師

工前右曰一遍師說　支道林曰百云師道之數次及之弗張易以抗上陵而下抗故居者易爲夫士國之材也師教之有司舉之天子官之故師材之源也易以居爲何以教之失則何以舉之非人何以官之無良何以治故治罔治由官否也官無良由舉冒也舉匪人由教弛也故師也莫重焉故師道有五一曰正習二曰勤業三曰爲以居昧其職也予聞之師道有介守曰崇恬五曰篤善夫言侵而道費象莊而行邦枝繁而本剥是以正習之爲貴遊以棄時惰以玩歲是以勤業之爲貴豢接而侑行奥市馬而以訓誰則能之是以介守之爲貴辟而修以俟拿也失者覩獲羨生馬其趨乃懷是以崇恬之爲貴夫右

范无隱曰五條及恪当而切至于授別與亂曲折変化詳尖纖悉俱宣師範　呂吉甫曰気力精采逐段皆的當議論　陳詳甫曰句調接続頓挫辭意之傳人所聞　王元澤曰未有

工前右曰一遍師說　支道林曰百云師道之數次及之弗張易以抗上陵而下抗故居者易爲夫士國之材也師教之有司舉之天子官之故師材之源也易以居爲何以教之失則何以舉之非人何以官之無良何以治故治罔治由官否也官無良由舉冒也舉匪人由教弛也故師也莫重焉故師道有五一曰正習二曰勤業三曰爲以居昧其職也予聞之師道有介守曰崇恬五曰篤善夫言侵而道費象莊而行邦枝繁而本剥是以正習之爲貴遊以棄時惰以玩歲是以勤業之爲貴豢接而侑行奥市馬而以訓誰則能之是以介守之爲貴辟而修以俟拿也失者覩獲羨生馬其趨乃懷是以崇恬之爲貴夫右

范无隱曰五條及恪当而切至于授別與亂曲折変化詳尖纖悉俱宣師範　呂吉甫曰気力精采逐段皆的當議論　陳詳甫曰句調接続頓挫辭意之傳人所聞　王元澤曰未有

勉励功率之意
得箴規之本此
典謨愈嫉溫處
士曰愈于使君
非亟斯一朝之
好故典使君之
行不以領而以
規文体相類

賢左劣植率仆梗乃能勤矣是以篤善之為貴行此五者以教
可以淑士矣士淑舉用以臧舉臧言用以良官良治用以昌故
師也莫重焉其何以易茲行也惟吾子之振之也夫陳大國也
子振之四方則之師道其興乎

神雞

刘溎溪曰此篇
典太史公曰者
傳全露主用尚
有含訓隐刺神
雞則傷急咨嗟
有数種毅气伯

子獄既久請于神曰盖聞之洞築者灵也賛貞者天也故哲領
不折妖體无離乱魍見褫歛棄毋速故刺聖之丑无断毒賢之
罪待命稜時倭肢憒志恍分忽兮聆神之雞一雞曰醜士慙妍
修夫短讐東家之宴西隣怨詛是故握珠珍而賛尾礫彼有破

郭子玄曰一雞
訊其不去肯縦
格二雞訊其虎
卑抗尊尚是漸
說進去未曾
窮到底
林紓独曰官无
大小要君之心
一也若貪位慕
禄当勢而不肯
言失勢又不敢
言失掩耳冒詈
之所為耳君子
寧忍此耶

刘槩曰此皆強
為之說神聰明
正直寧忍為此
言逐句起見也
馭小人諸害之

龍稱之駃騠御姬之瞽而曰是則明眸波也蒙垢在伊讓其不
承腰汝乃捐垂背要而昔心不移夫舍陵趙堅誦擠者也去重
即輕助擲者也服冕不則命裂者也子失勢矣固昔憎所乘而
往所便也汝奚無罪于曰勢若龍蛇誰與執之且棄恥若疾掩
耳冒詈貪主人之利而悍進若剤于未能也于不知罪三雞曰
虎搏隣羊操孤不射非已利虞人布羅獲禽立若見者弗禁有

討直至无可置对處

陳碧評曰聞帝勗哉句直言打動人一點真天出未令說人指斃而無躬無

唐荊川曰此性心而無悔亦足見其无怨天尤人以希伴人者勉之意

在野也譬腹可飽忍割朋肉痛弗切膚也故攘鄰之膏以赴盜火庇已而已子則塞勢者之賄奪配乎大嚼之口而飼之人貽國人以富而井以其身賈戾夫存隣羊而射虎逢虎之怒惡禽動人一點真天出未令說人指斃而無躬無其母奮翅知不能庇爰弗也已夫聞帝勗哉良所弗忍乎不知罪四難曰衆直須行不勝單佞十堯崇治一桀潰之點夫伸舌惠口是屈故堅斡不伐決漲不過鑠焰不撲族骨不解奔颶不陣虞災傷也而子務勁者之摧而孱士之庇汝奚無罪乎曰吾無五步之蹙誠不能使勁者之內孱也且爰惡以求立也德強以避抑也曷可說矣乎不知罪五難曰不援之道存乎援也

刘既曰有中立奇不停之意所謂不以危亡患唯変節者

李士表曰君子憂国憂民其一念抑強扶弱之志死而不渝立生有謂諫臣曰柳孤立乃去如是时曰臣柳托圣主是為不孤窮見陛下乃孤立耳此下是不遑不椅之夫遂以決曰此是

植其援以備攻也王屋之烏弋人弗射皇囿之兎獵子不逐虞贅之蝇忍而弗擲若木之條引手莫牽爰生陛弗剪弗戕其附然也故陽區無慘虫仁壤無稿品潤国無操類附之及也子膚疕而子援矣汝奚無罪乎曰子聞之健夫終日立不倚不僵衆情而不休非夫也子不知罪六難曰世有尊官莫知其名手握雷電奔事轉閃耀旭景條忽殊態改視傴僂而趨賞以最考唯唯将事是為豐績磬折之腰壽其文組如醴之輔順禄是求故勁項者辱剛膝者斥竅面者黜符中者完飢泄之孔怦臆者扇不新之焰是天下之至威也汝乃覩守矩執恭不踰憲不省已倨傲人之僭茲搆之由也何謂無罪哉何謂無罪哉乎乃俯伏嘆

国之噬狗暴悪四描莫此為甚 怠淫然汗洽駭然股慄厥罪自知無復以對神不復雖

月搓

孫大授曰月搓仙事始尾此意 客曰月搓仙事也吳子擬之其不比矣夔澤子曰不然龍蛇之

朝元 王荊石曰首段言物色不足以盡人見吳子内重无假于外 蠆不澤泥淖貴在莫測也故古今豪傑非常之士或起于屠鈎或隱于商販何則物色不足以盡神局捉不足以語變故善玄

支道林曰引東方朔二句未盡駁駁世俗実証吳子不化盗似之徒之後以月搓自嶽分明是有自得處 之士不厭乎喧寂蓋内軽者必假乎外

抱看者無藉乎跡也東方朔謂金馬門可以避世又有謂終南山為士大夫捷徑若夫然庸知仙者之非尋常耶尋常者之非仙

耶吳子吳越人也慷慨倜儻若嶽菊士是士風不盡也性氣自負然恥任挾瞻達而弗為悪通利而弗貪是綜跡弗足盡也蓋

歸故

吳子令遂安王子曰遂安往稱俗而淳茲不然矣羨者階侵不守于閑而敗務濟奸國之憲以賈戾而嘗其軀犯而能窮上用翳鳥諺謂賢也夫倫刑侵者也詐讐淳者也是唯士澤不若也而卒以及何居令者謀促恃其不越而弛度以臨不虞後至氣蕩其真及于浸淫波其宿昔之讓而一朝逞焉其患且倍讐不隄而咎其決是猶

品物 區脈 之上俯仰六合何物非讐非惟不挫之齒吻亦不足入其灵臺 龍蛇而変化者殆仙者流欤方恃揚帆鼓枻窮深極遠日出入乎江湖浩蕩之中烟霧窈窕之際則尋源訪石恍惚遭值安知

冊府也

陳詳度曰此篇足王子注令隊安教以移風入俗返淳帰后是篇中立論大旨

王元泽曰貶駁当時之令以為吳子鑒

刘須溪曰不悶而咎其決是猶緊令身上即貶謂閉民意

呂涛曰下勉他更張入轍令人有維風革俗之想

魚之罟施之鮀鯢裂綱毀紀無爲輒論矣驅車而循豈御之得其道也抑聞之旅在途而速指之其意望而濟之道也子務歸之而已故崇實抑華滋其蔭也修句鮑姒施佳所謂千狐方統一陣可住

而令之歸邑之舊也子務歸之而已故崇實抑華滋其蔭也修軌辨物閑其忿也樹惠代碩昭其向也明德揭典嚴其侵也然而不寢者否也且子瞻而鮮嗜通而不歌峻而寡爭儉而能淳子之有也布子之有而舊是浚何憚於遂安

林紓獨曰餘音裊裊

呂涛曰司民牧者當爲一通真之章則

仁理

齊晏之民寃于理錢子泩爲人曰錢子治法而明文稜以其優哉弗獲矣乎曰信然民且重寃何能獲爲雖尤亂夫憫寃而使也亦唯昭其忽思而務求百一之生以畀爲邑其顛越而因以

劉槩曰漢奸猾伏之徒汝句寫執之也不然授之民令而令嘗其術譬驅利獸而內之圂俾搏爲明批法爲公者讀此當有愧色

且噬焉其魚乃非人仁之意也乎夫詮詣者不度恃明者不疑不度不疑其何以獲彼恥不獲而務逞爲民且斃矣無故悅而意舍之憎而意繫之上下其員而文法之務就奏讞之民烏能

唐荊川曰論語云如其惜則衆矜而勿喜者此論迭之

楮伯秀曰深刻諸法明文之不可恃是其事力

堪感爲且夫滯法者情遺情遺法亦弊任文者實病文爲虛是我且爲惜其能臨民茲役也寔唯憫寃之故亦曰試之矣知

趙以夫曰到末歸結一句較度寸鐵殺人手妥

其仁仁能度能疑明斷生爲庶其有獲若曰文法一徵吏辨之

笑豈以待錢子

居讀

林希逸曰此文
送其迁謫以慰
其心亦以曉好
名盛似之专
孫大授曰居謫
而戚一小人也
自點是憂君子
道抑是慎
王荊石曰滿中
道出憂国憂君
之心有苦盤惡
切迫慭之気辞
非哀以遠耳
支道林曰此論
洞人肺腑所謂
一腔心績貽上
耳目

因是先生謫且行有問于予曰先生樂乎曰否曰戚乎曰然曰
獲戾以貞犯衆之忌有是節也終吾身恃矣歟而虞一尼沮喪
竟免而值者則然先生豈有是爲予曰否夫舉國之憲者期无
濟也而弗濟爲雖弗懾抑豈其顧其曰將以獲戾而成吾恃爲
是利弗濟也夫憲天下之紀也舉之弗濟憲且墮爲墮國之憲
而崇吾節然且利之其不可矣且黜身非辱寵道爲榮辱之
端君子審爲豈自黜是虞道用抑爲戚夫有敵而伺吾惟
弗攻攻之不克敵且張矣故擊惡者无斃不斃聿其慫也五節
務成而貽悪以籍憂其在茲夫虞厥而戒者怯也幸弗濟以貽
吾節視快均爲先生其能樂之

王[illegible]此篇
較[illegible]校栗明
白湯曉
支道林曰首段
且叠叙事做固
入門話頭道出
母子慈孝之狀
嶽然在目
李士表曰国人
康之以下許多
思慕令人有感
泣之態

慈慕

慕慈哀劉母夫人周氏者也母今卽守遷一君其子爲母之卒
也計自越君仰天泣絕曰嗟乎傷乎予之罪也夫乃予何用生爲
弗欲仕而頓朝夕省則曰勿歸我健無恙無念我俾我覬汝成
用茲輟歸圄而今也有慈故也是予之罪也夫嗟乎傷乎予何
用生爲矣國人哀之乃爲賦慕慈或曰孰則慕焉曰言君慕也
乃國人亦慕也或曰何也曰國人之慕也以君故傳曰深山大
澤實生龍蛇人之不詳而以胎禍故鳳不宇梟蘭不茁蕭瘠土
之植無腴而芣株之實無善其然由也婦人之行無閫踰也其

呂士章曰深山
大澤一段原其
所自出引起觀
歎子知母已一
句許多曲折末
語

陳詳道曰語者到此莫嘗其詞又何尋繹其趣王元澤曰靚厥子一句承上起下后面許多稱頌皆緣是而後此句生出

刘須溪曰倫貞弗姤弗煩弗欺五件皆君之良略出毋之良益似國人口吻

陸西星曰事相感孙非胸中虫整毫下就蛇者不手措詞

林疑独曰把山峰会画景象以为姊之呼立字訓解到彼底以肖山此等文字最难精切是篇立字俱有論实的之言是笔势规模似後莊氏子来

休碧屋曰直叙中有反衬

吴侍曰通篇俱根理窟

刘槩曰能立而上以下論力之作用当一气看

唐荆川曰雅極狂返帰結山峰峭立此款作帰結

二九二 詩傳大全 卷十二 十八

固能顯于立用彰厥子知毋矣君之治蒭也不以民封已不以奉賈秩靚君倫已是故知毋之倫也已不以嬈撼守不以誘勇趨靚君貞已是故知毋之貞也已不以賢盖人不以疵敗良靚君弗姤已是故知毋之弗姤也已不以毛務益其績不以口惠愚其民靚君弗煩弗欺已是故知毋之弗煩弗欺也已數者君之良也而毋出焉是毋之良也慕君斯慕毋矣故國人之言曰何傷乎是國人之罪也夫天乎其曷不壽毋而奪其君是故言善者稽其主賛德者本諸先已之不臧先主弗揚嗟乎讀此詩者知孝矣

吴先生名山宅之陰有山峙焉三峯而中峭若立先生曰是惟亡夫道或戚或敵或主或隷或良或敵弗張為群物之彊備之弗忘主於一隷乃役為群物辟群物之辟乃登無極扃而持闢惟時為群物攬群物之攬榷之不遠夫是之謂能立立者豐莫侵約莫悴幽莫惑紛莫乱重莫撼夫是謂物莫之克夫率者不擇不擇者往妄弱者不固不固者渝守昭的

曰明守固曰貞乀且明為立之根立之根是為彊之衛辟之胡
机之門不然且愧茲山

請年

夢澤子見毋崖子請年焉曰七十矣曰夫子之獲茲也何以曰
下士聞道鮮不大笑子將子告予聞之德我者讐我
者亦生我百樂我德亦我讐焉百憂我讐亦我德焉百欺我恩
亦我害焉百恩我害亦我恩焉百骸我生亦我賊焉百毒我賊
亦我生焉故養生於輕生于重乀生於輕暗生於
明乀生于暗榮生於務執者或失無執者無或失

緒伯考曰人為物欲所害外營其形內肯其性終日營營而戚戚其天以命不可得之勿其有弁身徇生以求之故內調形弊而中道夭者論年之論虽千死生有舍之說悖訣却可止耶

李士表曰玄之又玄深之又深人生解得此許汝雖脫俗緣生死關

王荊石曰通檢皆老子道德經點化超語出來如鏈離丹盒銅錢皆金

務取者或奪無取者無或奪故知其無著有乀之用矣知其虛
者有實之用矣知其退者有進之用矣知其弱者有強之用矣
故曰視強則盲耳听甚則聾心思過則乱是故事天者務齋修
命者務閉齋之者非徒齋其欲而已也亦將齋其智焉耳閉云
者非徒閉其欲而已也亦將閉其智焉耳齋之又齋亦無齋乀
閉之又閉亦無閉乀齋乀既無乃登無齋閉乀既無乃登無閉
無齋無閉天地不遠日月為衛萬物皆隨亦既無始亦既無終
夢澤子曰夫子之言至矣吾聞之疾者促之本也遲者延之基
也夫子曉而焉焉復晚而官焉富不棄倫若不倦理仁者之心
也復從事乎至人之術長生久視其在茲乎再拜為壽而去

十八卷終